



一天的等待　　当下中国的十二种孤独　　赤白干净的骨头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21期
六月下



小丑和维纳斯

◉〔法〕波德莱尔

卷首语



多么美好的日子！广阔的公园在太阳灼热的目光之下神魂颠倒，仿佛年轻人都处于爱神的控制之下。

万物都心醉神迷，却不用任何声音表达出来，连流水也都像入睡了。跟我们人类的喜庆大不相同，这里只是举行沉默的欢宴。

就像有一种不断增强的光使万物光华焕发，兴奋的白花也似乎燃烧起一种渴望，要用她们的色彩跟天空的蔚蓝相媲美，炎热把花香变成可见物，使它像轻烟一样向着太阳上升。

可是，在万象欢欣中，我却看到一个伤心人。

在一尊巨大的维纳斯雕像的脚下，一个伪装的痴子，一个在帝王们感到悔恨或是受到无聊的困扰时要负责逗他们发笑的志愿小丑，穿着鲜艳夺目的滑稽服装，头上戴着系有铃铛的尖角帽子，把身体缩成一团紧靠着雕像的台座，他抬起充满泪水的眼睛望着不朽的女神。

他的眼睛像在说："我是人类中最下等、最孤独的人，被剥夺了爱情和友谊，在这一点上，我连最下等的动物都不如。可是，把我生出来，也是为了让我理解和领会不朽的'美'啊！唉，女神，请怜悯我的哀伤和狂妄吧！"

可是，无情的维纳斯张着她的大理石的眼睛，不知凝望着远处的什么。

（月月鸟摘自《外国小品文》）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辑 张 涛 陈天竺 李秀娟 黎珈禾 高翔飞 刘学成
美术编辑 李艳凌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姚宏霞 （0931）877305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2年第12期（总第521期）

目 录 六月下



首届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手机杂志 《读者》手机杂志每月12本，内容与纸刊同步。请先将手机网络设为cmwap，可免流量费。三种订阅方式：
1. 发送 **读者** 到10658080
2. 二维码订阅
3. 在手机浏览器中输入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另支持手机杂志畅读包月订购：发送KTDZB到10658080（手机杂志暂仅限移动用户）
《读者》苹果客户端 在iTunes Store里直接搜索“读者”即可找到，下载时请认准该图标：读者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定期出版

一天的等待

◉〔美〕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极。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又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治疗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脚，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冷，天空中下着雨夹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塞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也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虚度的时光

◎〔意大利〕布扎蒂

一个人，只有在他失去后，方知珍惜。这里，珍贵的是时间，它不可能被取回，花钱也赎不回。

埃斯特·卡西拉买了一幢豪华的别墅。此后，他每天下班回来，总看见有个人从他的花园里扛走一只箱子，装上卡车拉走。

他还来不及叫喊，那人就走了。这一天他决定开车去追。那辆卡车走得很慢，最后停在城郊的峡谷旁。

卡西拉下车后，发现陌生人把箱子卸下来扔进了山谷。山谷里已经堆满了箱子，规模、式样都差不多。

他走过去问：“刚才我看见您从我家扛走一只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什么？这一堆箱子又是干什么用的？”

那人打量了他一眼，微微一笑说：“您家还有许多箱子要运走，您不知道？这些箱子都是您虚度的日子。”

“什么日子？”

“您虚度的日子。”

“我虚度的日子？”

“对。您白白浪费掉的时光、虚度的年华。您曾盼望美好的时光，但美好的时光到来后，您又干了些什么呢？您过来瞧瞧，它们个个完美无缺，根本没有用过，不过现在……”

卡西拉走过来，顺手打开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有一条暮秋时节的道路。他的未婚妻格拉兹正在那里慢慢走着。

他打开第二个箱子，里面是一间病房。他的弟弟约苏躺在病床上等他归去。

他打开第三个箱子，原来是他的那所老房子。他那条忠实的狗杜克卧在栅栏门口等他。它等他两年了，已经骨瘦如柴。

卡西拉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夹了一下，绞痛起来。陌生人像审判官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

卡西拉说：“先生，请您让我取回这三只箱子吧。我求求您。起码还给我三天吧。我有钱，您要多少都行。”

陌生人做了个根本不可能的手势。意思是说，太迟了，已无法挽回。说罢，那人和箱子一起消失了。

夜幕悄悄降临，把大地笼罩在黑暗之中。

（聂　勇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世界最好看的微型小说》一书）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间的换算一样。就好像我们的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

（陈　洁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海明威文集》一书，李晓林图）


燕兆时(右)和孩子们

为了两百多个孩子

◉辛　明

"我必须看到学校的'生死'。"说这话的时候，燕兆时百般纠结。

他的情绪时好时坏。

有时候，他的脑子里会冒出一个悲伤的情景：两百多个孩子和一帮志愿者，一起上完最后一节课，然后陆续走出教室。他最后一个出来，关上学校的大门，蹲在地上，痛哭一场。

有时候，还会有一个快乐的场景：孩子们上学有了着落，他笑着和孩子们挥手告别。

这一喜一悲，都与告别有关。

燕兆时，今年42岁。一年前，他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师，现在，他是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负责人"，学校里有两百多名打工人员的孩子。燕兆时为人低调，言辞不多，递过来的名片上都没印"校长"的头衔。

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六里屯村北，不熟悉的人根本找不到。穿过好几条弯弯的巷子，一个小门上贴着"齐抓共管，教育成才"，这就是学校的大门。再往里走，一个大仓库被隔成8个房间，这是教室。仓库外，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小厨房，这就是学校的全貌。

干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赔了15万元，头发也白了一半。他说："我快赔不起了，如果真的垮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他接手这所学校，实属偶然。

燕兆时毕业于北航自控系，曾在航天部下属的科研部门工作，2002年，他离职去了一家公司，收入不错，日子也过得舒舒服服。因为身边总有朋友请他为孩子补补数学，慢慢地他有了支教的想法。去年上半年的一天，他走进了唐家岭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

他带去了一份考卷，只有一道题："请写出几位科学家的名字和他们做的事。"校长领来了全校最好的30名学生，试卷发下去，孩子们大眼瞪小眼，干坐了十几分钟，最后收上来的全是白卷。

燕兆时吓了一大跳。

上数学课，他问："孩子们，你们哪里不会？"

"都不会。"台下齐刷刷地回答。

燕兆时又吓了一跳。"可怕的不是不会，而是孩子们不愿意去思考。"燕兆时说。从那时起，他决定只要有时间，就来教这些孩子，先从主动思考开始。几个月下来，效果很明显。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打工人员的孩子中不乏好苗子。这里就缺好老师。"

去年暑假前的一天，老校长心神不定地在教室外边溜达边叹气，一问才知，学校马上要被拆除。由于附近租金太贵，他租不到合适的地方，学校要解散了。

燕兆时也没当回事，他当时想：老校长在打工子弟学校干了16年，不可能说走就走。

临开学的时候，燕兆时到学校去看，教室外停着一辆搬家公司的车，老校长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回河南老家。

学校真的要散伙了。两百多个孩子，面临着没人管的困境。燕兆时着急了，他召集了一帮朋友出主意，大家一致认为：办打工子弟学校根本就没有盈利模式，还是别管了。

他又找另一个热心支教的老师商量，两人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到好办法。最终，燕兆时说："反正早晚要关门，我出钱，能让学校多活一天算一天。坚持不下去，再关门也不迟。"


燕兆时近影　张　雷摄

直到现在，还有人问他："为什么接手这件事？"

燕兆时就一句话："为了这两百多个孩子。"

也有志愿者"冒失"地问燕兆时："这些孩子怎么不去公立学校？"燕兆时通常会摇摇头，不作回答。

就这样，去年8月，燕兆时辞职，接手了学校，最后找到这个大仓库，一年房租8万元。燕兆时自掏腰包，装修、打隔断、粉刷教室。8月25日，孩子们准时报到，一天也没耽误。

燕兆时给教师涨了工资，以前老师的平均收入是950元，现在是





现代生活少情趣

◉黄苗子

从前，人们出门坐远洋船，从上海到巴黎，沿途经过香港地区、越南西贡、新加坡和斯里兰卡，经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再从马赛到巴黎，总共要三十多天时间。船上有闲，可怀念故乡、回忆亲友和儿时往事，写信或写文章。许多空日子任你安排，这也是人生一乐。

现在，人们出门坐飞机，睡一夜便到了巴黎或伦敦，没有足够的时间咀嚼乡情、缅怀往昔。现代化生活缩短了人类的时光，压缩了人们的感情生活。

古人在“嘚嘚”的蹄声、慢得要命的驴背上寻诗，纷花拂柳之中，诗意盎然。现代几十人坐在旅游车上，三五十分钟赶到一个景点：这是兰亭，那是越王台，那是鲁迅的故居，这是陆放翁“红酥手、黄藤酒……”的沈园……还没有看清楚弄明白，一声哨响，就又把你催上长长的旅游车，从绍兴赶回杭州。你作诗？你流连光景？对不起，现代化生活在向你催命。

摊开报纸，先把新闻的大标题过一眼，然后是财经消息大体一瞄。三五张明星照片或选美新姿、三五百字的副刊文字都嫌麻烦，不肯抽出时间去欣赏。都市的时速，用秒表计算着飞驰。

（聂　勇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姑妄言之》一书）

2000元。他的理由很简单：“好教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公立学校的老师工资越高，家长越放心。这里教的也是孩子，只有多花钱才能请到好老师，我要尽力给他们好一些的教育。”

为了不让孩子们失学，他还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把贫困孩子的学费很体面地“还”给他们。

燕兆时说，他不忍心丢下任何一个孩子，“我们做的事，也是国家、社会和民众希望我们做的事。”

他的良苦用心，有的孩子很难体会。

有一天，一个孩子问他：“你为什么总让我写作文？我以后卖菜、卖啤酒用得着这个吗？”

自卑和缺乏梦想是很多孩子的“通病”，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

三年级的魏星宇画了一幅画贴在墙上，被学绘画的志愿者发现其构图极有天赋，就拿给一些画家欣赏，大家一致称赞。但后来，小星宇还是因为贫困退学了，燕老师着急上火，多次给家长打电话，让星宇复学，人家根本不答理。有一天早上6点多，燕老师把他的父亲堵在家里，苦苦劝说。最后，星宇的爸爸坐在床边对燕兆时说：“你这么认真地劝我，说明我的孩子还真有天赋。那就再上学吧。”

因为对孩子们的自卑有了深深的同情，燕兆时把学校的名字命名为“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这个名字来自一个故事，也蕴含了他的办学理念。“如果把一个天鹅放在鸭子群里，它自己就认为自己是鸭子了；但是如果把鸭子放在天鹅群里，它就是小天鹅。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都是小天鹅。只要别把自己当成小鸭子，他们就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有出息。”燕兆时说。

燕兆时发现，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很便宜。他算过一笔账，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每人只需要120元。如果把教师工资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将聘请到更好的老师，这将改变很多学生的命运。

社会上很多人捐资助学，喜欢送书本、铅笔盒、书包，燕兆时觉得这种方式使不上劲，“孩子没有书包，拿个塑料袋也能上学。他们需要的是好老师，需要的是别失学。”

谁都知道，想让这样的学校不散伙，最重要的是有人捐钱。

这一年，也有人看不下去，往他手里塞钱，燕兆时不愿意伸手去接。直到今天，他只接受过某基金会两笔共2000元的捐款。他说：“零散的捐款不能从长远上解决问题，打工子弟学校需要一种可以复制的助学模式。”

他的想法是，找一家基金会成立打工子弟学校专项基金，再找一个第三方的财务公司管理钱，所有的账目全部公开，学校就能长远地保留下来。“学校的支出很简单，房租水电和教师工资。如果这种模式能被认可，就会有大批的学生受益。”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能找到愿意接手的基金会。

燕兆时说，自己已经快“山穷水尽”了，学校的生死考验随时存在。

常有人问他：“您这么做，图什么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做不下去了，又该怎么办？”

燕兆时会把名片翻过来，上面印着八个大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文　斌摘自《青年博览》2012年第8期）

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众多学子重聚清华园，回忆当年的生活，回忆老师们。本文是清华大学建筑系1961届毕业生黄汇对梁思成的回忆。文章既有浓厚的师生情谊，又展现了梁先生的为师之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睹文远思，令人神往……

“老伙伴”梁思成

◉黄 汇



我们建一一班（1961届）和梁思成先生有着一段深厚的师生情，回顾46年前与先生相处的那些戏剧性场面，幅幅相连仍如同昨日。先生在同学们和我的心中不是圣者，甚至不是严师，而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亲切的“老伙伴”。当年他常表示希望成为我们的“母亲”，现在细想起来，相处的那六年间的点点滴滴都影响了我一生做人的原则和做事的习惯，不知不觉中铺垫了我们的敬业之路。

这“小老头”画得真好

1955年我高高兴兴走入清华园的时候，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因为能咋呼，班主任派我暂任文娱干事。为了使来自全国各地互不相识的同学熟悉起来，我组织全班同学到颐和园玩了一次。

一到谐趣园，我们不由得叫了起来：“快来看呀！这里有个小老头，水彩画画得真棒！”他又瘦又“小”，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胸前佩戴的清华大学新生的小布章：“呵！了不起！清华大学的学生。你们也喜欢画画？是哪个系的呀？”我们颇有些得意地表示：“当然，我们是建筑系的学生。你知道吗？进了清华大学，要上建筑系还得再考一次画画呢！”

“噢？建筑系？你们的系主任是谁呀？”

“不知道，还没正式开学，怎么会知道系主任是谁呢？不管他是谁都行呗。”

“好，我也累了，不画了。我请你们上楼去看看吧。”

“上楼？那楼上是不开放的。”

“没关系，我就住在上面。”

“你是颐和园的干部吧？住在这地方多好玩！”

“我是个没事干的小老头，住在这里并不好玩，因为没人跟我玩，你们来了这里，带我玩行吗？”

“行！你这人挺好玩。”

他请我们上了楼，给我们吃了许多好吃的零食，然后又带我们到对面竹林旁的一块平整的场地上席

地而坐。他坐下去很困难，就垫起了一块什么东西。当时玩的是“叫名字”游戏，他自报的名字就是“小老头”，而且他一下子就记住了我们四五个人的名字。

开学后才知道，那“小老头”竟然就是我们的系主任。那是在林徽因先生刚去世，而且他正遭“复古主义大批判”的时候，总理关照他在谐趣园休养。

有趣味的专题课

对于在谐趣园时的不逊，我们丝毫没有什么顾虑，因为直觉说明他对我们并没有反感。幸运的是，特殊的邂逅使他对我们班多了一份特殊的关心，主动不定时地给我们讲专题课，甚至辅导课程设计。

上他的专题课真有趣味。

一天，他要讲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提前来到教室，在黑板上自左向右一口气画了一串不同时代、身着不同服装的妇女。正当同学们对他的绘画功夫赞叹不已时，他开讲了：“大家看，这是妇女服装形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洋片，在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时代，可以裙袍拖地。民国时期，有了职业妇女，要上班，要上街，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穿旗袍很合宜。可现在，妇女要劳动，骑自行车，动作幅度很大，再穿那苗条合身的长旗袍就会出笑话了……”先生用图画、比喻、趣谈，生动而轻松地让我们信服了在功能、行为、观念、形象之间存在着“必然”，存在着辩证关系。一节课接一节课地传授给我们一种看问题的思考方法。

知　人

一年级结束前，在二校门旁遇见先生，他问我暑假怎么安排，并要给我留一点家庭作业，我求他别再让我放假都玩不成。他说，这作业不妨碍你又吃又玩，只需要你去和你家周围扫街或摊大饼的那些人交往，交两个朋友，把他家各方面的情况写下来，交卷。这作业真奇怪，不过梁先生常常会出一些怪题，做起来也会挺有意思，我就照办了。当时我家前门、后门各处于不同的两条巷中，我主动去和那两位扫地的阿姨搭讪。因为外祖父在当地受尊重，所以她们待我都很好，有时我也去辅导一下她们孩子的功课。一来二去，开学时就完成了两份“交朋友报告”，将她们家的成员、工作、经济情况、生活规律和不同的特殊困难，一一罗列。于是，我第一次获得了梁先生的夸奖，他说我写得很实在、细致，文笔也还可以。然后他讲，学建筑这行要做设计，而设计的房子要为各行各业的人所用，每一种人的需要不同，你不了解他们不行，你不学会了解别人的需要也不行，要养成随时观察和关心各种人的习惯，要“知人”。

人文因素和技术投入难分难解可能就是“建筑设计”的特点——这是“知人”这个题目给我的影响。

要“会”玩

二年级期末考试时，全班有2/3的同学材料力学不及格。有人向老师反映，说我常集合七八个同学骑车进城看演出、看球赛，不上晚自习，影响很不好。老师批评了我，我不服气，就顶嘴，被梁先生传唤了去。梁先生板起面孔严肃地批评我不守纪律，他说：“刚才是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你谈话，我的意见你必须执行；下面是小老头梁思成和你讨论‘玩’的问题，你爱听不听都行。其实，‘玩’是好事，学建筑的人多玩多见识，只是必须会玩，不能傻玩。”他讲了许多自己年轻时在体育、文艺方面的精彩经历。“运动队的人设计体育场的跑道，就不会忽视跑道的弯道坡度和冲刺后的缓冲道；合唱团的人设计音乐堂，就不会忽视后排观众席的音响质量。他们的设计观念和毫无文体兴趣的人的深度不同。但是你光傻玩，不看，不想，那就叫白玩。玩的时候要顾及四周，东张西望，想一想，如果让你做这个设计，你怎么处理？要玩，不要当书呆子。”

永远诚恳永远进步

我想起四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设计方案受到大家的夸奖，飘飘然地拿去给梁先生看。他看后什么夸奖的话也没有说，让我下楼去拿一个碟子、一个碗上来，再把书架下的一个小陶土罐子拿出来，让我灌了大半罐子水，然后对我说：“你看，这半罐子水不满，有人会对它在意吗？可是现在你把这水倒在碗和碟子里直到溢出为止，然后人们会惊呼水太多了，水真多。其实，罐子里还剩很多水，罐子里的水才真多。你可千万别把自己捏成碗，更不要捏成碟子，那就没出息了。”

我在回想罐子的事时，先生唤回我的思路，嘱咐我：“每当你做成一件事受夸奖时，一定要冷静地去调查一下还有什么不足，甚至勇敢地问一问有没有错误，认真总结，定出新的目标，这是不断进步的诀窍。千万要改正你的缺点，不要在成绩面前沾沾自喜，甚至跟别人计较自己的功劳有多大。要记住，我今天的话很重要！当然，我的画也很重要，现在把曾受你夸奖的那张谐趣园的画送给你。”他的话我铭记至今，那幅画是梁先生画集的封面。

琐琐碎碎的许多小事，教诲指点终生，却无法回报。世上最无法弥补的是时空造成的无奈，越是在纪念、追念先生的时候越是难过，真是难过极了。

（**燕　子**摘自《光明日报》2012年4月1日，**李　晨**图）

山中少年今何在

◉铁　凝

20世纪90年代，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在一个名叫小道（向山杏们打听过的小道）的村子里，顺着雨后泥泞的小路走进一户人家，看见在堆着破铁桶和山药干的窗台上靠着一块手绢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3行字：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问过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诉我这是她9岁的儿子写的。我又问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说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见这个9岁的深山少年，因为他那3行字迹歪扭的诗打动了我——我认为那是诗。那诗里有一个少年的困境、愿望，他的情怀和尊严，有太阳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没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记着石板上那3句诗。今天那个少年早已长大，或许还在小道种地，或许已经读书、进城。假如在新世纪的今天，我把他的诗改动一个字，变成“太阳升起来了，太阳落下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富呢”，我还会认为这是诗吗？

与其承认这还是诗，不如承认这是合理的欲望。如同16世纪葡萄牙诗人在欢迎他们的商船从海上归来时那直白的诗句：“利润鼓舞着我们扬帆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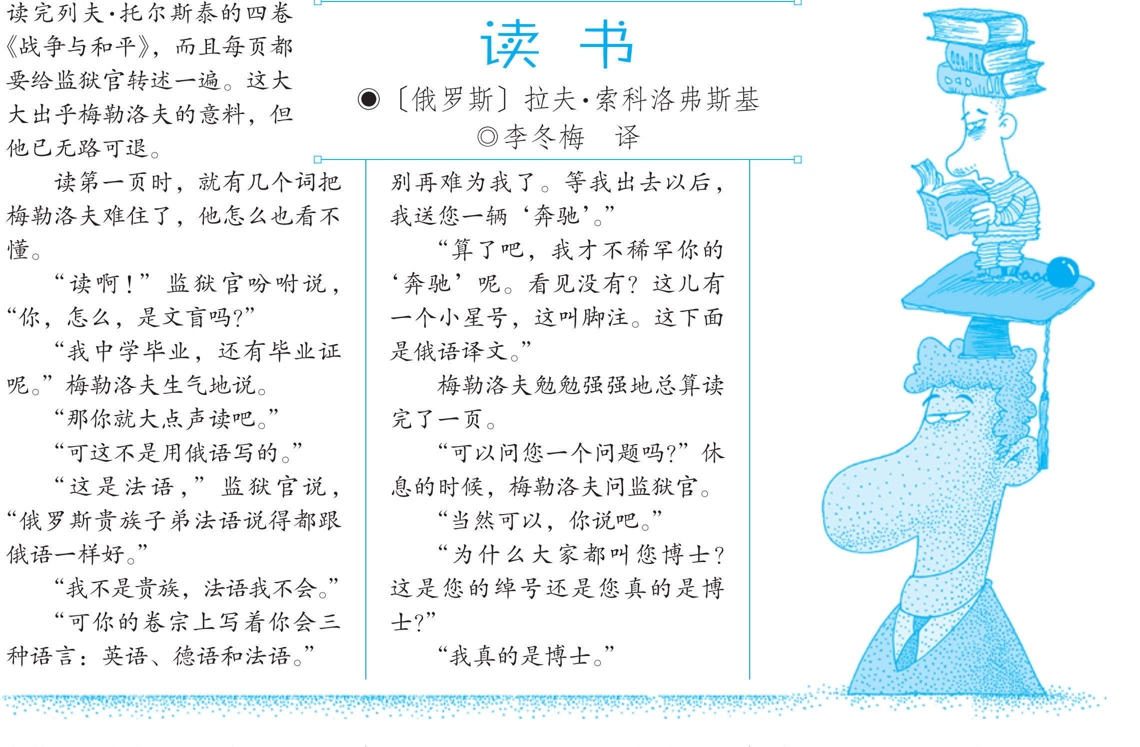
“利润”这个词嵌入在诗行中看上去的确令人尴尬，但文学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奚落“变富”的欲望，因为变富并不意味着一定变坏，而“变好”并不意味着一定和贫穷紧紧相连。文学在其中留神的应该是“困境”。贫穷让人陷入困境，而财富可能让人摆脱某些困境，但也有可能让人陷入更大的困境。最近我在一篇讨论当代中国乡村价值变化的文章中读到，消费经济时代的突然降临，让许多没有足够心理准备和文化准备的村民，无暇也无力去做其他可供想象的人生筹划。多挣钱以确立存在地位的欲望压倒了这些，他们被迫卷入人与人之间一场财富竞赛的长征：争盖高楼，喜事大办，丧事喜办，以丧失尊严来换取自以为的“面子”。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过南方的一些农村，有人在办丧事时请演出团跳脱衣舞，因为花得起钱而在邻里间“挣足了面子”。这让人瞠目，让人想到说的虽是村民，但又何止村民？我的一位北京亲戚，当年住在四合院一间3平方米的小屋里，如今他在为自己选购汽车时，打开一款已属高档车的车门，竟皱着眉头不满地连声说：“后排座空间太小，空间太小！”所有这些，更让人思考一个国家在富强地崛起时，文明在何处以何种面目支撑。文明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制度性守护，是对人性尊严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捍卫。这也正是其价值魅力所在。

生活在前进，高科技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在过去200多年里发生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之前的5000年。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对于人类有文明史的5000年，200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些。更何况，若从非洲南方古猿走出森林开始算起，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进化至少已经历了500万年。有人类学家称，几乎所有人都对蛇有与生俱来的恐惧，这源于人类祖先早年在丛林中生活，无数代人与蛇共处，很多人失去生命，因此已把这种警觉融入人类的基因代代遗传。当200多年的进步使人类仿佛已经成为这个星球唯一的主宰的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欲望将把自己带往何方？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自己造成的这所有变化的结果和含义？人类恐怕还要用更漫长的时间去领悟，以让灵魂跟上变化的脚步。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我们



读　书

◉〔俄罗斯〕拉夫·索科洛弗斯基
◎李冬梅　译



梅勒洛夫被判入狱4年。惩罚措施有两种可供选择：去医院当护士或者再接受一次文化教育。梅勒洛夫可不想每天去医院给病人倒尿桶，所以就选择了后者。

梅勒洛夫的任务是要大声朗读完列夫·托尔斯泰的四卷《战争与和平》，而且每页都要给监狱官转述一遍。这大大出乎梅勒洛夫的意料，但他已无路可退。

读第一页时，就有几个词把梅勒洛夫难住了，他怎么也看不懂。

“读啊！”监狱官吩咐说，“你，怎么，是文盲吗？”

“我中学毕业，还有毕业证呢。”梅勒洛夫生气地说。

“那你就大点声读吧。”

“可这不是用俄语写的。”

“这是法语，”监狱官说，“俄罗斯贵族子弟法语说得都跟俄语一样好。”

“我不是贵族，法语我不会。”

“可你的卷宗上写着你会三种语言：英语、德语和法语。”

“我的学位证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原来如此！如果我把这事告诉监狱长，监狱长还会再给你加两本。”

“监狱官先生，您要是愿意，我给您跪下都成，只是求您别再难为我了。等我出去以后，我送您一辆‘奔驰’。”

“算了吧，我才不稀罕你的‘奔驰’呢。看见没有？这儿有一个小星号，这叫脚注。这下面是俄语译文。”

梅勒洛夫勉勉强强地总算读完了一页。

“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休息的时候，梅勒洛夫问监狱官。

“当然可以，你说吧。”

“为什么大家都叫您博士？这是您的绰号还是您真的是博士？”

“我真的是博士。”

“那您怎么在这儿工作？”

“我是文学博士，得跟书打交道。可现在外面那些自由的人谁也不读书了，只有监狱里还有被判读书的人。”

（如　风摘自《文苑》2011年第8期，**小黑孩**图）

的物质要求也一再扩大，虽然我愿意赞美高科技带给人类的所有进步和财富，但我还是要说，以财富和物质积累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去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更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而文学要探究的领域，也应该包括这种紧张。

为什么我常会心疼和怀念瓦片村的山杏和她的一家？为什么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还是那么爱看电影里慢跑的火车上发生的那些缠绵或者惊险的故事？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和财富积累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最深层的意义和精神可能是保守的——即使以最先锋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保守或许对科技创新有害，但在善与恶、怜悯与同情、爱与恨、尊严与幸福……这些概念中，并不存在进步与保守的问题。因为永恒的道德真理不会衰老，而保卫和守望人类精神的高贵，保卫和守望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星球的清洁与和平理应是文学的本意。在人类的欲望不断被爆炸的信息挑起、人类的神经频频被信息蹂躏的物欲时代的喧嚣中，文学理应发出它可能显得别扭的、困难而保守的声音，或许它的“不合时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也因此，文学将总是与人类的困境同行。也因此，文学才有可能彰显出独属于自己的价值魅力。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

我还是记起了深山少年写在石板上的这简单的句子，因为这里有诚实的内心困境，有稚嫩的尊严，更有对“我”的考问和期待。“我”是充满欲望和希望的少年，少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人，什么时候、怎样才能变得更好呢？

（士　君摘自《晶报》2012年4月4日，**刘春杰**图）



饶平如和美棠

赤白干净的骨头

◉柴 静

1

认识美棠那一年，饶平如26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在国民军100军63师188团迫击炮连二排。在湘西雪峰山外围战时，他差点丢了性命。他被枪弹压得趴在山坡上，手紧紧抓着草茎，抬眼看青山之巅，深蓝的天空上，白云滚滚而过。

“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说，“那时候一个人，不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战争结束后，1946年夏天，饶平如的父亲来了一封信，希望他借着假期回家定亲。“父亲即带我前往临川周家岭3号毛思翔伯父家……我们两家是世交，走至第三进厅堂时，我忽见左面房间窗门正开着，有个年约二十、面容姣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美棠的印象。”

“觉得美吗？”我问。

“那时觉得是女的都好看。”老先生老实说。

两个人也没讲什么话，父亲走过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指上，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两个青年都觉得好笑，笑之余，去她房间坐，妹妹们绕床玩，美棠拿报纸卷筒唱歌，还拿相册给他看。

他觉得她大概是喜欢自己的，便从相册中抽了几张照片带走。

回军营的路上，他穿军装站在船头，看滚滚长江上的波光，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他最喜欢美棠的一张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鲜明的脸，鬈发、尖下巴、细弯眉，他将它放大贴在军营的墙上，还把照片分赠给战友——我简直不能明白男生这种心理，问他，他承认“还是有几分得意的”。

内战开始之后，他不想打，请假回家成婚。

80岁时，美棠去世，他今年90岁，画了十几本画册，叫做《我俩的故事》，把石榴下的黑白照片重新冲洗，涂一点唇红，底下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笔一笔，从她的童年画起，幼年时如何在课室里羡慕小丫鬟在外荡秋千，如何与好朋友鬈发旗袍去舞场跳舞……都按她当年所讲画来。两人在婚礼上的照片在“文革”中烧了，他靠记忆，把当时的建筑、场景、人都画进去，画的时候并没什么用意，只是觉得全景的角度可以把大家都画进去，一个不少。

看的人不免觉得，这个角度像是对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的凝视。

2

婚后时局动荡，饶平如带着美棠，在贵州当雇员。为了躲避劫匪，他们把首饰藏在车轮子里头。后来他们又在南昌经商，他画下那个年代里的细节，写道“开面店生意不佳、上夜校学会计、面试粮食局、投简历给测量队、卖干辣椒搞不清楚秤——美棠嘲笑我根本不像个生意人，我自思也的确如此，至今还未弄明白称盘秤要扣除盘重是怎么一回事。”

夫妇俩住的房子只是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

“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为什么？一到下雨，狂风大作，那窗户‘噼里啪啦’地响，还有打雷声，‘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诗意，水泥房子是领略不到的。”

“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为什么觉得有诗意？”

“我想这跟心境有关系。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诗意的人，看什么都是有诗意的。”

3

到了1949年，饶平如本来要随众去台湾，又想：“岳父把他女儿嫁给我，是希望她有个依靠，我要走就是不负责任。于是我就留下来，觉得总有地方能容下个寒苦的家庭。”

1958年，他被劳动教养。没人告诉他原委，也没有手续，直接从单位把他带走。单位找他妻子谈话：“你要与这个人划清界限。”

关口上，美棠有上海姑娘的脆利劲儿：“他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就马上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看他第一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不贪污腐败，第三



不偷拿卡要，我怎么能跟他离婚？”

饶平如去了安徽一个厂子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他每年只能回来一次，22年，一直如此。

他干的活是用独轮车运土修坝，两三百斤的土，拉车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轻松些，但他选推车，为的是一个人自由，可以把英语单词放在衣服口袋里，一边推车一边默背。他知道没什么用，只是不愿意让生命都消磨过去。

这二十多年里，他写回来的信件都没有保留，而妻子写给他的信他大多留着，全贴在画册里。这些信里几乎没有情感的字样，都是艰辛的生活：怎么搞点吃的，怎么让他弄点鸡蛋回来，怎么让孩子参加工作，怎么能够给他们找一个对象……他依日期贴好，信件有日久残缺的地方，他都用笔填补好。

十几本画册又沉又大，放在桌上，都不好铺开，我就趴在床上看，一边摘些字句，看到有的地方不禁失笑——美棠是个小暴脾气，信里有时写“我很气你，我很生气，我越写越气”，笔一扔，后边不写了，要过一两个月才又有新的信。

“你看了是什么感觉？”我问饶先生。

“我同情她。”

我不明白：“同情？”

“她平时对我很好，她说这样的话，一定是心里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常念及一个女人带几个孩子，工资不够，需要背20斤一包的水泥挣点钱，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半包给丈夫，他拿手绢包着放枕头下，吃半个月才吃完。她过世后，他现在每经上海博物馆，都停一停：“这个台阶里面，我也不知道哪一块是她背的水泥，但是我知道，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背啊，可能她的腰肾受损就是这样引起的。”

他每年到过年前，在安徽买了鸡蛋、花生、黄豆、油，一层层，用锯末隔好，租个扁担，拿棉袄垫着肩膀，下火车后一路挑回上海，就等妻与子开门的这一下热腾腾的欢喜，“一晚上这些小孩子可以吃掉差不多一麻袋吃的”。

我问：“中间二十年，一直在两地，没有怕过感情上出问题吗？”

“想都没想过。那首歌里唱的，‘白石为凭，日月为证，我心照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依，爱心永不移’，这首诗说得很好，天涯，这个爱心是永远不能够移的。”

这是美棠最喜欢的《魂断蓝桥》里的歌词，青年时代没有那么重的忧烦时，家中如有客，她让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现在她不在了，他90岁才学弹钢琴，为的是常常弹这支曲子，是一个纪念。

4

他画这幅《你什么也不会做！》，是美棠一生对



他讲得最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被说‘你什么也不会做’，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屉没有关上，给孙女买的书是错误的……”他嘻嘻地笑。

有时子女也觉得母亲苛刻些，老先生赶紧摆摆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们有什么相干？”

他说：“她其实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这个笑，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玩儿：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有的男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对自己有点太挑剔，觉得面子上下不来。”

“根本没这回事儿，什么面子，没有。”

这么些年，妻子买菜他都跟着，怕她拎着重。“我拿着篮子，跟在后边，她问‘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我说你不买问他干什么，她说你傻，多问几个地方，心里有数，再去买不是有比较了嘛。”

“你也不发火吗？”

“不不，我从来没发过火，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也五六十岁了，跟老伴儿吵架了，这个男的说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好。她没你文化高，她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你会分析，她不会分析，她讲不出理由。她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有理，可是你无情。”

他说人生总有起伏，今天有钱了，明天可能就会没钱；今年升官了，明年可能就倒霉了，这都不是人生的价值，“人应该不改初衷”。

“有人觉得这个‘初衷’只是你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那是一个引子，后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最真切的东西。”

5

1992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当时还在政协工作，于是推掉了所有工作，全身心照顾妻子。从那以后，他每天都是5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4次，消毒、戴口罩、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记录，他不放心别人帮忙。

“您心里有烦躁的时候吗？”

“没有，没有，这个一点没有，这是我的希

望。”

她在病痛中渐渐不再配合，不时动手拔身上的管子。他耳朵不好，字也看不清楚了，就画画劝她不要拉管子，但画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着她。毕竟岁数大了，不能每天如此，最后只能绑住她的手。“她叫‘别绑我’，我听到很难过，怎么办……很痛苦。”

美棠犯糊涂越来越严重，有一天称丈夫将自己的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饶老怎么说她都不信，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她看着他哭，像看不见一样。

他说：“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杨绛写的这句话，‘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后来，在给策划小余的信中，饶先生的孙女附上了她那时的日记，说“奶奶从那以后很少再有清醒的时候，所有人都只当她是说胡话的时候，只有爷爷还一直拿她的话当真。她从来就是挑剔品质的人，她要什么，爷爷总是会骑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个字号的糕点，那个店铺的熟食。等他买了回来，她早就忘记自己说的是什么，也不会再要吃了。劝不听，奶奶问她那件并不存在的黑底子红花的衣裳到哪里去了，爷爷会荒谬地说要去找裁缝做一件”。

她写道：“想不到老爷子当过兵放过炮，神经还那么脆弱。恩爱夫妻有很多，但是那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小辈都在制止，觉得他做来也是徒增自己的伤心，不知道他是特别天真还是特别勇敢。”

我问饶先生：“小辈的人劝你，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这样做，我心就不安，就这么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那一辈子都不会好过的。”

6

“2008年3月19号下午4∶23分她去世。去世前，她睡床上，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耗尽了，只是还有一点理智。她看见我了，流了一滴泪，只有这一点力气，因为她知道我去了。虽然看见我了，但是她讲不出话，她不能动，她的生命就剩这么一点点能量了。”

“您当时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什么，她已经不能讲话，我摸摸她的手，还有一点余温，后来我意识到真的是冰凉了，我就拿剪刀把她一缕头发剪下来，放在家里。我用红丝线扎一扎，这是她唯一留下来的东西，我想留个纪念。还有一个戒指，很小的戒指，是她平常戴的。我平常不戴，今天戴了。”

他小指上有一只细细的金戒指。当年父亲赠给新人的，后来由于家境贫寒，她已经变卖了，晚年他买了这一只送妻子。

“这是她的戒指。我说我到北京来，让她也来，让她也来经历一番。”他接着说，“我的故事，就是这一段，人人都要经过这一番风雨，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白居易写，‘相思始觉海非深……’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7

美棠去世后有半年时间，他无以排遣，每日睡前醒后，都很难过，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她的骨灰就放在他的卧室里，他要等到他离世后两人再一起安葬。“我不愿意把她单独放下去，就把她放在房间里，像从没有离开过我一样。我每天早晚都烧一炷香，希望她安息。”

他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情重的人头发容易白，所以我头发白了这么多。”

“可是您已经90岁了。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磨淡了?”

“磨平？怎么可能呢？爱是永远的事情。”

他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觉得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他没学过画画，这本画册里不少画是他因为喜爱丰子恺，临摹来的。老先生碰到喜爱的诗、句子，就抄下来。谁的印章刻得好，他也学着刻一方，诗、口琴、画，老人说，都是少年时代受惠于母亲和学校的那一点记忆，描摹仿写，也许谈不上技艺，只是审美而已。

我一直记得，他说上个月有天在院中看到20公分长的一个黑东西，是有人丢了只骨头，几百只蚂蚁围住啃，他说：“如果是从前，扫掉倒了算了，现在觉得，我的力量比它大，我要扫就扫，不扫就不扫，它对我也没妨碍，何必呢，我不去动它，我进屋。”

我当时听了，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第二天，我再到院子里一看，这个骨头变成白色的了，原来蚂蚁把它外面的肉隙都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骨头，蚂蚁也没有了，这个我没想到。”我问他：“这给你一个什么印象?”

“它是生命，我也是生命。为什么我有能力、有权，就要它死？我一踩它就死了，但又何必呢？它对我没有影响。它也是生命，它也要生活。”

这个采访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记得这些话，但没细想过，有天看书看到黄永玉说：“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

我看到这儿，想起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这就是好，一个与万物本真相待、自行其是的世界。

（**戴晓明**摘自新浪网柴静的博客，**饶平如**图）

美好的生活

◉舒国治

美好的生活，要：

坐日本免治马桶。

赤脚踩在不上漆的木头地板上。

住美国式木造房子（那种厅与厅之间偶有French door的），但不坐美国式沙发。

唱意大利歌剧。也听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摇滚乐，并随之以任何狂放手足挥展形式起舞。

喝中国茶（如武夷岩茶、台湾高山茶，以及某些老茶）。然不能多，亦不宜整个下午皆耗茶桌旁且自认是闲情偶寄。喝茶，最是不可固执独抱，且看多少自命是茶家之士其神情可知。

吃欧洲式自然发酵的各色面包。偶尔佐喝广东煲汤。

登黄山、雁荡山、武夷山、华山、三清山、天柱山、云台山这类奇特山形的中国名山。

唱京剧或昆曲那种须用小嗓将音发至清越之戏曲。有时在家低声唱，有时在票房与票友同乐，更好的是在海边独自一人高唱。也唱黄梅调，至哀怨处，亦可边涕泪纵横边唱。

能常在浴缸内泡澡，且不必急着起来。

常在空气新鲜（如不是冷气与化学建材满布）的地方睡觉。

偶在偏僻田村小停，能够从早到晚赤脚行于黄土地面上达好几天之久。

盘腿坐榻榻米上，也偶被柔道高手很富技巧地轻摔在榻榻米上。

自积满厚雪的坡地滚下山来（不在雪季，亦可选草坡或沙漠土坡打滚）。

打太极拳或八卦掌（打完意犹未尽，还可伏案挥毫写行书草书一两百字）。

松下听古琴。

常每隔不久（如几天）会读到好的文章或听到喜欢的音乐，并因而掩卷遐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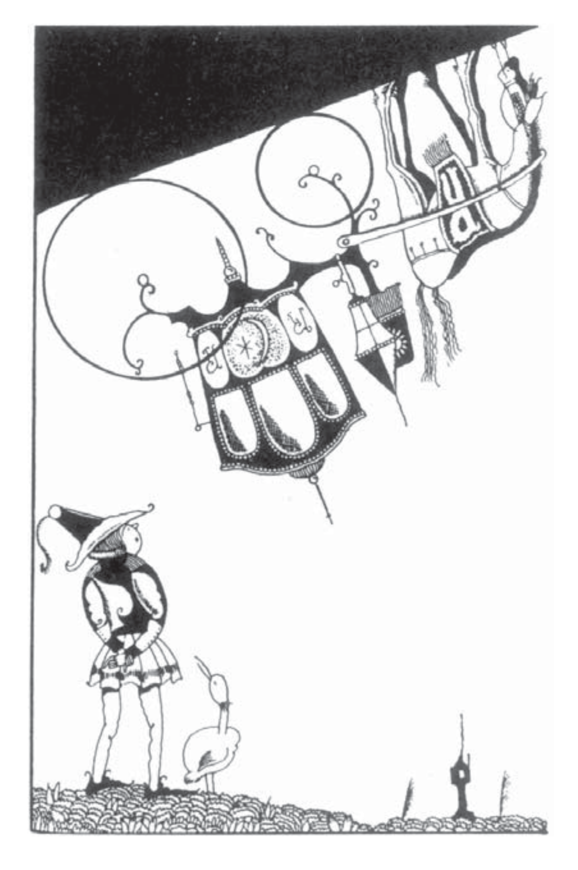
常每隔较久（如几个月）会读到好的书或观到好的电影，并因而与朋友彻夜讨论。

在遥远车站枯候无聊时，耳闻身旁人讲出一个笑话，四座皆大乐不止，忘却身处何境。

黑夜中仓促下榻乡野小旅店，次晨醒来，一开窗，见大江横在眼前，霎时心旷神怡。

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海边远足，感受萧瑟与空远之无上纯净的美与清冷。

在日本偏远地区洗温泉，尤其是下了火车再步行一小时进入山谷幽处，终于见到烟气缥缈的热汤。



练中国式的站桩，也练易筋经、六字诀，要不就无事枯坐。

坐中国矮榻、日本长方床或亚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板凳与藤椅。坐德国或北欧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设计之人体工学椅子。

吃日本的冷饭（如寿司与便当），也吃山西的面食与北方的诸多粗粮。

常在火车或长途巴士的摇晃中睡到至熟，至不知何所停也。

全身穿戴密实厚暖，在雪地行走达数小时，至停止时，恰来到好友或旧识的家门前。

常能游经天然山泉的水洼或池塘，并“扑通”一下跃入游泳，起身后在池畔安卧终日。

冲浪与滑雪（充分享受借力使力的滑溜与飞翔至乐）。

按摩（不论是中国式捏筋压穴，泰国式抬腿弯膝、伸拉骨骼，西洋式精油滑背，甚或是松懈身心、催人入于无有之境的身心放松等派别）。

常遇上能讲好话题的同伴，且一聊几个小时便过去了。

常得见好的风景（如大雪纷飞，如夕阳瑰丽，如梅花满山，如怪石嶙峋，如牛羊狂奔……）。

（嘉　乐摘自《时代周报》2012年4月12日，**武井武雄**图）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

◉王开岭

1

北京的园子里，地坛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地方，水泥砖太满，草木受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尤其盛夏，像抽干了水的池子，让人焦灼。

即便如此，在我心里，仍是器重它的。地坛，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

20年前，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阅览室乱翻，忽遇一文，不觉间，身子肃立起来。很想一个人逃走，躲开众目，找一个身心无所顾忌的角落，慢慢享用。

它把我拐跑了，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儿长满荒草和古柏，除了僻静、空荡和潮湿的虫鸣，只剩一位小伙子和他的轮椅。那个脸色苍白、被孤独笼罩的青年，那个消沉倦怠、无事可做的青年，那个在灿烂之年猝然摔倒的青年，终日躲在其中，在墙角，在荫下，漫无边际地冥想，关于青春、疾病、身体、梦想、活着的意义……与之相伴的，只有光影、落叶和硕大的年轮。暮色苍茫时，母亲细弱的寻唤，云丝般飘来，他选择答应或沉默。

“这是个废弃的园子。”这个自感被废弃的人长叹，彼此同病相怜。

“搬过几次家，搬来搬去总在它周围，且越搬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

对一个刚结束身体发育、精神正闹饥荒的学生来说，那个阅览室的下午，犹如节日。黄昏时，他一溜烟跑向复印室，把整篇文章揣进书包。

《我与地坛》，史铁生，《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大概又过了10年，我才真正跨进那园子。

对它，我早早存下了一份敬意和暗恋，仿佛那并非公园，而是一个人的心灵私宅、精神故居。其间的一草一木，都是被喂养过的，被一个年轻人的寂寞，被他的时针，被他心里的荒凉和云烟。

入门前，我迟疑了，顿住，觉得不该这么随便进去，似乎需要一个仪式，该向谁通报一声。而且这是不应收门票的，或者，访客带一册书刊，收有《我与地坛》的那种，权当名帖或请柬。如此，我才觉得不鲁莽，才觉得被邀请了，经了主人同意。

“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我东张西望，“找什么呢？”同伴问。

我不吱声。我找一个轮椅上的年轻人，找他的车辙，找端详过他和被他端详过的东西。我很急切，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的急切。

其实我不该来。地坛早没了文中描述的清寂，修饰一新的它，像个思想被改造过的人，像个刚理过发的新兵，熨烫齐整的制服，风纪扣都系紧了。没了杂草裸土，没了野性、不规则和迷失感，没了可藏身的自由。印象中，它该是茂盛深邃、曲幽弯折的，没有头绪，能藏得住很多东西，能收留很多的人和事。

它变肤浅了。

枉带了相机，没拍一张照片。因为我不知当年小伙子会在哪儿泊他的轮椅，哪儿安置那些缤纷狂乱的念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我对身边人嘟囔：地坛，“地”太少了！大地之坛，怎么可以缺了泥土呢？

终于确信：那人走了，不住这儿了。

我也该走了。没事我就不来了。

1980年代初，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原创

但我知道他在这座城里，他在一个人生病。

那种病，漫长、坚忍、安静，犹如事业。

如果说世上有什么纯属私事，那就是生病。生病会让一个人的身体极度孤独，也会让精神极度纯粹，尤其是上帝给他的那种病。

2

无论作品或生涯、肉体或精神，史铁生都是和“死亡”“意义”“归宿”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我称之为“生命修士”。

疾病，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在他那儿，却成了哲学，成了修行，成了生命最普通的行李。他让你发现：原来，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笑得晴朗，像秋天。

一个以告别的方式生活的人，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

他的从容、镇静、平淡，他健康无比的神色，让你醒悟：焦虑、惊惧、凄愁、急迫、怨愤——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不应该，也没理由。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中了。他注解了自己。

2010年最后一天，上午醒来，我的手机短信最多的，不是“新年快乐”，而是：史铁生走了。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他赶上了新年，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愈发像个仪式。

我并不悲伤，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它更像个消息，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

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有点恍惚，显得空荡、陌生。

对很多喜欢或热爱的人，我们并不期待撞面，只知彼此同在就满足了。当有一天，对方突然离去，我们最大的感受，或许并非痛苦，而是失落，是孤独，是对“空位”的不适应。就像影院里看电影，忽然身边的人起身走了，留下个空座，你会不安，盼那个陌生人再回来……

那天的短信中，有位母亲说，她特意朗读了《我与地坛》，儿子静静地听……孩子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说了句，妈妈你念得真好。



1960年代末，史铁生在陕北插队当饲养员

和我一样，她不悲痛，只是想念和感激。

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悲剧。

新年钟声响了，在稀疏的报道中，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

清晨3点46分，他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6时许，按其遗愿，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上午，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从我们这里走了。他，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我自己、我们全科、我们全院、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都要向他——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3

那个轮椅上的人，起身走了，几乎带着微笑。

按他的说法，这不是突然，是准时，是如期。

那一天，世上的喜悦并未减少。那一天，会有很多婴儿来到世间，很多新的人生正徐徐展开，像蝴蝶试验它们的翅膀。

多年后，在中学课本里，这群长大的孩子会邂逅一篇叫《我与地坛》的散文，会像那轮椅上的年轻人一样，思考青春、梦想、活着的意义……

那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考题。所有答卷中，有一份完美的卷子，那个考生，叫史铁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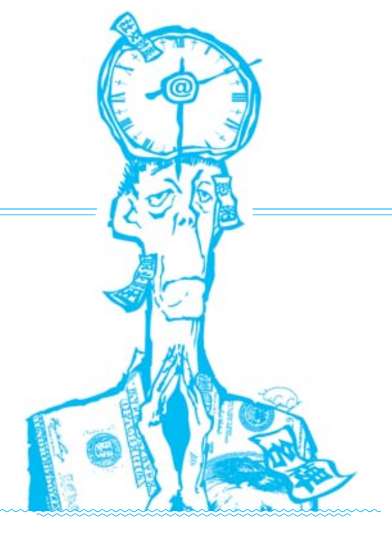
如今，我可以正式地怀念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他了。

他属于那种人——

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创造、姿态和穿越岁月时的神情，给时代绘制肖像、给人类精神添加着美、尊严和荣誉。

正因空气中有其体温，树木上有其指纹，这世界才不荒凉，街道才不冰冷，人群才不丑陋。他们不会让天变蓝，却让大家对天空保持积极的想象。他们不能搬开大地上的垃圾，无力拔除民间疾苦，却让我们觉得可以忍受，可以坚持，继续对时代留有信心与好感。

无论遭遇什么，只要一想到人群中还有他们，大家一起走，一起唱，一起看花开花落、云舒云卷，一起承担每个晴朗或昏暗的日子……我们即会坚称这世界



·流·行·词·

职业基因

职业基因，是指在人际交往中潜移默化而成的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心理修养，目前已经成为影响人们选择职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职业基因”，即与自己气质相匹配的职业方向。

如医务人员要求耐心、细致，驾驶员要求机智灵敏、注意力集中，销售人员要求喜欢与人交往、反应灵敏、活泼好动等等。

A货纸袋潮

买不起名牌怎么办？买个A货包装袋来装午餐便当、个人用品，无论逛街还是上班，也能引来路人或同事的目光，因为别人会误以为他买过某名牌的产品。这种行为有说好的，不用花大价钱也能享受一点名牌带来的愉悦；也有人说，言必称名牌而不管其真正价值，盲目崇拜有啥意思？

社交时差综合征

长假之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很多职场人士感觉浑身倦怠，提不起精神。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长假期间社交活动和睡懒觉等会导致睡眠模式失常以及生物钟紊乱，这种现象叫“社交时差综合征”。其症状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手脚笨拙、总感觉不舒服、乏力、疲劳和易怒。

怨　密

很多女人都有一个亲密无间的闺密，也有很多人心里藏着一点对闺密的羡慕嫉妒恨，闺密很有可能变成“怨密”。例如你喜欢某个人，把对他的点滴心思都与闺密分享，可他却对你没半点意思，甚至跟闺密好上了；又比如，你在申请某个工作机会，把信息、心得都与她分享，她却不经意间捷足先登。

高薪贫困症

高薪贫困症是都市白领群体特有的焦虑症之一。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它可以理解为白领薪水高，但因为各种过高的债务和生活成本，常有收入不抵支出的“相对贫困”及由此带来的紧张焦虑感。从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部分职场中人拥有较高的收入，但职业价值感不足，职业规划不清晰，内心诉求未得到满足，因而产生的职业心理焦虑。

（辛　刚图）

很美好、这人生值得过。无论个体命运多么黯淡，只要一想到这是个曾来过孔子、苏格拉底、李白、普希金、莫扎特、贝多芬、安徒生、莎士比亚、罗曼·罗兰、丰子恺、阿赫玛托娃、德兰修女、几米漫画、《丁丁历险记》的世界，这是留有其遗产和故居的世界，我们即会情不自禁地微笑，对生活做出肯定性的投票。

与之为伍，共沐风雨或隔代相望，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史铁生即为其中一员，他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

往日，我们若无其事地分享他，习以为常，直到他走了，才倏然一惊：他多么重要！多么值得感谢！

4

最后，我还想对地坛说点什么。

年初，我又悄悄来看过你一回。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轮椅上的那个小伙子走了。

我猜，远行前，他的灵魂肯定也来过，向你告别。

我来，还想告诉你，我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

比如，在一棵树下，种植一位年轻人的雕像。

甚至，甚至可邀请他长眠于此，如果他愿意。

一滴泪掉下来要多久

◉顾晓蕊



那个深秋，我来到大山深处的一所中学支教。

看到四面漏风的校舍，我心里一阵酸楚，决意留下来，把梦想的种子播到孩子们的心田。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个叫李想的孩子，就让我头疼。

我在讲台上念课文，抬头见他双目游移，明显是在走神。我的火气“腾”地冒上来，大声说：“李想，我刚才读到哪儿了？”

同桌用胳膊捅了捅他，他这才醒过来，挠挠头说：“读的什么？没听到啊。”班上学生哄堂大笑。

除了不认真听讲，他还和别人打架。黝黑的脸上经常挂彩，问他怎么回事，他却始终不肯说。

有一回，我看到几个孩子围着他挥拳乱打，边打边说：“不信你不哭。”他昂着头，泪水在眼眶里晃，愣是不让它落下来。我大喝道：“为什么打人？”孩子们一哄而散，转眼没了踪影。

我走上前，想问他为什么挨打。他看了我一眼，转过身，歪歪跌跌地走了。一下子，我心里觉得很难过，他到底怎么了？他的童真哪里去了？

一个周末，我到他家走访。一进门，鼻子就酸了。破旧的土坯房，屋内光线昏暗。原来，他父母外出打工，家里只有他和爷爷。

“他父母出去多久了？经常回来吗？”我问。

老人叹着气说：“他爹娘走了五年，很少回来。刚开始那会儿，他想起来就哭，躺在地上打滚儿，谁也哄不住。连哭了几个月，眼泪都流干了……”

他仍旧上课走神，我却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那目光望也望不到底，透着阵阵寒气，充满稚气的脸上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漠然。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听说他的父母回来了，还受了伤。

原来，他父母坐车回家，赶上下雨，山路湿滑，车翻进了沟里。幸好只是些外伤，他们在医院住了几天，便回了家。

我想去他家看看，路上，听见村民在议论：“爹娘出去这么久，回来伤成那样，这孩子跟没事人似的。”作为老师，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走到院子里，爷爷正冲他发脾气：“你这孩子，心咋就那么硬呢？看到爹娘遭了罪，你一滴眼泪都没有？”

李想倚着门框站着，默不做声。父亲接过话说：“我们出去这些年，他感觉生疏了，这也怨不得孩子。”

母亲搂着他的肩膀说：“这次出事后，我和你爹也想了，年后包片果园，不出去打工了。”他低下头，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滚落下来，刚开始是小声啜泣，后来变成了号啕大哭。

我忽然明白过来，这些年来他有多孤单、多悲伤！所谓坚强，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让他依靠着哭泣的肩膀。

第二天语文课上，他坐得直直的，听得很认真。下午是体育课，他跟别的孩子在草地上嘻嘻哈哈地玩闹。金色的阳光倾洒下来，他的脸上焕发着光彩，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他沿着操场奔跑，轻盈得像一阵风。有同学喊：“李想，你的衣服脏了，后面好几道黑印子。”他头也不回地说：“俺娘——会洗的。”“娘”这个字拖得老长，喊得格外响。

我不知道一滴泪掉下来之前，在他心里奔涌了多久。但我明白从现在开始，一个美丽的生命，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柴　欣摘自《博爱》2012年第4期，黄永玉图）



白色的回忆

◉〔日〕加藤康男 ◎田秀娟 编译

放在传真机上的待发送文件是一份“离婚协议书”，下面签着女人的名字。

女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怕自己会后悔似的，迅速按下了“发送”键。那张薄薄的“离婚协议书”开始缓缓移动，很快传真机的屏幕就显示“发送成功”。

女人心想，这真是一个方便的时代。在这么普通的宾馆，也有如此方便的自助传真服务。如果打电话的话，拿起话筒听到他的声音后，自己难免会变得犹豫不决。现在，只要轻轻按下按钮，根本容不得自己犹豫，“离婚协议书”就迅速传到了他那边。现在只要等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一切就都结束了。

女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夜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结婚以来的一幕又一幕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现在他已经回家看到传真件了吧？他会是什么反应呢？以前她也曾经多次离家出走和他闹过离婚，但这次是真的要和他说再见了。想到这里，女人禁不住泪流满面。

怎么和他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成熟沉稳，他的翩翩风度深深地吸引了自己。也曾有过热恋中的花前月下，也曾有过新婚后的甜蜜幸福，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缺点越来越显露无遗。他总是好高骛远，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面对现实，他总是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还有，他那些讨厌的生活习惯，不爱干净、丢三落四……不过，他也不是没有优点。他体贴、温柔，容忍我的坏脾气。他懂得浪漫，总记得我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哦，结婚纪念日。还记得我们结婚那一天，他亲手采来一束百合送到我的手中，我穿着洁白的婚纱走在他的身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时，我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穿白色的婚纱吗？”

他傻傻地答道：“亲爱的，表示你像白色一样纯洁无瑕吧。”

我笑了，回答道：“傻瓜，白色表示新生。从今天开始，以前的我就消失了，我将作为你的妻子开始新生。白色表示一切将重新开始，我们将拥有美好的明天……”

他喃喃地重复着我的话，兴奋地把我抱了起来……

啊，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爱他啊。现在，我真的要离他而去吗？不，我还是爱他的。虽然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过努力啊。至于那些讨厌的生活习惯，又有几个男人不是如此呢？明天一大早，我就回家，回到他的身边，再也不离开他了……

女人这样想着，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女人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了你发的传真。”

女人心里一惊，糟了，他肯定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天哪，一切都晚了。

男人急促地说道：“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也是。”

“昨天收到你的传真后，我认真考虑了一夜。”

“我也是。”

“你的传真件让我想起了咱们婚礼的那一天。”

“什么？我也是。”

“我明白了你传真件的意思，我答应你！”

“不，其实我已经后……”

不等女人说完，男人激动地说道：“我想起了我们婚礼上你的话，白色代表着新生，我们将重新开始一切。”

女人不解地看着男人，男人继续说道：“刚开始看到你发来的这张白纸，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了一夜，我才明白，婚礼上你说过‘白色表示一切将重新开始，我们将拥有美好的明天’。从今

诗二首

爱侣

〔波兰〕辛波斯卡

这里是多么寂静，
我们听见了昨天的歌声；
『你上山，我走向河谷……』
尽管我们听见，但我们却不相信
我们的欢笑并不是悲伤的面具，
我们的善良也不是自我牺牲，
其含义要更为深远，
我们同情那些并不相爱的人。
我们沉醉在自己的惊喜之中
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惊讶万分？
无论是夜晚的彩虹，
还是雪中飞翔的蝴蝶。
而当我们沉沉入睡时，
却在梦中看到了离别，
但这是一个好梦，
但这是一个好梦，
因为我们已从梦中惊醒。

夜

〔俄〕叶塞宁

河水悄悄流入梦乡，
幽暗的松林失去喧响。
夜莺的歌声沉寂了，
长脚秧鸡不再欢嚷。
夜来临，四下一片寂静，
只听得溪水轻轻地歌唱。
明月洒下它的光辉，
给周围的一切披上银装。
大河银星万点，
小溪银波微漾。
浸水的原野上的青草，
也闪着银色光芒。
夜来临，四下一片寂静，
大自然沉浸在梦乡。
明月洒下它的光辉，
给周围的一切披上银装。

远年陈酒

〔黎巴嫩〕卡里·纪伯伦



从前有个富翁，他对自己的地窖和窖藏的葡萄酒非常自豪。

窖里保留着一坛只有他才知道的、某种场合才能喝的陈酒。

州府的总督登门拜访。富翁提醒自己："这坛酒不能仅仅为一个总督启封。"

地区主教来看他，他自忖道："不，不能开启那坛酒。他不懂这种酒的价值，酒香也飘不进他的鼻孔。"

王子来访，和他共进晚餐。但他想："区区一个王子喝这种酒，过分奢侈了。"

甚至在他亲侄子结婚那天，他还对自己说："不行，接待这种客人，不能抬出这坛酒。"

一年又一年，富翁死了，像树的籽实一样被埋进了地里。

下葬那天，陈酒坛和其他酒坛一起被搬了出来，左邻右舍的农民把酒统统喝光了。谁也不知道这坛陈年老酒的久远历史。

对他们来说，所有倒进酒杯里的仅是酒而已。

（**生如夏花**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流行哲理小品（外国卷）》一书）

天起，我将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男人把手中的传真件递给女人，果然是一张干干净净的白纸，上面没有任何字迹。女人困惑地看着这张白纸，昨天明明发送的是"离婚协议书"啊，难道这是上苍的安排，我们注定不能分开？

男人和女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一阵清风吹过，吹落了桌子上的"宾馆设施使用说明"，其中一条是"发送传真时，请务必将带有文字的一面朝下"。

（**聂　勇**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世界最好看的微型小说大全集》一书，**戴晓明**图）



“青春读书课”

◉陈 涛

一堂“青春读书课”、一套自己编撰的教材和一位理想主义的语文教师，在必须总结段落大意和提炼中心思想的应试教育的现实下，显得弥足珍贵

“写诗，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好呢？”语文老师严凌君放下书本，意味深长地说，“这个还真得你写了才有体会。一棵树、一声鸟鸣于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寻常景物，于诗人来说却是灵魂的一阵颤抖。”

这节课的主题是“君子的诗生活”。严凌君对学生们说：“写诗比唱红歌好吧？”学生们都会意地笑。

深圳蛇口的育才中学，每周星期三下午，严凌君都在讲授“青春读书课”。这门课的教材是他自己选编的。200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引发热议，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私人编著的语文教材”，今年该丛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修订版本。

“教育是理想主义者应该从事的职业。”严凌君说，“可我们的教育偏离了它的根本，但凡不考试的，老师不教、学生不学。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教育也变得市侩。而语文教学就如尸体解剖，有血有肉的文本被解剖成了各种知识点，美消失了，一切为了应试。”

“不要以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人生的优劣”

“这套读本的流传就是一个邂逅知音的过程，有共同理念的学校和老师会有相同的冲动去讲授读书课。”严凌君坐在办公室里说。谈话中，他常会聊起卡夫卡、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克斯、鲁迅、王小波、木心……墙面贴满了文学大师们的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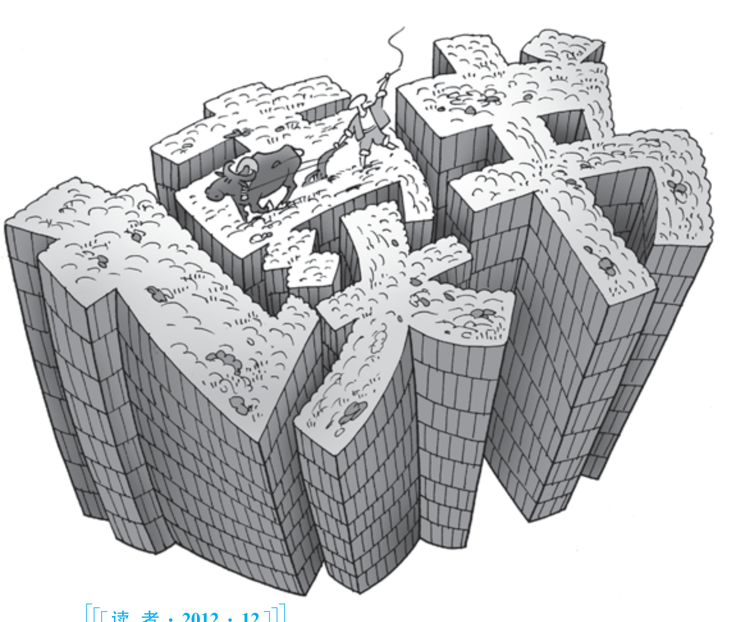
这套“人文读本”分为《成长的岁月》《心灵的日出》《世界的影像》《古典的中国》《白话的中国》《人类的声音》《人间的诗意》，每套书以主题编汇，层层递进，囊括中西文化。共7卷14册，近500万字。

如何让学生接受这些作品是一个问题。尤其是文言文，这已经成为传统语文教育中，学生们最反感的负担。“还原古代老百姓的生活情境，就很容易让学生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传统里面。”严凌君翻开《古典的中国》对记者说。该书的上编从“有韵的童年”“学问天下”“古代高考”一直到“夫妻生活”，几乎包含了古代读书人一生的主题。并没有刻意地灌输和教化，而是让学生们真正回到古代中国的意境。

对古典的追溯只是“青春读书课”的一个侧面，切入当下也是严凌君所关心的重点。与初版相比，不久前出版的修订版共删除文章56篇，又新增89篇，增加的内容包括《芒果街上的小屋》《肖申克的救赎》，以及张大春的《小说稗类》、王朔的《我的千岁寒》、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等等。新选入的篇目都是新近出版又在知识界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

“因为内容不合适而对原著删改是没有的，但为了便于阅读，有些文章只作节选。文本是不能动的，它们都有时代的痕迹，也饱含作者个人的审美倾向。”严凌君说。近几年关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删改《荷塘月色》《水浒传》的争论不绝于耳，而严凌君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自编教材时，就遵循了不删改原著的原则。

这套针对中学生的读本，被严凌君强调了“青春”二字。他



解释："青春期应该是人生的黄金阶段，但从语文教学来看，学生学到的语文没有乐趣，没有学得神采飞扬，反而被搞得灰头土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把青春期只当做人生的一个'过渡段'，它只是为了明天而活着的一个阶段，要考上大学人生才有意义。"

所以，作为一个开明的教师，对作品选读和讲解只是"青春读书课"的一个部分，他更希望通过课程与学生们探讨更宏大的"意义"。"要享受现在的生活，一边吸收文化底蕴，一边要有成长的感觉，内心强大和温暖才足以应对以后的生活，不要以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人生的优劣。"这是严凌君心中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

"改卷子的老师看不懂诗，那如何给分呢?"

事实上，"青春读书课"系列的最后一本《人间的诗意》是严凌君最早汇编的。这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读师范还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发饭菜票，这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是很有吸引力的。"严凌君毫不隐讳地说，"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个去的。"

严凌君考取的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只老老实实地上了半年课，剩余的三年半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老师一节课讲20页课本，我自己一个小时能看60页到100页，我觉得听课浪费时间，就自己去看书。"他说，他只去听一些有个人风格的老师的课，"比如教先秦文学的刘世南，讲课就很精彩。"

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江西老牌高校，藏书甚多。严凌君在学生时代写诗、读诗。后来，他和同学还在学校创办了一份诗刊，蜡纸油印。"当时政治空气还不够明朗，系里的领导找我们去谈话说，你们这个杂志不能再办下去，再办要被当做地下刊物处理。"即使如此，诗歌仍然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直到如今。

他所仰慕的先秦文学教授刘世南也经常会和他平等地谈论对诗歌的看法。多年以后，当严凌君成为老师，他同样尝试把这样平等对话的方式带入课堂。

多年以来，高考作文一直规定"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严凌君说："现代语文教育的一大缺憾，就是排斥了诗歌教育。作文不提倡诗歌，主要原因是一般改卷子的老师看不懂诗，他甚至无法判断那是否是一首诗，那如何给分呢?"

早在1990年，严凌君来到深圳育才中学时，他就开始以手抄的方式编选诗歌读本，想着为学生补上诗歌教育。读本中《人间的诗意》由此而来。当然，这会让他成为异类，周围的人问他："你编这个有什么意思嘛!"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继续去做。

多年后，在出版的两册教材《人间的诗意》中，严凌君选取的外国诗歌占90%的篇幅，而其中爱情诗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有人因此批评他"被西化"或者"对学生影响不好"。严凌君笑着说："诗人是爱的夜莺，若把爱情诗去掉，诗歌这座大厦就会塌掉一半。"

"这里聚集了一批幸存的理想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严凌君回到老家，在吉安师范学校当中专老师。但现实中的教师职业与理想中的"教化人心"差距甚大，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堆贫乏的教材。不过，他搞了些"小动作"，"那时开始，我就在班里搞课外阅读小组，课堂上开一些专题小讲座，悄悄地把语文课的内容做了一点变化。"

但彼时师范学校的学生毕竟已有了当老师的出路，没有高考压力，阅读兴趣小组也就无所谓阻力。"到了深圳，教的是中学，明显感觉到语文教育和我理想中的美好语文差距太远了。"严凌君说，"教材、教法和培养目标都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用知识体系和知识点去构建汉语的教育，任何美文进入这个系统后都会变成了'裹脚的女人'。更不用说最可恶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样的归纳教学。"于是，"教参"成了圣经。老师甚至都失去意义，学生们背下"教参"，分数自然到手。

客观地讲，严凌君并不是爱抱怨的人。既然对现行教育状况不满，他还是希望能有所改变。"按现有的教材做教法上的变革，这是很多语文名师都在做的一件事。如果只做教法上的改变，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但对高考进行改革，不是我们普通语文老师能够操心的。所以核心点就归结到对教材的改革。"

于是，他在日常教学之外，增加课外阅读课。手抄本《人间的诗意》编好后，他又开始准备更大范围地编撰教材。从1997年开始，严凌君连续两年向学校申请，要求正式开设"青春读书课"。他以"慢慢磨"的方式向校方打了5次报告，1999年育才中学终于同意。

"文学与你有约，青春读书课敞开大门，不分年级，来去自由，每周给文学一小时，悄悄滋润你的青春。"严凌君在小黑板上写下这段"广告词"和每周的主题、时间、地点，挂到校门口的老榕树上，"愿者上钩"。每堂课的"教材"就是几张油印的纸条。

该课程主要面向高中生，也有初中生来听，课后还写下《偷听读书课》的文章。这门新鲜的读书课在校内引起了小小的轰动，每周来听课的学生有200人之多，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5。

于是从2000年开始，《人间的诗意》《白话的中国》《古典的中国》等几本读物，从油印纸条逐渐变为校内教材。

校方的开明或许与深圳的大环境有关，而学校所在的蛇口又被誉为改革开放的“试管婴儿”。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严凌君初到深圳，就感觉到蛇口工业区的民主氛围。彼时，蛇口工业区的最高领导机构董事会成员选举就在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举行。作为选民，严凌君目睹了一人一票的选举，竞选演讲时下面的选民可以随便发问。“这里聚集了一批幸存的理想主义者。”严凌君打趣地说，“20世纪90年代，校门口有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明天会更好’，我们都觉得那是真的。”

“他还原了语文教育的初衷”

在“青春读书课”的校版教材推出后，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第一任董事长袁庚叫来严凌君，一见面就激动地背诵着韩翰于1979年所作的短诗《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此后，袁庚以个人的名义向所有去拜访他的人推荐“青春读书课”。

“若干年后，我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神志不太清楚了，他竟然向我推荐我编的这套书。”严凌君感慨道。但“青春读书课”的影响逐渐扩大开来。北京、珠海、南昌等地的中学也开始慕名来到育才中学考察“青春读书课”。有杂志的编辑也对该课程产生兴趣。

《读书月报》副主编漆羽舟回忆，“青春读书课”从书在民间流传时，她就偶然间读到《白话的中国》《世界的影像》，“我当时看到这套书很感动，严凌君的编排视野是当代中学教材中最缺乏的，他还原了语文教育的初衷。”

激动的漆羽舟带着整个编辑部成员，从南昌赶赴深圳，听课并召开“读本研讨会”。回到南昌后，漆羽舟和其他编辑在南昌外国语学校也开始讲授“青春读书课”，之后逐渐由该校的教师接棒，至今该校还保留着这门课。清华大学附中、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等百余所中学都选用过这套读本。开课3年后，商务印书馆终于将14本校版教材公开发行。

“读图时代来临，学生的阅读结构和阅读量都不够，尤其是深层阅读比较匮乏。”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刘根平说，“‘青春读书课’正是校园文学和语文教学突围的成功案例，和中考、高考并无冲突，使我校学生的作文水平有所提高。”

在编撰教材和授课的同时，严凌君还兼任着学校春韵文学社和春韵网的“文学教练”。“有些学生刚入学时对写作并无兴趣，而春韵文学社和春韵网鼓励他们进行自由创作。”刘根平说，“说实在点，我校的两个文学特长生就是突出的例子。”2007年中山大学的首届文学特长生招生，春韵文学社的时任社长陈容考取了该校。2011年，文学社另一位成员齐悦考取复旦大学文学特长生，同时也成为深圳南山区文科状元。

在严凌君看来，阅读经典和自由创作是语文教育的两个轮子。他说：“我做的两个‘轮子’，就是想为语文教育保留一点生机。我想告诉学生，世界不只是个阳台，阳台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花园，你要迈出步子去看。”

现在，深圳早已春意盎然，严凌君在蛇口宽敞的马路上驱车。“你看南方的树叶是这样的，新的叶子长出来，才把老的叶子挤下来。”他这样说道。

（**青　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11期，**喻　梁**图）

青春短长

◉木　心

青春都有一份纯真、激情、向上、爱美的意境，亦即是罗曼蒂克的醇髓，几乎可以说少年青年个个是艺术家的坯、诗人的料、英雄豪杰的种。

青春将尽，天赋的本钱日渐告罄，而肉体上精神上开支浩繁，魔鬼来放高利贷了。

这个人人难逃的律令，人人全然不知。像感觉到童年，童年已逝的道理一样，青春也不自知，更不自识，因为从童年到青春是柔润发旺的进程，而青春既尽，急转戾燥干涸，其势趋下，畴昔的纯真激情向上爱美都是天然而然，过后都是天不然而然，为少数中之尤少者，将坯炼为器，料提为品，种开花结果，于是其纯真益粹，其激情愈湛，其向上尤峻，其爱美至挚。

原来，天赋的本钱可以用得如此阔绰，似乎没什么秘诀，秘诀在于“知青春之宝贵”，而那些向魔鬼举债的人呢，没有觉悟青春之宝贵，反而鄙薄青春，并斥为幼稚胡闹不值一顾。自诩从兹脚踏实地，那实地往往是沼泽，再也无能振拔。

清明，练达，是指获得了第二度青春，在更高的层面上占有青春的优越性。

青春是一种信仰，几乎可以作为一种伟大的信仰来对待。

（**怡　清**摘自《读书文摘》2012年第3期，图选自中国纺织出版社《装饰图形设计》一书，**梁百庚**图）



理想有胜于现实的地方，现实也有胜于理想的地方，唯有把这两者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美的幸福。

——列夫·托尔斯泰

好的单位给员工开三份工资：一份工资是人民币，用来养家糊口；一份工资是情感，有尊重在里头；还有一份提供精神支柱，因为事业是有信仰的。

——工资的含义

男人最爱对老婆撒的谎：我没喝那么多酒；我这里没信号；马上就到；堵车呢；你瘦了。

——英国一项调查的结果

你在填任何调查问卷时，都可以把收入与头衔往小了写，但为了让孩子在幼儿园不至受到冷遇，在幼儿园的那份上得朝大了写。

——专栏作家薛莉在FT中文网的专栏中写道，现在连报名幼儿园都需要家长详细填写任职机构、头衔甚至近亲的社会关系

事实上，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往往都是女性。

——一项实验显示美女求职者的简历被歧视对待，《经济学人》文章称，其原因并非简单的“美女无脑论”作怪

日本人从小看《圣斗士星矢》，学会了责任和坚韧；美国人从小看《变形金刚》，学会了思考和自由；咱小时候看《喜羊羊和灰太狼》，生活美好，狼不吃羊，乖乖去做小绵羊。

——不要让中国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据说，在老公遇到困难的时候，欧美女人会说：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日本女人会说：君，请努力。而中国女人会



说：你看人家谁谁，你怎么这么笨！

——一家婚恋网站认为中国的男女都应该学会多一点赞美、多一点包容、多一点鼓励，方能造就幸福和谐长久的婚姻

1.无条件喜欢与对方在一起；2.彼此容易沟通；3.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4.都愿意为彼此而长期委身在婚姻中；5.冲突或争执时愿意共同面对并解决；6.彼此逗趣，常有欢笑；7.了解彼此，并接纳对方的缺点；8.可从对方那里得到信任、支持和肯定；9.两个人的相处非常自在。

——男女相配9大关键条件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三毛

坏消息综合征。症状：在各种消息中乐于相信、传播、分享“坏消息”；在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中，倾向于相信最坏的那一种。

——美国调查机构称中国网民患有“坏消息综合征”的比例为62%，与世界平均值41%相比高出21%。这一症状的背后，隐藏着互信缺失、生活无望和内心焦虑

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

——美国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

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我所暴露给世人的只是修剪过的、洒过香水的、精心美容过的公开的意见，而把我私底下的意见谨慎小心地、聪明地遮盖了起来。

——马克·吐温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

——梁晓声《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做得了数据、看得了星座、算得了命盘、测得了人格、当得了侦查……27项评分标准！丈母娘累啊！

——网友评价“最牛丈母娘”列27项评分标准甄选女婿

据说新不孝有三：学文、考研、没对象。

——微博语录

1.没有实力，愤怒就毫无意义；2.真正的男人要不断想办法，而真正的女人要不断挣扎；3.我偶尔也颓废，但从不装样子；4.领土问题没有谈判，只有战争；5.俄罗斯的疆土确实很大，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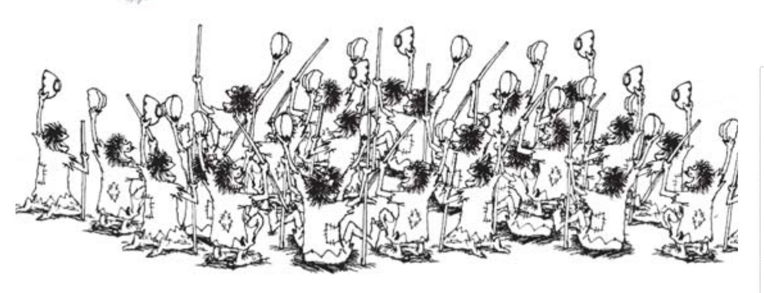
——普京的那些狠话

（摇曳生香、邓卉卉、崔海元、史志鹏、余长生等摘）



媒体所制造的22个新世界

◉文尔达　常　远



我们早就知道，在微博上看到的世界和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媒体都是一个制造价值观的工厂，选择一种媒体就是选择一种世界观。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世界观太多了。对五阴炽盛、信念坍塌、既找不到存在感也找不到安全感，在残酷现实中痛并快乐着的人而言，无论穿越到哪一个媒体的世界，其实都是逃无可逃的。

1. 名人传记的世界：即使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从名人身上领悟过成功学，但大部分的人依然沦为失败者或屌丝。成功有多种方法，但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2. 广告的世界：你误以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实只是改变了一些生活中并不重要的品牌。它经常与社会新闻版的世界发生冲突，正如刚看到牛奶致癌的糟糕新闻，转个台就看到“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的广告。

3. 魔兽的世界：网络游戏本来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可以逃离的世界，但自从有人发明“人民币玩家”之后，这个世界就将人拉回了现实世界。

4. QQ的世界：在中国，微笑不是陌生人社会的通行证，QQ才是。

5. 奢侈品世界：奢侈品是一种语言，$、￡、￥是这种语言的字母。奢侈品也是一种标签，这种标签通过贴在奢侈品身上，从而贴在了你我身上。这是一个明明用钱在交流却不准明说的世界。

6. 青春文学的世界：中国青春文学唯一的成功之处，就是塑造了一个成人不准进入的青春世界。不客气地说一句，一旦长大成正常人，你就不想再进入这个世界了。

7. 地图的世界：手机让我们成为地图上的一个点，通过这个点随时可以和身边的陌生人交朋友——但问题是依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陌生人不能成为自己真实的朋友。在LBS的世界，缘分粗制滥造，又那么重要。

8. 时尚杂志的世界：看时尚杂志的人大部分是不懂时尚的人。时尚杂志里有一个中学生梦想的世界，他们认为通过拥有一本时尚杂志，就已经进入时尚圈——这才是时尚杂志想要的。

9. 情感问答专栏的世界：它的世界观是败者为师。感情失败的情感导师让别人的感情同样变得失败，然后屁颠屁颠来求助于他们——感情失败的人才是他们的客户，他们的市场开拓永无休止。这就是情感问答专栏的真相。

10. 淘宝的世界：有一种精神叫做“淘宝精神”，就是为了省钱而花光身上所有钱的精神。

11. 新闻的世界：真相只有一个，但你永远不能知道它的全部是什么——这就是新闻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12. 综艺节目的世界：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理想，即一个除了开心之外什么都不管，当然除了开心之外什么也没有的世界。

13. 求职节目的世界：找工作的人其实不是来找工作的，招聘的人其实不是来招聘的。这是关于职场的一个个独幕剧，导演早就安排好高潮，好让你随意批评，从而忽略在现实世界中，你也只是职业舞台上一个跑龙套的这一事实。

14. 婚恋节目的世界：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表演爱情。他们又和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爱演。

15. 广播的世界：人们以为新媒体会打败广播，但城市道路的规划拯救了这个世界——广播的世界，也是堵车时唯一可以逃向的世界。

16. 微博的世界：这是一个最不理想的世界，但也是一个被我们认为最接近现实的世界。

17. BBS的世界：内地有天涯和猫扑，香港有高登论坛。在BBS的世界里，文科男负责保卫人性，理科男负责保卫理性。偶尔大家还有一个共识：BBS的自由在于，在讲道理的地方原来可

对 比

◉〔俄罗斯〕阿纳托利·特鲁什金
◎李冬梅 编译

有一个国际调查机构搞了一个世界各国生活水平排行榜，居然把我们国家排到了第五十八位，而更让人气愤的是，排在我们前面、第五十七位的竟然是一个非洲游牧部落！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个非洲游牧部落能跟我们相提并论吗？先说住吧，他们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而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且市内高楼大厦林立，虽然房价高得离谱，但房子有啊！

再说吃。他们吃的那都是什么啊？生肉、昆虫，有什么吃什么。你看我们吃的，转基因食品、代可可脂巧克力、人造黄油、速生鸡、激素猪，这些他们都听说过吗？

那个游牧部落在四十度的高温下，穿得很少，那是应该的。可我们也没落在他们后面啊，我们这儿的气温没有他们那儿高，但夏天姑娘们穿得比他们还少、还性感呢。而且，我们穿衣最讲究品牌，什么古奇、阿玛尼、夏奈尔、迪奥，虽然那都是排在更前面的那些国家生产的。

还有，那个游牧部落在荒漠上游荡时，不是靠脚走，就是骑骆驼。可我们出行时，有飞机，有轮船，有火车，还有汽车。虽然火车票是否能买到，汽车是否安全，全靠运气，但毕竟这些交通工具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医疗卫生方面，他们更没法跟我们比。他们连药都没有，一旦受伤生病，弄点草药吃吃涂涂就完了。而我们呢？有医生有医院，还有各种各样的药品，虽然那些药不一定能治病，治病的你也不一定买得起，但那也是有啊。医生和医院呢，未必治好你，但只要你肯花大钱，他们有时还是能确诊你得了什么病的。



那个游牧部落的管理也太落后了，就由一个老酋长领导，大事小事都听他一个人发号施令。而我们国家有庞大的政府机构，根据职能，这些机构还划分了好多个部门。出事的时候，你未必能发现他们的存在；但办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政府部门的分工是多么详细了。

文化的发展也同样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那个游牧部落闲着没事时，也就是围着篝火在露天地里唱唱歌、跳跳舞而已。再看我们，想唱歌有歌厅，还有人陪唱；想跳舞有舞厅，还有人提供摇头丸助兴；另外还有夜总会、剧院、电影院等等，一句话，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提供的服务更是五花八门！

对了，我们还有电视、电脑和网吧，我儿子现在学不上了，家也不回了，每天就待在网吧里，我都快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可那个游牧部落呢，到现在连电都没有呢。那他们到底凭什么排第五十七呢？是那个调查机构弄错了，还是那个游牧部落行贿了？总之，这份调查报告的结果着实令人难以信服！

（娇 子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3月16日，王 原图）

以不讲道理。

18. 视频网站的世界：优酷、土豆是宅男腐女世界的必需品。有了这个必需品，他们甚至不太需要外面的这个世界了。

19. 苹果的世界：iPhone4在中国是社交媒体——这不是说在里面装人人网或者新浪微博客户端，而是餐桌上人人拿出iPhone4的时候，那个不好意思将手机拿出来的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0. 电视剧的世界：剧二代让电视剧变成了纯粹的现实与极端的幻想——两者都可以让你对现实吐槽并顺便减压：要么有人比我更惨，要么我只好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21. 穿越的世界：穿越小说的作者越来越懒，原来穿越都要被雷劈一下，现在一句“我穿越了”就交代完毕。这也可见大家都知道穿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电视剧里看穿越，专家担心我们遗忘了历史。其实我们不是想遗忘历史，只是想遗忘现实。

22. 所有媒体的世界：媒体的各个小世界是世界的倒影。如果你能证明媒体上的世界并不存在，那就说明是媒体让你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眉 眉摘自《新周刊》2012年总第368期，邝 飚图）


作者和母亲

丁香花开的时候

◉刘少华

今春沙尘暴刮得猛，可宿舍楼前的一株丁香树还是如期开花了。那簇簇馥郁芳香的紫丁香花，再次将我的思绪牵到久远的过去，让我想起了妈妈年轻时如花的笑脸，想起了当年妈妈和我们共同度过的欢乐日子。岁月无痕，母子有情。现在，让我用心来写这篇迟到的丁香花的思念吧！

我的妈妈叫周桂兰，内蒙古乌兰浩特人，属猪，她走时年仅46岁，是我从不敢轻易回忆的年龄。人们都说，孩子眼里的妈妈是美丽的。这其间有血缘关系和情感因素。但我要说，我的妈妈是真美丽、真漂亮。她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微黄的秀发，总有几许"洋洋"的韵味。她养育我们6个儿女，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可身材苗条不改，容颜白里透红。听她爽朗的笑声和甜甜的歌唱，我们真为有个"漂亮妈妈"而自豪！

妈妈小学文化，没有正式工作，在街道居委会当主任。她平凡却不失高雅，爱心悠悠，温情脉脉。有一年，爸爸出车拿回两株花树苗，一株是榆叶梅，一株是丁香。妈妈领我们几个孩子在平房前挥锹栽种，很快两株树发芽开花、缤纷烂漫起来了。妈妈捋着头发动情地说："咱家种树开花好兆头，我和你爸盼着你们几个孩子如花似树、前程似锦啊！"

美丽的妈妈给我们吉祥的祝福，给我们一则丁香花般的童话，她成了我们一生挥之不去的丁香情结。至今，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妈妈骑车是从前梁上偏腿上的，她最好的一件衣服是毛蓝色的涤卡上衣，她爱唱一首歌《杭州的姑娘辫子长》。她每月的居委会主任津贴是6元钱，一到发薪之日，她总要用手帕包回黄杏或枣糕，看着我们吃，自己却舍不得动一口。冬天，她怕煤烟熏着我们，晚间从来不压火。早上6点起来生火，炉下烤土豆，炉上用玉米油煎一锅土豆片。我们上学的路上，是用手捧着吃这简单而火烫的早餐的。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生活中最难为情的经历是去邻居家借10元钱，最开心的事情是在呼和浩特关帝庙小学看我和妹妹在主席台上同受表彰。

清贫中的妈妈是艰难的，也是乐观的，她是精神的富有者。她一辈子没有存过钱，想回一次乌兰浩特老家都未能成行。但在我结婚时，她硬是借钱给我买了一块法国产的"野马"牌手表，并在结婚当天，把保存了26年的我的出生证和一张纸页发黄的日历牌交给了我。妈妈情怀温暖，心细如丝。面对这一份"厚礼"，我惊讶而激动。然而，妈妈确确实实很穷，连一件值钱的物品都没有。她唯一的宝贝就是后窗台上的记事本——那是我给她的一个橘红色塑料皮采访本，里面记着借款的账目，记着每月柴米油盐的支出，记着孩子过生日煮鸡蛋的事。在这方小本里，还有妈妈工工整整抄写的《绣金匾》的歌词。在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办事处怀念周总理的演唱会上，妈妈一改羞涩的性情，登台高唱此歌。她音色质朴、情真意切，歌声、泪水交融，拨动了台下一根根心弦。顿时，我觉得妈妈那么清秀，那么真诚，那么善良，又那么伟大！

妈妈热情、贤惠、坚强，更有人格魅力。她有胃溃疡，痔疮还很严重，可她从不随意休息片刻。她的身影总是忙碌的，她的脚步总是轻快的。怎能忘，她每天准点为我们做好饭，又走街串院检查卫生，走家串户抓计划生育。晚上，她坐在炕头不是纳鞋底，就是做棉衣。她真忙，又真高兴。她属于我们，属于社会，也属于大家。然而，劳累和操持最终让她病倒了。那是1981年4月底，我陪她去内蒙古中蒙医院检查。大夫说，需做胃肠造影。熟识我的挂号员顺手用我的医疗证给她办了检查手续。谁料，她持单入室检查时，发现是用我的公费医疗手续，马上回身对我说："儿子，妈是家庭妇女，不是国家干部，这便宜咱不能占。你若没这5元钱，妈就不查这病了！"妈妈轻声说着，眼里却闪出严肃的神情。我愧疚，满脸通红，又跑去重办自费手续。发生在医院走廊里的这段"插曲"，竟成了教育我几十年的人生一课！

妈妈病了，一病不起。她连连呕吐，口苦得就想吃樱桃，可当时根本就没有樱桃上市，急得我落了泪。在焦急和呼唤声中，妈妈还是在1981年6月1日凌晨去世了。她在生命弥留之际，喃喃地留下两句话。一句是："我的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做个正直的有出息的人。"再一句是："端午节快到了，妈不在，叫邻居刘大娘替妈给你们包粽

子，咱家木桶小绿袋里装的是江米。”她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留给我们的是嘱托、眷恋、慈爱。我和弟弟妹妹为她换衣服，只见她一条秋裤补了5块补丁。这5块补丁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牢牢补在我的心头，让我永远心痛，永远也补偿未及啊！

日月轮回，往事如烟，唯有妈妈是我心中一道不落的彩虹。屈指数来，妈妈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20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在我的生活中是漫长的，因为我是在期待和顾盼中度过的。20年来，我一天都没有忘记妈妈，经常在梦乡里与她相逢，经常在春风里与她对话。妈妈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妈妈是我们心中的一盏灯。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学业。她付出了那么多爱心，可一天福也没有享过，一次让我们表示孝心的机会都没有给。她劳碌一生，奉献一生，竟连有暖气的楼房都没有住过，没看过彩电，没用过煤气和洗衣机，临走时想吃一颗樱桃都未能如愿。妈妈可知道，风雨20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现代物质文明早已走进了百姓生活。她割舍不下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分别当了高级记者、厅级领导、院校教授、药剂师、外交官、武警中校，连她唯一见到的长孙也在北京上了大学。然而，在举家团圆的日子，我们总在为失去她这位家庭的“顶梁柱”扼腕叹息。如果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那么遗憾却是心中的痛、无言的苦，让人长歌当哭，一生不宁！

妈妈一定知道，眼下我的年龄都比她走时大了一岁，可我永远是她的儿子。每逢大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刻，我就禁不住望着窗外飘飞的雪花纵情遐想。多盼她蓦然翩翩而归，穿的还是那件毛蓝色的涤卡衣服，披一条紫红色的毛围巾，坐在我们中间，叫着我们久违的乳名，尽享天伦之乐。届时，我要告诉妈妈，1998年夏我去莫力达瓦采访，在尼尔基镇恰遇樱桃上市。那一篮篮、一盆盆的樱桃，晶莹鲜亮，红似玛瑙。我从达斡尔族老大妈的柳筐里买了10斤红樱桃，又径直来到嫩江渡口，虔诚地把樱桃撒入江中。我知道，妈妈从不讲迷信。但，我是在还愿，在还她临走前没吃上樱桃这个愿！

而今，历史已经翻开了新春的扉页。看，妈妈从乌兰浩特的洮儿河边走来，又向大草原深处走去。她的身影多么熟悉，多么亲切。我们看见了，她在遥远地凝视。她的目光是那么温热、那么慈祥。我要说，草原的路有多长，妈妈对儿女的牵挂和祝福就有多长。无论妈妈走到什么地方，其实，永远没有走出留给儿女的母爱的毡房……

又是丁香花开时，花香袭人，花色迷人。此间，妈妈是一首甜婉的歌。听，“生活中正因为有了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这不是诗人浪漫的格言，这是儿女心底的回声。伴着儿女轻声的呢喃，亲爱的妈妈早已回来了。瞧，她不正微笑在紫丁香的花丛之中吗？

（**青山绿水**摘自《内蒙古日报·北方新报新周末》2012年4月22日）

爸爸妈妈

◉嘉 明



1. 妈妈说：“想你的时候，就去逛街，想象那些漂亮衣服穿在我女儿身上是什么样子，就开心了。”

2. 每次一回家，就像分配任务似的，提前告诉老爸老妈要做这个要吃那个。这次照例，短信热情奔放地写了一堆：红烧带鱼、青菜沙拉、豌豆牛肉、老醋蜇头……

没一会儿就收到回复，打开一看，老爸回复了五个字：吃你娘的腿！

我在办公室放声大笑，跟同事说，同事都笑岔气，说你老爸好可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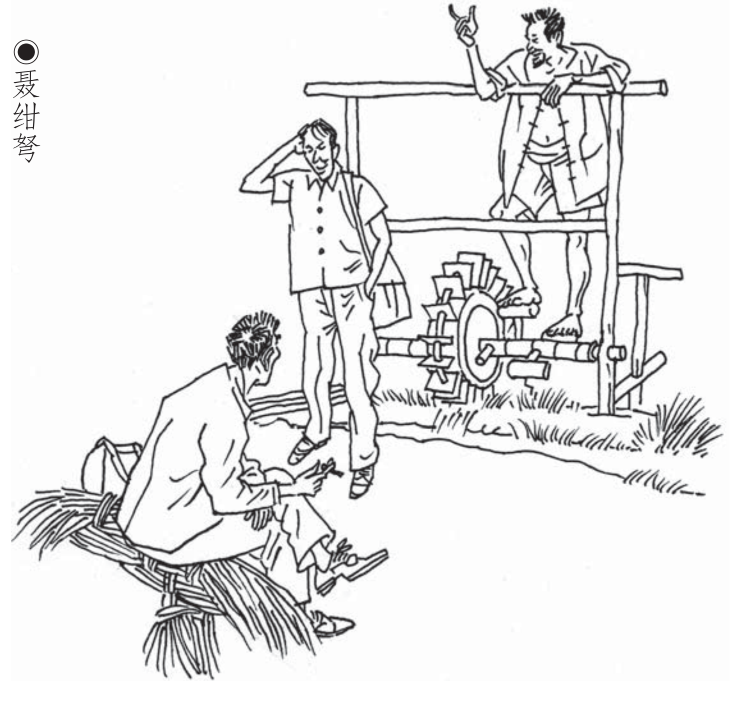
晚上回家一推门，发现点的菜一样不少地摆在桌上，老爸老妈还在厨房里忙碌着……

3. 大年三十晚上，在外地加班不能回家过年，但爸爸还是一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到人烟稀少的车站一直等，一直等……妈妈叫他回来，可爸爸却说：“万一她骗我们呢？万一她晚上就回来了呢？”妈妈跟我说起这件事时，我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4. “回家吃饭！”这是妈妈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我总觉得无所谓，回她说：“今天有事，不回家了。”或者是“你们吃吧，不用等我了”。现在这句话却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因为妈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

（**刘 磊**摘自《文苑》2012年5月上，**刘占远**图）

◉聂绀弩



乡下人的风趣

抗战前一年，我同一个朋友到S省的某处去，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乡下人，谈过一些非常奇怪的话。要不是亲耳听见，我们是决不会相信有那样的人，谈那样的话的。我们是在离大路不远的一个池塘边碰见他的，他正在一个人车水。起初，我们是向他问路，看见他谈话的样子有趣，就爽兴在那儿歇脚，和他攀谈起来。他起初也不大讲话，后来看见我们不想走，或者也觉得很有趣，也就随便谈起来了。

“客人，”他问，“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

“南京。”我答。

“从南京？”他发出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声音，“你们从南京来？你们是官呗？”

“不是！”我看他似乎不喜欢官，连忙补充，“我们是做小生意的。”

我们本不是官，但也不是做生意的，怕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写文章，只好撒一个并无恶意的谎。

“怎么？南京也有做小生意的？人家讲那里尽是官啊？”

我们给他解释，说南京有做生意的、做手艺的、赶零工的……但他似乎不大理睬。

“你们看见过官？”

“当然看见过。”

“很大很大的官都看见过？”他用两手向两边张开，像围一棵合抱不交的大树似的比拟，仿佛说：这么大！这么大！“那一定是很好看的呗。听说官都胖得很，重得很，越大的就越胖，胖得走都走不动，要人抬，顶大的官要上百的人抬！怎会不胖呢？他们吃得好啊！听说王爷侯爷们的金銮宝殿上，左边是炸油条的，右边是炕烧饼的。他们一下子到这边吃根油条，一下子又到那边吃个烧饼，滚烫的，一个铜子也用不着花！”

“哈哈！”我和朋友都不等他说完，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想不到的趣话呀！但我不知道他是真那样相信呢，还是故意装疯卖傻，逗我们好玩？乡下人也有乡下人的风趣，逗起城里人来，也不逊于城里人之逗乡下人的。

“他们天天杀人呗？”他看见他的话引得我们乐了，分外得意，自己也傻笑着另外起头说。

“不！”朋友说，“杀人是有季候的，总是在秋天。”朋友大概也要逗他了，故意把过去的“秋后处决”的话拿出来说。这句话却引起了他的更离奇的趣话：“他们讨小也要等到秋天？”

“杀人跟讨小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懂，朋友也不懂。

“噫！”他诧异，“住在南京还不晓得？不是把人杀了，把人的老婆娶过去做小吗？咱们就为这，死也不敢到那里去！”

“完全是谣言！”我说。朋友也附和。

“谣言？咱们问你，他们是不是都有小？”

“也有没有的。”

“有的有多少呢？”

“一个两个，还能有多少呢？”

“别哄咱们，咱们什么都知道，几百上千的都有，如果不是杀人，占人家的老婆，那么多的小从哪里来呢？”

“不对！”我说，“杀人是杀人，讨小是讨小。讨小是用合法的手续从别处娶来的，并非占有被杀掉了的犯人的老婆。”

“谁会相信呢？天生一个男的，就配上一个女的。要不杀掉一些男的，怎有恁多女的不肯嫁给人家做老婆，倒肯嫁给人家做三大小、四大小、百大小、千大小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怪话，几乎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破了。

无论怎样给他解说，他都一点也不相信。后来把他的话重复给别人听，别人也不相信这回事是真的，除了以为他是开玩笑。但在当时，虽然有时也笑笑，他的样子确是一本正经的，莫非我们真的倒被他骗过了？他的样子

唐太宗的生死测试

◉张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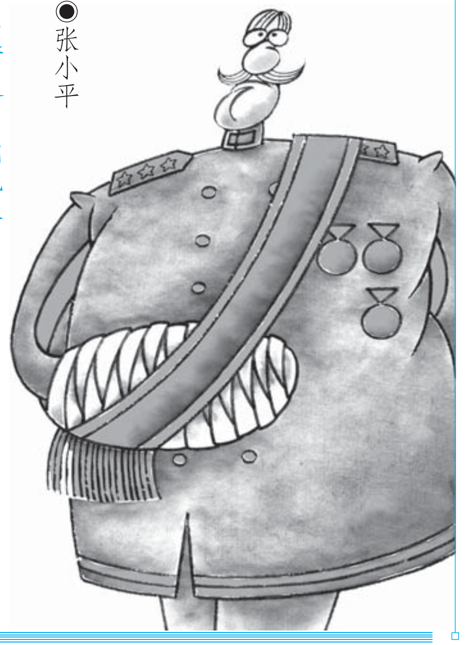
贞观二十三年，已经病入膏肓的唐太宗突然下了一道诏令：贬英国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原名徐世勣，因立下赫赫战功而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为单名勣。李勣平生为人谨慎，善于审时度势，深得朝廷上下赏识，这样的人竟然无缘无故被贬去穷山恶水的甘肃叠州任职，实在令人费解。

太子李治也为李勣意外遭贬感到不公，赶忙跑去向父皇求情。唐太宗望着羽翼未丰的儿子，嘱咐说："李勣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可惜你平日里对他没有什么恩德，我担心我死后你无法驾驭他呀！如今我有意贬他，他若口无怨言，遵旨照办，那么待你登基之后即可重用，把他召回长安任宰相，他定会对你死心塌地；他若牢骚满腹，推三阻四，就是怀有异心，必须早除后患。"

李治大吃一惊，这才明白父皇所下的诏令看似昏庸，实则是对李勣的生死考验——人世间最重的打击，是在风头正劲时挨一闷棍，如果李勣甘愿承受，证明他对朝廷忠心不二；人世间最大的奖赏，是在落难遭殃时遇一高梯，如果李勣有幸挨到李治登基，再被李治召回，必将对李治忠心耿耿。

幸好李勣熟读经史，信奉"月满则亏"的处世哲学，把得失看得很淡。他接到被贬的诏令后，连家都没回，便只身一人骑马赶赴叠州就职。没过多久，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继位，李勣最终得以重返长安并被提拔为宰相。

（**世　锋**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10期，**夏大川**图）



"过年过得好?"

◉张恨水

北京话受听，但是废话也透着多，你在北平闲逛，可能遇到两个旗婆子见面叙家常。她们见面，三丈路外，请着双脚安，开始问好。由老爷子老太太好问起，一直问到丫头老妈子为止。甲问来，乙答应好几遍了，又回转问去，甲也照样答应好。这都罢了，高兴时还添个不见面的第三者，她这样说："大奶奶，我跨院里三婶儿，给你捎个好儿来了。""谢谢，她好哇?""好。""她三爷好?""好!""她孩子们好哇?""都好!"你瞧，这岂不是废话，她们为了一个不曾当面的第三者，苦苦周旋一番，但是，旗婆子绝不以为这是废话。习惯成自然，不这样，她们以为是不懂礼节。

过年，北平人见面，常有这样一句话："过年过得好?"被问者，尽管三十晚上躲了一宿的债，没吃一个过年饺子，依然回答是好。自然，说这个"好"字时，心里十分难过。我曾这样想，明知有那一答，何必多此一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在会场上得着答复：这是礼节，这是仪式，也是公式。中国人的时间向来不算钱，问句好，所耗时间几何？独不见滚滚不尽之开会乎?"过年过得好?""好!"完了，一切作如是观。

（**杨鸿光**摘自华文出版社《上下古今谈》一书）

有五十来岁，总不会傻到说那样的孩子话吧？

无论他是真那样相信，还是故意那么说，无论他说的话隔事实有多么远，后来我想，他对于官的看法，倒是非常本质的。对于官，比起一个乡下人来，我们实在看得太多，知道得太多，大概就因为太多吧，反而被一些现象迷惑住了。如果仔细想想，不但只像他说的那样，即使有人更夸张，说官（大官）是以人血为酒，人肉为肴，靠吃人过日子的，我也愿意替他作证：他的话没有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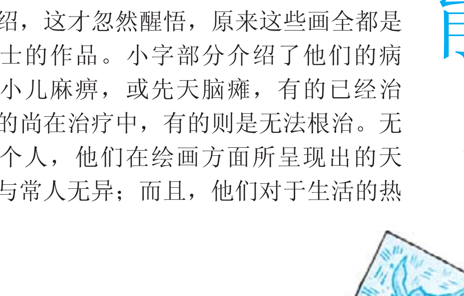
（**采桑子**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聂绀弩杂文集》一书，**姜吉维**图）

医院的另一种功能

◉肖复兴

那天黄昏，我去普林斯顿大学的附属医院，它在普林斯顿老镇的西头，很新的一幢大楼。门口的一条防腐木长椅上，坐着一个戴黑礼帽的老太太，旁边放着一个轮椅。一个身穿白衣、脖子上吊着听诊器的男医生，正躬身向老太太说着什么。起初以为是真人，走近一看，原来是雕塑，心想医院门前有这样别致的雕塑，真不多见。

走进医院，走廊蜿蜒，通向各个诊室和病房。让我叹为观止的是，墙壁上竟然挂满了一个个画框，镜框里面装裱着琳琅满目的绘画作品，而且全部是真品。在有些医院里，倒是常见一些印刷品的宣传画，也有挂几幅美术作品的，甚至是凡·高的名画《向日葵》，但都是复制品，纯粹作为装饰点缀用的，而这里却像是一个美术展览的画廊。也许是少见多怪，我还真没有见过一家医院的走廊里，满满当当地陈列着如此丰富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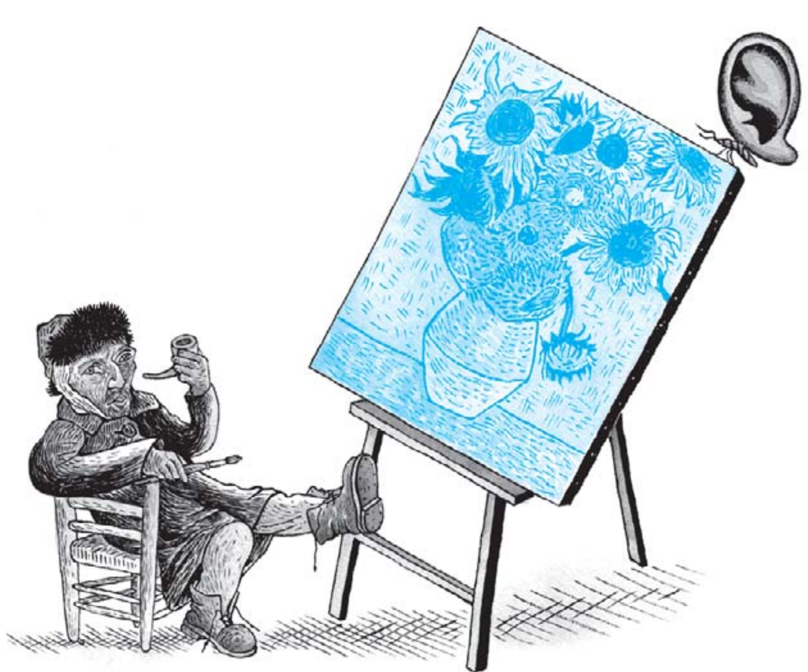


我凑近观看，每幅画作下面或旁边，都有一方小卡片，写着作者的名字，都是一些陌生的名字。这些画作和那些美术馆里见到的名画相比，显得稚嫩，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再仔细看，卡片上还有一行小字，是对作者简单的介绍，这才忽然醒悟，原来这些画全都是残障人士的作品。小字部分介绍了他们的病情，或小儿麻痹，或先天脑瘫，有的已经治愈，有的尚在治疗中，有的则是无法根治。无论哪一个人，他们在绘画方面所呈现出的天赋，都与常人无异；而且，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的关注，对于未来的向往，更是和我们常人一样。所有的感情，或细腻，或奔放，或抽象，或形象，墨渍水晕，色彩淋漓，渲染在我的面前，使我仿佛能够触摸到他们怦怦跳动的心。

我不由得一阵愧疚，为刚才以为这些作品和那些名画有天壤之别的感觉。眼前的这些画作所表现的心情与情感，岂是那些名画所能比的？它们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别具特色，并不因为作者残障而逊色，相反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那些色彩、线条、画面和意境，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和震撼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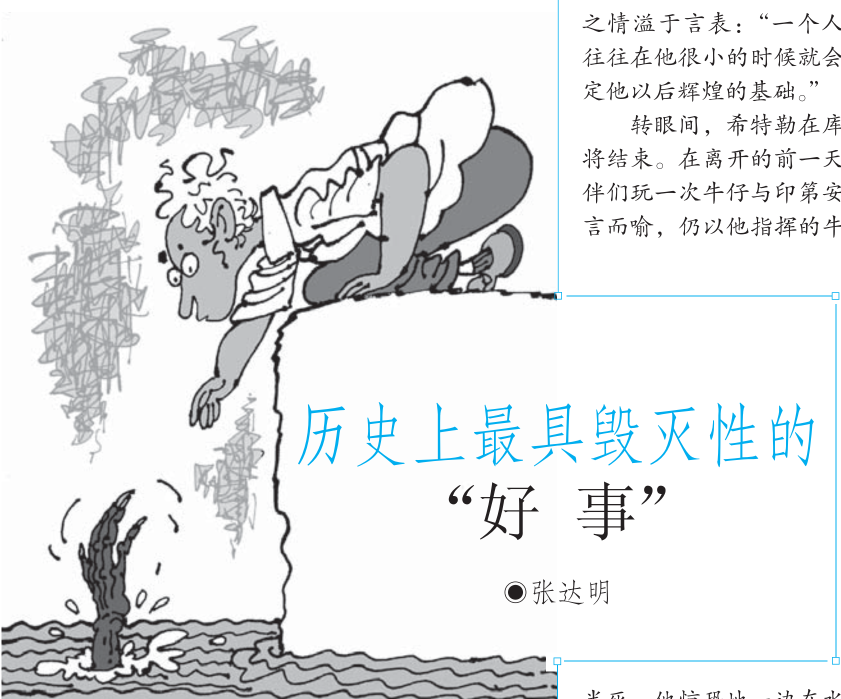
普林斯顿大学附属医院为这些残障者的画作专门提供展览之地。如果说那些画作体现的是作者自身的意志和才华，那么，医院体现的则是爱心和责任。于医院而言，这一点对残障者，是和对患者救死扶伤同等重要的承担和意义。特别是我知道这里陈列的所有画作，一部分是作者的捐赠，其余的都是医院出资购买的，实在没有想到医院居然还有这样的功能。对于医院这样富有艺术眼光和气质的善举，我心里充满敬意，联想到门外的那别出心裁的雕塑，便觉得一点儿也不意外了。

于是，我更加仔细地观看起每一幅画作：油画、水彩、水粉、剪贴、雕塑，特别是一幅大提琴手和海上风景的水彩画，还有用各种材料组装起的一只如我们的凤凰一样的神鸟浮雕，一幅用各种树叶拼贴成一个可爱小姑娘的艳丽拼贴画，这些作品实在比我们常人的还要精巧、有想象力。真的，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到哪儿去，甚至不如他们。



走出医院，满天繁星镶嵌在头顶深蓝的天空。初秋的普林斯顿，因有这样的医院，有这样的画作，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并不是每个夜晚的天空都会出现星星，这样不期而遇的情景，是我的缘分，也是我的福分。

（**极品咖啡**摘自《风流一代》2012年第4期，〔巴西〕**西曼卡**图，**夏大川**供图）



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好 事”

◉张达明

约翰·库赫博格生前是德国柏林大教堂的一名神父。在众人眼里，他是仁慈善良的化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终生都在为自己儿时做过的一件“好事”而忏悔。

小时候，库赫博格随父母住在帕绍市。那里有一条无名的小河，在水性非常好的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很小就学会了游泳。1894年1月的一天，库赫博格的家里来了一个4岁的小男孩，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他以老练的口气对他们说：“幼儿园临时放假，我想在你们家租住半个月，希望你们能够答应。”见这个小男孩和自己年龄相仿，库赫博格不等父母答应，就高兴地说：“好极了，这下我有玩伴了。”不由分说就拉着那个叫希特勒的小男孩玩耍去了。

很快，希特勒就和附近的同龄孩子混得烂熟。他喜欢对小伙伴们发号施令，显示出超强的组织和领导力，并经常将大家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扮成牛仔，另一个阵营扮成印第安人，而希特勒则为牛仔阵营的指挥者。每当双方进行“战争”时，最后的胜利者往往属于希特勒领导的牛仔阵营。

那是希特勒儿时最开心的一段经历，当他后来成为德国纳粹头子后，还经常向下属提及小时候在那条河边扮演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故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一个人如果具备了指挥天才，往往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并会由此奠定他以后辉煌的基础。”

转眼间，希特勒在库赫博格家租住的日子即将结束。在离开的前一天，希特勒决定再和小伙伴们玩一次牛仔与印第安人打仗的游戏，结果不言而喻，仍以他指挥的牛仔阵营取胜而告终。兴奋的希特勒一边呼喊着“我又赢了”，一边忘情地在河边狂奔，却完全未料到危险已步步逼来。正当他一路狂奔时，竟未发现前面有一块大石头，一下将他绊倒在地，在接连翻了几个跟头后，他猛然落入了那条冰冷的河里。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不会游泳的希特勒吓得半死，他惊恐地一边在水里扑腾，一边连连狂喊“救命”。玩游戏的孩子们都被吓坏了，眼看着他在水中拼命挣扎而不知所措。这时，却见库赫博格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不顾一切地跳进刺骨的河水中，奋力救起即将被淹死的希特勒。

希特勒临行前对库赫博格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以后能出人头地，一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然而，当希特勒成为纳粹头子后，却对库赫博格所在的柏林大教堂肆意进行破坏。库赫博格只能在深夜对天长叹：“这就是他对我的报答。如果当时能料到这个恶魔竟会如此丧失人性，我是绝不会救他的。”

希特勒一生从未提及库赫博格曾经救过他的事。在德国档案馆，保留着一份《多瑙河报》，上面有希特勒于1894年溺水险被淹死的报道。德国作家安娜·伊丽莎白·罗斯姆斯也在《离开帕绍：离开希特勒称之为家的城市》一书中，记载了希特勒几乎被溺死而被救的情节：“河流两岸有着田园般的美景，那里是孩子们最爱玩耍的地方。1894年，当阿道夫·希特勒与其他孩子玩耍时，不慎掉进了河里。水流很急，河水冰冷。幸运的是，希特勒所租住房子的房主的儿子约翰·库赫博格及时将他拉上来，救了他一命……库赫博格的见义勇为，可能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仁慈之举，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

（**王逸辰**摘自《杂文月刊》2012年4月上，**康永君**图）

很安全

由于家里的脏乱差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老婆从来不敢叫朋友来家里玩儿，可丈夫却热情地请他的朋友来。老婆嫌丢脸就躲出去了，回来问他："怎样，你朋友有没有被吓到？"丈夫不以为然地说："没有啊，他还夸咱家很安全。""安全？""对呀，他说万一在咱家跌倒了，一定不会摔伤，因为只会倒在衣服和废纸上。"

各有各说

抽烟抽了大半辈子的奶奶说："孙女啊，以后嫁人千万别嫁戒过烟的啊。"我很纳闷，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戒过烟的男人心狠啊！你想想，烟都能戒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爷爷听了对孙子说："找对象千万不能找减肥成功的女人！一个女人连她的嘴都能控制住，还有什么狠不下心来！"

邂　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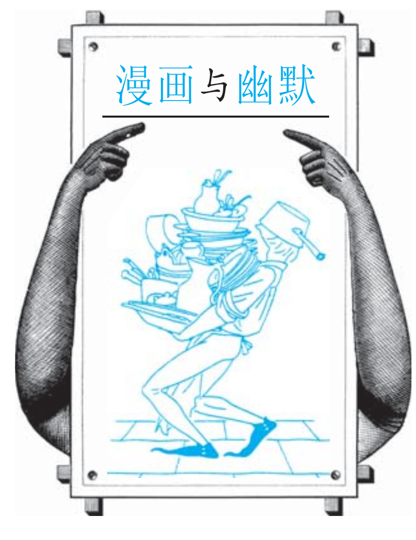
新学期化学课换了个老师，上课十多分钟了，老师还没到，于是哥几个决定翘课上网吧打游戏。来到网吧，里面只有一个人，于是我们搭讪道："哥们儿，也出来玩啊。"那人："是啊，讨厌化学！"同学："你也讨厌化学啊？"他答："嗯，工资太少，不想教了。"

加　班

国内某公司招了一个日本人当运营总监，上班第一天，日本人就对下属说："我是个加班狂，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个月之后，他回日本了，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这样加班是不人道的。"

清理病毒

一直在外面忙，老婆打电话告诉我："亲爱的，你的QQ有病毒，我帮你清理了。"我问："病毒啊，怎么清理的？"老婆回答说："嘿嘿，我手动清理的。"今天我一登录，发现少了三十多个QQ好友，都是女的。



固定工作

六岁的小芳很可爱，常常有班上的男生向她求婚。有一天，小芳回家后跟妈妈说："妈妈，今天小强向我求婚，要我嫁给他……"妈妈漫不经心地说："他有固定的工作吗？"小芳想了想说："他是我们班上负责擦黑板的。"

父母的心愿

父母一直想住一套大房子。为满足父母的心愿，我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告诉他们是自己买的，然后接父母来住。后来公司要我到外地出差3个月，快到期时，父母来了个电话，说回家给我一个惊喜。我回家一推开门，呆了：房子被精装修了。

婚　礼

今天我告诉老爸我要去参加婚礼，真巧，老爸也要去参加婚礼。出于好奇，我就多嘴问他去哪儿，老爸遂告诉我地址。他居然和我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我俩拿出喜帖打开来一看：新郎是老爸同学，新娘是我同学。

打卡机

某男被家长命令去和一女子相亲。之后，此女的手机每天早上都会收到短信："我上班了。"傍晚又会收到短信："我下班了。"

一天，此女愤怒地回短信说："当我是打卡机啊！"

报　答

一对年轻夫妻，老公说："亲爱的，以后我出门上班，你要说'恭送老公'，下班回家你要说'臣妾叩见老公，祝老公万福金安！'"老婆不屑，说："你想得美，天天让我给你请安，那你准备怎么报答我？"老公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然后一本正经地说："我保证今后只翻你一个人的牌子。"

朋　友

一朋友大连人，平时管"热"读"ye"，读四声。一天在饭店吃饭，有一个菜有点凉了，他喊服务员说："把这个给我ye一下。"

服务员没有反应，朋友提高了声音说："给这个ye一下！"

服务员还是没动弹，哥们儿火了，喊道："我让你ye一下不好使啊？"这时服务员气呼呼地冲着我朋友伸出了V字形手势，喊了声"耶！"

我先来

学校里排队打开水，轮到一个漂亮女生，保温杯盖拧了半天拧不开，于是转身对后面一个男生说："同学，我杯盖拧不开了……"结果，那男生淡淡地说："那你慢慢拧，我先打水了……"

（何增辉、智慧、潘光贤、飞扬等摘）

多变房车

〔美〕保罗·科克尔



阿拉斯加

希　腊

佐治亚州

内华达州

（赵悦儿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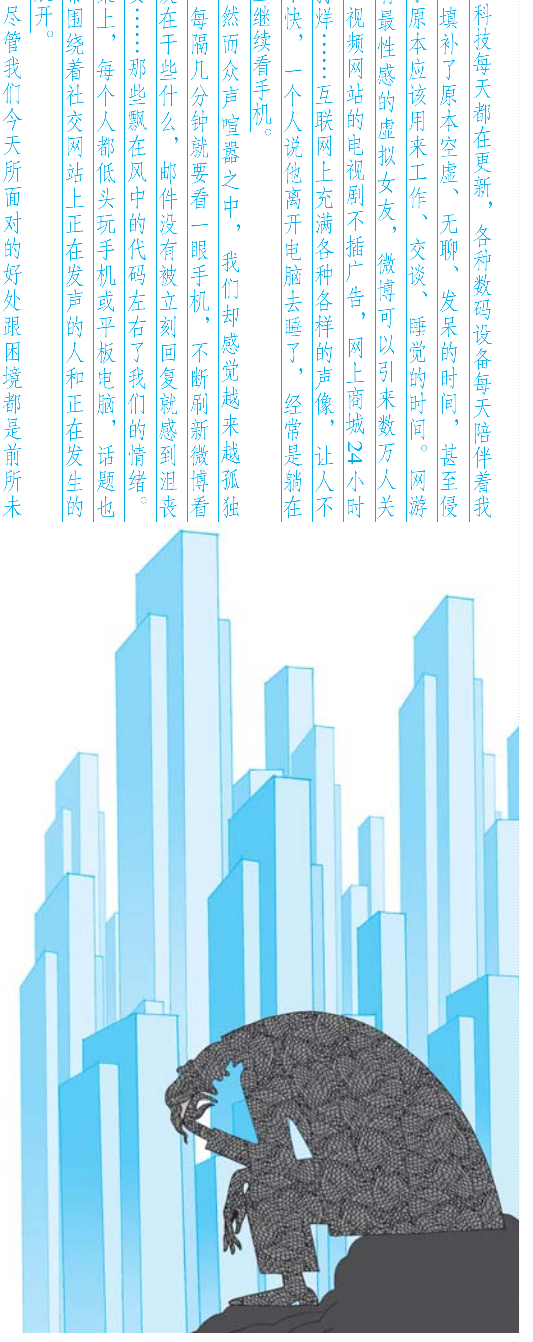
当下中国的十二种孤独

◉孙琳琳

科技每天都在更新，各种数码设备每天陪伴着我们，填补了原本空虚、无聊、发呆的时间，甚至侵占了原本应该用来工作、交谈、睡觉的时间。网游里有最性感的虚拟女友，微博可以引来数万人关注，视频网站的电视剧不插广告，网上商城24小时不打烊……互联网上充满各种各样的声像，让人不睹不快，一个人说他离开电脑去睡了，经常是躺在床上继续看手机。

然而众声喧嚣之中，我们却感觉越来越孤独了：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邮件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那些飘在风中的代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社交网站上正在发声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展开。

尽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好处跟困境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人类的情感需求却从没变过。



第一种孤独：依赖科技而不是彼此

“想你，请与我联系01370105****”。2000年12月，艺术家何岸在深圳街头设置了一个霓虹灯箱，吸引了数百个陌生人打来电话。2011年10月，失恋的美国人杰夫·罗格斯戴尔也做了类似的事，他将电话号码贴遍纽约，竟接到几万通来电。来电五花八门，有推销的、寻一夜情的、谈想法的，也有孤独者因闻到同类气味而来的。

今天，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具符号性和辨识性。现实生活中我不认识你，但报上网名，发现我早就关注了你。人际交往的第一步不是我加你微博就是你加我QQ。网上点餐，在线游戏，通信基本靠摇微信，连亲密接触都可通过视频完成。

对网络的依赖，也使我们成为精确的目标消费者。看了亚马逊根据购买记录推荐的“你可能感兴趣”，真会产生一种被了解的感动。

第二种孤独：谁都过得比我好

Instagram这类拍照工具，就是为了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美化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羡慕。雪莉·图克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将这种炫耀称为“演示焦虑”。

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此类“焦虑”，你所观看的每一个人都把暗面转到后头，只给你看精彩和美好。尤其是女性，展示与比较是她们最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羡慕的细节，也包括阅历和见识。花在观看别人幸福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沮丧。

“人们为查看曾经的好友、配偶、同事的信息支付出了心理代价。他们不该再关注这些，这种情绪有害健康。”雪莉·图克尔说。

第三种孤独：老无所依

87岁的撒切尔夫人如今年迈多病，儿子一个多月才来探望她一次，女儿经常忙得几个月都来不了。英国保守党成员斯派塞在新书《斯派塞日记》中透露，撒切尔夫人也后悔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她将为了家庭放弃从政。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正逐渐失效，最经常的相处方式是：子女为生计奔波，老人则照顾孙辈发挥“剩余价值”。退休之后，大多数老人就失去了社会认同，也缩减了社交。今年春节，一位68岁的大连老太独自在家，寂寞到摁马桶玩，两个月冲走了98吨水。

第四种孤独：独生子女

过去，中国人生活在充满情感联系的关系中，要面对父母长辈、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孩子等，大家庭中诸多热闹。而独生子女一代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越来越少。每个孩子都处在“4–2–1”家庭结构的金字塔顶端，被整个家庭细心呵护。

小儿之间的推搡嬉闹总在第一时间就被大人制

止，谁也不许自家孩子吃亏，唯有减少物理接触。父母希望孩子有玩伴，但这玩伴也要是他们认可的。在合肥，甚至有网站组织“宝宝相亲”，由父母为孩子挑选玩伴。

过去中国人讲究的人情世故，今天很多都被从简从略了，唯独自我被越放越大。面对硕大无朋的自我，难免有深切的孤独感。

第五种孤独：离开故乡

2012年4月，郭台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如果我们对员工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就不会像现在‘要一个来三个’……”事实是，为生计，初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流血流汗。流水线上的工人，哪一个做的不是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

过去在乡村野蛮生长，一入厂门，再也不得自由，甚至私生活受限，连基本的情感需求都无法被满足。

在男女比例失调的东莞，一些厂内“一夫多妻”是常事，女工怀孕后多被抛弃。可怜离开故乡时，她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孩子。

第六种孤独：因为爱情

2011年，台湾未婚女性217万，男性270万，平均婚龄持续推后。很多人找不到情感归宿，连林志玲也嗲嗲地说：“没有男生追志玲，只有时间追志玲。”

36个月爱情即退潮的危险始终存在，艰难相处磨损了激情，女人怪男人不守誓言，男人怪女人不似当初，有伴侣常比没伴侣更孤独。

法国连环枪击案嫌犯穆罕默德·梅拉赫的律师也拿情感理由当辩词：“梅拉赫在行凶前因婚变受刺激，他作案时肯定感觉自己像‘一匹孤独的狼’。”

第七种孤独：我不相信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用来“互害”？你有地沟油，我有假蜂蜜；你卖毒牛奶，我卖的牛肉其实是染色猪肉。为了逐利，毫不犹豫地同流合污，东窗事发后便说是行业潜规则。

食品不安全，学历是假的，慈善多做秀，名声不符实……一个人长大的过程变成逐渐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的过程。

第八种孤独：水泥森林

高楼占领了城市，家升上半空变成一个门牌号。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的触点，每个人都留心地锁好防盗门。

城市充满几何感，那些设计是为了制造奇观而来的。越来越多巴西利亚式的沉闷城市，体量无比巨大，没有“神经末梢”，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

今天的城市管理者只希望车流通畅，夜间灯火辉煌，人们彼此保持安全距离。

第九种孤独：成为名人

唱《孤独患者》的陈奕迅真的感到很孤独：“两三年前我还敢去坐地铁，但现在不敢，好像看到人会觉得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

关注有两种心态，一种是粉你，一种是骂你。既有女大学生执著@蔡康永325次求回复，也有网络水军骂得舒淇一夜之间删光微博。名声越大越需要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不能服软，否则便会被长期积累的负面力量压垮。范冰冰放言，她的成功不是白来的，“我能受得了多大的诋毁，就经得住多少赞美”。

第十种孤独：创作

里尔克写作时总是与世隔绝；里希特抱怨人人都喜欢他的艺术，因为这种喜欢大抵与对名利的追逐有关；马尔克斯则说：“一百万人决定去读一本全凭一人独坐陋室，用二十八个字母、两根指头敲出来的书，想想都觉得疯狂。”

创作的过程是无法与世人分享的，唯有熬过了那些被孤独照得通体透明的日子，才有可能修成正果。

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学奖后，建筑师王澍心情复杂：“我这么多年在探索过程中感到有些孤独。但如果很真诚地去思考、认真地工作，把理想坚持足够久的时间，那么最后一定会有某种结果的。”

第十一种孤独：孤独症与抑郁症

全世界有6700万孤独症患者，过去20年里，发达国家的孤独症病例呈现出爆发式上涨。在中国，2011年仅广州常住人口中，就有约7万名孤独症患者，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斯科特·塞立克说：“遗传和环境因素各负一半责任。”孤独症不是因为被身边人冷落，而是一种病。同样的，抑郁症也不仅仅是心情不好那么简单，被抑郁症折磨6年的歌手杨坤说，自己“一方面特别渴望跟人交流，另一方面又特别渴望一个人独处”。

第十二种孤独：独善其身

“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孤独，这种感觉淹没一切。”2012年3月27日，坐单人深潜器潜入11000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的美国导演卡梅隆说。

今天的中国人越来越少地忍受独自一人，而是随手去捡那些容易得到的乐趣。面对外界强加的排斥缺乏承受力，为了不孤独，宁愿不自由，包括接受他们并不享受的生活方式、朋友和社会观念。

君子必慎其独也。为追问生存的意义而进行孤独的努力仍是值得的，面对生命的真相，再长的寂寞都会获得补偿。

“我觉得孤独很快乐，比如夜里12点你翻开一本新书，闻到墨香的感觉，这是他人无法给的。”崔永元说。

（苏海涛摘自《新周刊》2012年总第369期，黎　青图）

人生最美的颜色

◉尤　今

在一个宴会上，坐在我右边的老太太语调轻快地讲电话："一切都安排好了吗？记得提醒旅行社，给我安排一个轮椅啊！"挂断电话，她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下个月去韩国旅行。"说这话时，这个年过90的老太太，眸子里是万里无云的清亮，像是波澜不惊地看着已经过去的和还得继续过下去的日子。

她说自己骨子里滋生着"旅行的菌"，如果长时间不出远门，便会坐立不安。"就算坐轮椅，我还是要马不停蹄地看看这世界！"她精神抖擞地说。

席间，有人调侃："你呀，是花钱专业户呢！"她笑着应道："钱是带不走的东西，不花怎么体现它的价值？人生最惨的事，莫过于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在公堂啊！"顿了顿，又正色道："如果我走后留下一大笔钱，儿女们会被白花花的银子宠得一无是处。现在，我出门旅行，家中大大小小的成员热热闹闹地一起玩，开销全由我负责，钱花得多痛快啊！"这时，有人悄悄跟我说："这老太太其实常常以匿名的方式，把钱大笔大笔地捐给教育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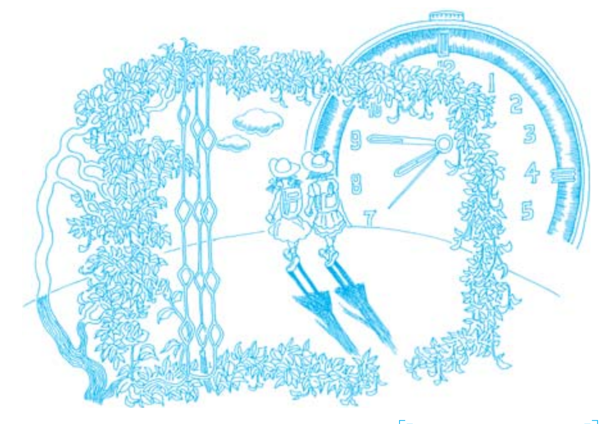
坐在我左边的老太太，穿着优雅的套装，蓬松的头发染成了俏皮的褐色。她对我说："猜猜我多大了？"我看看她的模样儿，问道："有70岁了吗？"她一听，便高兴地笑了起来："嘿嘿，我82岁了！"哎哟，我失态地叫了一声——左看右看她都不像八旬老妪啊！

问她是如何保养的，她幽默地说："快乐啊，快乐就是我的美容剂！"她是教徒，每回教堂为孤儿院或老人院筹款，她都会参加。"我煮的咖喱鸡、罗汉斋、酱卤肉啊，大家都叫好呢！每回都煮上百人的分量，筹得不少款项呢！做善事，心里高兴，才能越活越带劲儿。"她顿了顿又说："孩子老劝我歇歇，等我长眠了，不就永远歇着了吗？"

坐在我斜对面的老太太最"年轻"，刚过70岁。她与儿孙同住，3代人相处愉快。别人探问秘诀，她云淡风轻地说："不该管的事，什么都不管。孩子都是中年人了，还管个啥呢？孙子那一代是好是坏，有他父母管着，根本不用咱操心。"

这3位"暮年一族"，把生活过得像哲学，快乐又潇洒。快乐，是因为她们深谙暮年的"三不要诀"：不省钱、不等梦、不管事；潇洒，是因为她们顺应"双放"心态：放手、放心。有了这种"收放自如"的睿智心态，她们才能在人生的秋天，让挂在树梢的叶子闪出耀眼的金黄。

（**柴　鹏**摘自《37°女人》2012年第5期，**廖新生**图）



一样是故居

◉邵燕祥

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1899年买下了芬兰湾岸边森林中的一处庄园，一栋三层小木楼，周围是一湖碧水和茂密的橡树，他给这庄园起名"别纳特"，是"老家"的意思。这里距离圣彼得堡40公里，像老托尔斯泰、夏里亚平以及高尔基、叶赛宁等文化名人，都曾到此跟画家相聚，并接受画家为他们画像。

今天这所列宾故居陈列着列宾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草稿（油画原作收藏在圣彼得堡国立博物馆）。二战爆发时，列宾故居的所有陈列品全被转移。1942年德军越过芬兰湾短暂占领列宾的"别纳特"，据说，德军冯·卡登上校在列宾的故居内没找到一张列宾的画，但他依然阻止了他的士兵对列宾故居的摧毁……

就在我读到这一篇游记的同一天，看到了关于北京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的报道。

你想不对比、不联想都不行。

一个纳粹军队的上校，在战争期间入侵别国的军事行动中，居然阻止了他的士兵摧毁一位敌国画家的故居。而一家中国房地产商，在和平时期且国家一再强调振兴文化的"盛大节日"里，又是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硬是把一对文化名人夫妇（而且他们在建筑界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的故居拆成了一堆瓦砾！

你叫人说什么好?!

（**赵诚成**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2月22日）




林徽因

太太的客厅

◉张意忠

当年，位于北京东城的北总布胡同三号居所的客厅，是林徽因的客厅——著名的“太太的客厅”。在这里，她向来是这个群体的中心，总是有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流转，顾盼生姿。

在“太太的客厅”里，她以超凡的风华，融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中，虽然这些男人总是带有挑剔的目光、批判的习惯，但是在她身上却无一例外地不再吝惜赞美之词：文人胡适称赞她为“中国一代才女”，她是才子诗人徐志摩《偶然》中那个深情款款的“你”，她是作家沈从文眼里“绝顶聪明的小姐”，她是学界泰斗金岳霖心中永远的“女神”，金先生并为之终身不娶……

这客厅有些特别，它不同于权贵的客厅，不同于交际花的客厅，也不同于社交界一般的客厅。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是北京城知识界最优秀的学者、教授，当然以男士为主，也有女士来，大多是周末陪着丈夫一起来的。只要你不小心眼，没有一般女人的嫉妒心，就会成为主人的朋友。

沙龙的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在“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中常有笑语欢声，迸珠溅玉。

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得经常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及其夫人费慰梅去外国人的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金岳霖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也爱把她们的同学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因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这其中就有沈从文，还有后来的萧乾，等等。

哲学家金岳霖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的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金岳霖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施　施摘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2—3期）


在“太太的客厅”中



同学，至少还有你

◉白岩松

不知什么原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地扩张，那就是同学聚会。

十来岁的儿子与同伴们已常有聚会；母亲，七十多岁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而我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酒，今天上午十点，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可酒杯一端，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感染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比如我的高中班级，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学从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而在北京的中学同学，在日常聚会之外，还开创了每年9月1日必聚的传统，因为“开学了”。

有一次在飞机上，看到杂志上一篇对导演康洪雷的访问。他和我一样，也是内蒙古人，每年，他都会回草原，和同学们在一起，不说《士兵突击》，也不说《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就说过去，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

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没办法，感同身受。

我的大学同学不在草原，聚会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我的一位天津同学如马三立般留下一个经典感慨：“每次咱们班聚会，我都只记得前半截，后半截都是下次聚会时同学们讲给我听的。因为每次后半截，我都喝得不记事了。”其实，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样。

大学入学二十年，我们组织聚会，起名“至少还有你”，用意十分明显，不管世事怎样无常，不管路途顺还是不顺，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的开场，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重新聚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老师们也被请了回来。

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就连自己都难以辨认，在一片“这是谁”“这是我吗”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大家开始“老泪长流”。

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依然快乐地在课桌间游戏，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这是过去，还是现在？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聚会时，同学们常说的是“没变没变”，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自然觉得彼此没变。

但隔一会儿走进校园，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的年龄一样，大家才哑然失笑，“没变没变”，纯属自欺欺人。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这情形甚至让你产生幻想：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在大学校园里还亲，还互相牵挂。

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平日里的一些日子才不那么难耐，起码我们都知道，不必担心岁月匆匆，过去的一切都会模糊，没关系，想不起来的，同学会替我们记住。当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至少我们还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朝　露**摘自《齐鲁晚报》2012年1月31日，**张　骏**图）



境 界

◉李国文

有一次，游名山，朋友们都登山顶而去，我懒得爬山，便在山脚遐迩闻名的宝刹憩息。天很热，我坐在井边纳凉，寂寞寺院，寥落蝉声，少有的寂静。只见一位和尚一担一担地挑水，去冲洗殿前的青石台阶。他年纪不大，话也不多，但言谈得体、识见不俗。这样我知道他是个游方的僧人，好像是佛家规矩，凡挂单者，总得为寺院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

忽然，钟磬齐鸣，佛号长诵，原来从海峡那边来了一位法师，以及随同多人，都披着金光灿灿的袈裟，在正殿里做法事。然后，又看到方丈引路，长老陪同，住持拈香，几乎所有的僧人都簇拥着贵宾，观瞻膜拜。相比之下，这位穿着直裰短打的行脚僧，看来只有自食斋饭，自宿僧房，无人答理地受冷落了。我说，同是佛家子弟，何必厚此薄彼？但他很坦然，继续挑着一担担井水，不紧不慢，将大雄宝殿前面冲洗得干干净净，尘埃不沾，暑气尽消。

我打量这位僧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整个下午，我看他从井里至少挑了四五十担水，每一次把水筲从井口提出来的时候，都是绳直而不弯、水满而不溢，然后将水再倒进铁桶里，几乎很少泼洒在井栏上。担水一路，步履安详，也不见溅溢出来。这种从容不迫、举止得当的姿态，令我神往。我想换了我，是做不到的，尤其那种众僧簇拥的和尚在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大概是无法沉得住气和大度起来的。

于是，我向他请教静心之术。他合十说：“佛是不许打诳语的，我没有想这么多，甚至根本不曾想，心里只有这桶水，也就不可能生出其他杂念了。”他虽然不是高僧，但他的话，他的行为，却透出一种颖悟。从此，每当我感到心烦意乱之时，就想想这位担水的和尚，顿觉有习习凉风，由腋下生起，不由轻快许多。其实，杂念即欲。人世间的许多烦恼，皆因太在乎那桶水外的名欲和物欲，纠缠其中，才不能自拔的。如果只求挑好自己那桶水，摒除杂念，力臻宁静淡泊的境界，我想，无论对己，还是对人，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通常，人老了，意味着成熟。作家老了，尤其应该如此。我特别钦佩文学长者笔下，那种对于命运的领悟、人生的豁达、世情的谙熟、社会的了解；所言所行，常常于不期然中闪烁出智慧之光，足令我们这些后辈于迷蒙中清晰，于混沌中了然，而获益匪浅。因此，我总感觉到这些老者的人品、风范、学问，乃至于炉火纯青的文章，由于经过了长时间的历练磨砺，虽岁月迁移、世道变幻，已无碍于那光辉的存在。于是，在我脑海里，对这些敬仰的前辈，遂凝固成一个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静、如海之深的永恒印象。

不知道这是否可称为在历史中的永恒，读者心目中的不朽？

有一年的冬天，我去积雪覆盖着的托尔斯泰的庄园参观。那庄园叫亚斯纳亚，在离莫斯科不太远的图拉附近。也怪，那天也不知为什么，偌大的庄园银装素裹，一望皆白，竟再无其他来参观的人，显得十分落寞。当时，我心中涌上来很冷清，很凄凉的感慨。因为看不到太多脚印的雪地，是门庭冷落的最好见证。

托尔斯泰就这样很不起眼地被埋葬在他的庄园里，一条平平常常的土路旁边。

他的坟墓只是稍稍隆出地面的一块小丘，除了周围的参天高树外，别无任何明显的标志。那些照例有的，也应该有的碑石啊、祭坛啊、十字架啊的装饰，在这里是看不到的，真是平凡得无法再平凡的了。要不是插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木板上，写了两行字，我们就会错过了。

这两行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意是这样：请你把脚步放轻些，不要惊扰正在长眠的托尔斯泰！

多好！一片洁白，万籁无声，连时间也仿佛凝固了。这一块普通的木板上的两行字，倒体现出这位大文豪朴素中的伟大和磊落，淡泊中的高风亮节。我忘了查考这是谁的手笔，但我豁然贯通，眼下这份寂寥空廓，不正是这位文学巨人，最后走出亚斯纳亚，在风雪中追寻不知所终的辽阔苍茫的境界吗？

虽然陪伴着这位文学巨人的是那晶莹的雪和那冷冽的空气，但他的智慧之光，却会永远点亮世人的心。

（**余　娟**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11年6月15日，**钱默君**图）

沉重的鸡蛋

◉凌鼎年

据说，那是一个暮春的早上，御花园里弥漫着慵懒的气息，花艳醉人，花香更醉人。春日的阳光暖暖的，春日的晨风柔柔的。

这日，乾隆心情甚好，早朝后心血来潮，想去御花园走走。

乾隆一踏进御花园，面对烂漫春色，突然觉得近来忙于看奏章，竟然辜负了这一派春光，想起古人秉烛赏牡丹的雅趣，不觉动了诗兴。

乾隆一生好写诗，更喜于臣前即席口占，以显文才。乾隆想，与几个太监吟诗作词，有甚雅趣，遂命太监速速去传翰林编修燕志鹏前来。

燕志鹏不知乾隆为何要速召他去御花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急急赶去。

乾隆见燕志鹏汗涔涔赶来，知道吓着他了。为了使燕志鹏有个好心情陪他吟诗，乾隆轻松地问："燕卿跑得如此慌张，是否未来得及用早膳？"

燕志鹏见乾隆关心自己的早餐，连忙答曰："臣已用过早餐，刚才正在书房晨读呢。"

乾隆想，自己每日里膳食开支巨大，尚有无从下箸之感，不知像燕志鹏这样的臣子早餐吃的是什么？于是略带好奇地问："既已用早餐，不知为何种点心，不知朕品尝过没有？"

燕志鹏闻听此言，一时吃不准乾隆问此话究竟为何意，想想自己只是个穷编修，哪能像那些一品二品的大员那样日日山珍海味，有精美糕点。于是赔着小心说："回万岁爷话，臣自小家贫，节俭惯的，从不敢铺张，今日早餐仅食4枚鸡蛋，一碗豆浆而已。"

"什么，一顿早餐吃掉4枚鸡蛋，一碗豆浆，还在大言不惭地说节俭，说从不铺张。"乾隆大吃一惊，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燕志鹏。

乾隆想：一枚鸡蛋10两银子，4枚鸡蛋就是40两银子，外加一碗豆浆，一顿早餐就吃掉四五十两银子，竟然还叫穷。真正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试想，一顿普通的早餐尚且要花四五十两银子，那中餐晚餐呢，岂不每天至少要200两银子吗？若是宴请，花费更是要翻几番吧。他一个编修，每年的俸禄有限，如何能如此大手大脚？乾隆不细想还好，一细想心头兀自一沉。你想想，若以平均每天200两银子计算的话，每月就是近万两银子的花销。每年就得要不少于10万两银子的支出，这还仅仅是花费在一日三餐上的，其他的呢，衣、住、行，人来客往，生老喜丧，哪样不要白花花的银子，如此说来，朝廷的那些俸禄还不够他早餐吃鸡蛋的费用呢。想到这里，乾隆不寒而栗。因为这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这燕志鹏必有额外收入，要不然如何能维持这奢靡的开支？

乾隆在痛心之余，又为自己这偶然的发现而暗暗高兴。因为他深知，一个无足轻重的编修尚且如此，那些手握重权的朝廷要员更可想而知了。古语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及早发现小洞，就可早早堵住大洞，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此时，先前的诗兴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已忘了传燕志鹏来御花园的初衷。他只觉得这位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翰林编修变得面目可憎。乾隆很想一声断喝，叫左右将他拿下，移送刑部审问。但乾隆没有，他不想无凭无据贸然抓人，他要叫他们心服口服。

燕志鹏虽是个文人，但毕竟身处宦海多年，今天乾隆遣人来传他，本觉突兀，乾隆之问又问得没头没脑，窥看乾隆之脸色，分明写满了不满，且露出隐隐杀机。燕志鹏无法理解到底是为了什么，检点自己的言行，似乎并无不妥，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吃鸡蛋违了什么规、撞了什么讳吗？

乾隆见燕志鹏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知道这燕志鹏肯定还未明白在哪点上露了馅儿，心想，索性点他一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年龄

◉麦　家

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雷·阿尔德里奇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抚平心灵皱纹，便会青春永驻。40岁后，这句话荣登我日记本的扉页，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和最醒目的标示，让它指引自己尽可能抚平心绪的波澜，压缩身躯的欲望，自感“受益匪浅”。因之，我时常以“智慧”和“经验”，嘲笑那些付出昂贵代价从美容院买来曲线、仰仗冬虫夏草或羊胎素养出满面红光的“青春崇拜者”，视他们为“迷途羔羊”。每天，我打开日记本，总是虔诚地告诫自己：要放下全部忧思，战胜消逝的光阴，注入不老的信念。



然而，这个夏天，有个莫可名状的阴影顽强地笼罩在我的眼前、心底，有些曾经紧紧抓在手里的东西忽然变得沉默而遥远，就像冬日的薄雾。我突然感到有些厌倦，我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让青春不逝？阿尔德里奇的名言真的就是鲜花和掌声的祝福？我镇定的大脑发出惊慌无措的信号，坚定的下巴猛然决定远走他乡。我知道，我必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如同我在出门前必须整理好褶皱的衣领。

问题其实很简单，却又因简单而复杂。

青春易逝，人要老去，是谁也无法抵御的自然之力，是任何哲人也辩驳不了的真理和规律。人类的渺小与无奈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抽丝剥茧，明明白白地横陈在历史做作的姿态里，化妆品、染发剂、假牙、羊胎素的荒诞和可悲一览无余。不论是追求年轻的外表，抑或追求年轻的心，归根结底都一样，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和时间作战，与自然抗衡。然而，这是一场注定要输的战争！更何况，青春真的那么有价吗？年轻真的那么美好吗？彼之熊掌，此之砒霜。我们的人生在不断地更易状态，心灵的皱纹和身体的皱纹一样，无法抚平，也没必要去抚平，因为那是我们的财富，它在黑暗和误解中默默地改变我们生存的选择和人生的际遇。它也许并不尽善尽美，但它像春华秋实一样，自然而然。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古稀，每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花香。

是的，20岁有20岁的青春和诗意，40岁有40岁的皱纹和诗意。追求年轻的外表固不可取，追求年轻的心也一样，年轻的心再美好，也照亮不了不再年轻的生命。生命是一道时间算术题，生老病死是一个公式，我们无须对光阴怀有太大的恐惧，并因为恐惧而改变自己的步伐，让20岁的诗意覆盖40岁的诗意。

（**张国英**摘自《南方周末》2012年3月23日）

点，让他免得死后做了糊涂鬼。

乾隆说：“燕卿，你一顿早餐要花销四五十两银子，是钱多得用不了，还是穷摆谱？”

燕志鹏一听更糊涂了，乾隆怎么会认定我的早餐要四五十两银子呢。我吃的是普通鸡蛋，又不是孔雀蛋、凤凰蛋。他刚想说市面上一个鸡蛋仅——但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他突然想起曾听同僚说过内务府的那帮贪官污吏虚报费用，诸如把一个鸡蛋报成10两银子，从中贪赃，而账都算在乾隆头上。这个回忆一下使燕志鹏明白了一切。此时此刻，他明白只要自己秉直相告，说不定乾隆会一声令下，把内务府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整肃出来，这岂不大快人心。不，就算清得了一个内务府，清得了整个朝廷上下吗？从来官官相护，得罪了一个就等于得罪了一批，那以后就等着穿小鞋吧。急中生智，燕志鹏说：“微臣今早吃的那4枚鸡蛋乃孵小鸡孵不出的坏蛋，是乡民贱卖给臣的。”

乾隆似信非信地“哦”了一声。

燕志鹏出得御花园时，内衣已全湿透了。

回到家，燕志鹏还惊魂未定，他庆幸自己随机应变，逃过一劫。但随后几日又颇自责，自己怎么变得如此贪生怕死，变得如此丧失人格。古来就有“文死谏”的说法，绝佳机会在眼前却白白放过，还违心说假话。“我燕志鹏还算人吗？我还有什么脸面名为“志鹏”？”他悔恨不已。

乾隆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从燕志鹏说话的神态、语气中也感觉到了什么。他冷静一想，立即想到了事情的另一面——难道一枚鸡蛋真要10两银子？乾隆一想到这儿，更感到背脊一阵阵发凉，他一拍龙案，愤愤道：“一个个竟都欺瞒朕，一个个都不说真话。”

“来人哪！”乾隆火气十足地喊了一声。

据史书记载：那次内务府被杀了多人，流放多人。

（**刘晓伟**摘自《天津文学》2012年第4期，**何保全、于泉滢**图）

◉张曼娟



世界不同于想象

曾经的恋人，在十几年之后，与我相约见面。分手时因为心神憔悴，感觉自己无比苍老。十几年过去，反而因为生活中的安定踏实而有了轻盈的脚步。那是个寒凉的冬夜，我们共进晚餐，并肩行过一段长长的路，车一辆辆迅速地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仿佛岁月总是太匆匆，快得像是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我的大衣飞卷起来，有时扇动着身旁那人的腿，又乖乖地回到我身上来，回忆也就这么起起落落。

"那时候的分手真的是好平静啊。"那人喟叹。

是的，理智冷静得连争吵都没有，就像两个出了戏的演员，对彼此友善地点头致意，各自回家，过着不再相干的生活。而我们曾经那么真挚地相爱，我们曾经以为找到了失落的另一半，我们曾经想象着共度一生。

没有欺瞒背叛，没有外遇出轨，当我发觉爱情如潮落，迅捷全面、无可挽回时，恍然明白了自己的宿命。无比忧伤，却不知该去纠缠谁？向谁索讨付出的真心？只是安静地告诉自己，就是这样了。

"你是否明了，我们为什么没能走下去？"停在红灯前方，那人问。

我微微笑着，没有回答。

"因为我后来发现，你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人。"那人说完，绿灯忽然亮起来。

如果是小说的一个篇章，或是电影的一个结尾，那么，女主角听完这句话，脸上应该有种瞬间领悟的神情，十几年来的悬念终于有了解答，终于可以释然。主题曲在这时响起，象征新的人生阶段开始。

但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而是我的真实人生。我很真诚地感谢他，在我们相爱的时候，他温柔地宠爱我，令我很幸福。

不必告诉他，我很早就发现，他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人。虽然早早发现了这件事，但我仍调整着自己的想法，爱恋着他。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的想象，没有人完全符合我们的理想。或许，那时候真的爱着，所以，没什么挣扎地顺从了爱人本来的样子，依旧真切地爱着他。

亲爱的阿靖，等你深刻爱过以后，就会明白，爱着那个与你的想象不同的人，才是真正的爱情。

我们用了大量的想象在所有情感中，包括父母亲的形象与作为。

我出席了一场教师研习营，有位认真的学员放映了一段日本导演北野武的故事。他的母亲在他出外打拼有成后，每个月定期打电话来向他讨钱，若是他稍有延迟或短缺，便遭不堪入耳地詈骂，令北野武痛苦万分。他认为母亲只爱钱，贪得无厌，对他一点情感也没有。直到母亲过世，他尽人子之孝回家奔丧，他的兄长才告诉他一个"动人的真相"。原来，他的母亲了解儿子大而化之的个性，担心他不擅理财，将来穷困度日，因此，每个月向北野武讨钱，其实为的是帮他储蓄，自己一分一毫都没动用。北野武了解事实真相后，明白了母亲的用心，失声痛哭。这故事也令在场的老师们纷纷落泪，擤鼻涕声和啜泣声此起彼伏。

而我置身其中，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轮到我上台时，我的真心话就这样倾泻而出："这

个故事确实很令人感动。但我想问的是，如果并没有‘动人的真相’呢？如果他的母亲真的就只是很爱钱呢？就像朱自清的父亲，曾留下一个为儿子买橘子的背影，后来却为了自己的需求，领光了儿子养家糊口的薪水。就像是廖辉英《油麻菜子》里的母亲，重男轻女造成女儿的创伤，为了女儿的薪水甚至一再破坏女儿的终身大事。对这些父母又该怎么评价呢？”

北野武的母亲是少数的“典范”。而她在活着的时候，令儿子感到那样痛苦，死去之后又令儿子感到那样忏悔，真的是父母亲的楷模吗？我们把这样的母亲形象植入孩子心中，势必是要让孩子一边成长一边幻灭的啊。不如趁早告诉他们，没有人会完全符合别人的想象或理想，我们也无法满足他人。

朱自清在发现“伤心的真相”之后，仍写下纯朴真挚的《背影》，父亲当然不是个理想的父亲，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月台上费力地攀爬着，对儿子展现了一个父亲的爱与付出。这个时刻意义非凡，值得铭记。廖辉英笔下的母亲俯身为女儿整理婚纱时，花白的发丝透露了一生所有的抑郁和不如意。女儿最终疼惜地拥抱母亲，声声呼唤着：“妈妈，妈妈……”她体会并了解了母亲经历过的苦痛，于是，谅解也和解了。必须铭记，必须谅解，生活才能继续。

曾经，我以为朋友之间的忠诚是必然的，然而在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中，我力战群雄，紧要关头需要伙伴表态声援时，我的伙伴只是沉默地坐着，像在另一个世界。那次的决议没能闯关成功，我在错愕中了悟，忠诚并非必然，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有自己的考量。

正因为人不一定都很良善，所以，感觉到他人的善意，使我充满感激。当我想飞翔，发觉羽翼之下有风；当我疲惫降落，能有温暖的怀抱憩息。我知道自己满身缺点和瑕疵，却仍有人愿意爱我、包容我，使我更有勇气面对那些冷酷的时刻。这世界确实不同于我们的想象，我们因此学会了珍惜与感谢。

你不会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也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但请记住这件事，从你出生那一刻起，我爱你，永远不会改变。

（妍　儿摘自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那些美好的时光》一书，王　青图）

爱情的频率对了

◉吴淡如

那是一家小巧的画廊，前一阵子，进口了一些越南画家的作品，不贵，色彩缤纷，很适合居家摆设。

她在画廊看画的时候遇到了他，两个人都在同一张画前驻足良久，最后，两人几乎在同一秒钟内，决定买同一张画。

“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不是。”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对着同一个展售人员，两人对看了很久。他笑了，她也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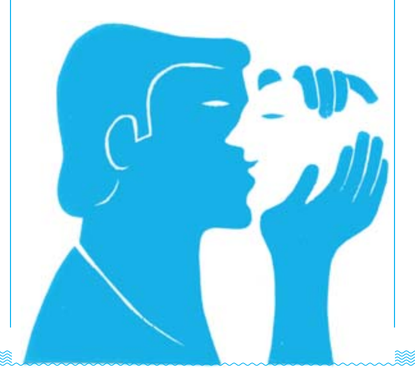
“好吧，让给你。”他说，“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她买了那张画。因为她没开车，他帮她把画送回家，并和她交换了名片。这是友谊的开始。然后，他开始约她吃饭。

爱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有一个贤妻良母似的女友，她也有论及婚嫁、对她很好的男友，可是两个人都感觉在对方出现之前，自己的爱情世界黯然无光。只要两个人都在，即使开着车漫无目的地闲逛，也不觉得无聊，随便一餐饭都有好滋味。彼此之间说的每一句话，好像都卡得好好的。于是，他们各自费了一番工夫，和自己的男女朋友分手，走入了结婚礼堂。

“那样的感觉很奇妙，只能说爱情的频率对了吧。”喜帖上，他们这样说。

频率，真是爱情中最神秘的东西。对不对，自己知道。



频率对了，在一起就能相互体贴，如沐春风；说话时可以无拘束地分享心情，不说话时也能共享静谧的时光，就算小小的争吵，也都朝着“我要更爱你”的路上走。

能够找到频率对的人，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

频率错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做什么事都讨人嫌，就是看他不顺眼。

有人频率错了一辈子，却基于习惯、责任不得不在一起，连旁人都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结合实在是天大的谬误，不时感觉自己听到了他们电波互相干扰的声音。这是人生中最可悲的事。

然而，频率也有些吊诡。

有些人的频道甚宽，和他对得上的人，实在太多。

有些人频道甚窄，只能和自己对，千万人中找不到一个和他对得上的人，只能一辈子怨怨憎憎、孤芳自赏。

（尹　力摘自《中外文摘》2012年第8期）

中国二代们

◉梁晓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么，当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作为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青年又拥有怎样的心灵？

“富二代”：“不差钱”比赛

“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

而“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由于有了“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富二代”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但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有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自己也不清楚。

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嫌高过！”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隐形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很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

当这批“富二代”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他们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出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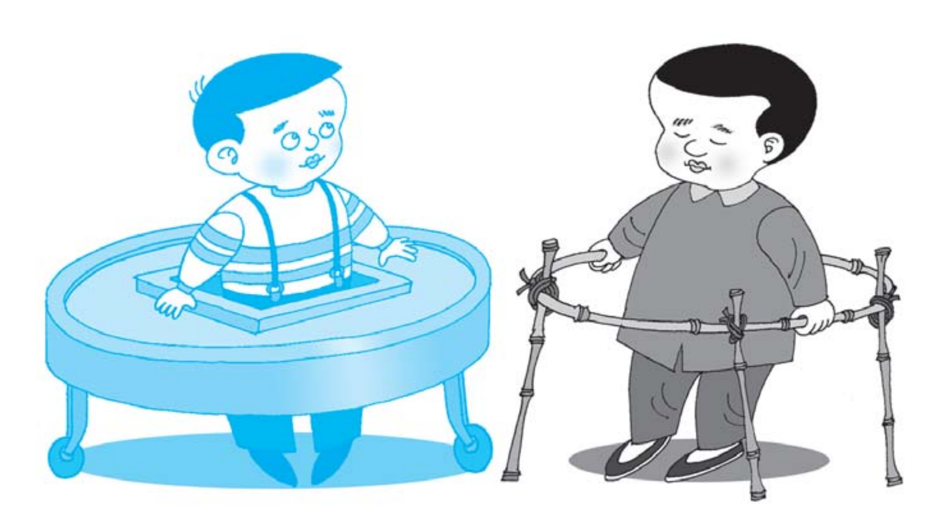
“中二代”：精神贵族的挫折感

在世界任何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

然而近年来房价的飙升，使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大受威胁，心理也带有明显的挫败感。

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是八九十平方米的住房而已。

他们的儿女皆为当下受过高



等教育的青年。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

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格外重视精神享受，也青睐时尚。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点儿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平二代”：纠结最多最寡助

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

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是目前中国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也常对儿女们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说：“孩子，咱家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可全看你怎么样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这样的话呢？

考上大学已须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就更不用说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了。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

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便会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出现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苦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友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

他们中之坚忍卓毅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农二代”：拼命要成城市人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里普通人家的青年少一些。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中国农民大多数是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工作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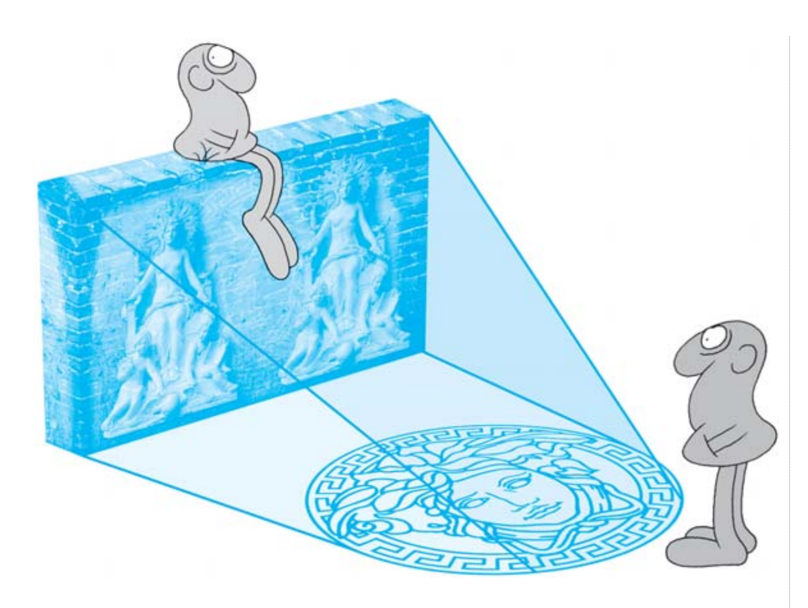
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就业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邓卉卉摘自红旗出版社《呼救人心》一书，黎　青图）



借神话 闹笑话

◎Nunatak 编译

你可能不太了解希腊神话，但是特洛伊、潘多拉这些名字应该耳熟能详。很多国际公司把希腊神话中的形象作为自己的logo（商标）——毕竟，古代神话可是没有版权的。

但神话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本文给那些大公司提个建议：拜托，拿神话人物做logo之前，先花点时间查查它的来历吧。否则，是会闹出大笑话的。比如……

星巴克

这个绿色的logo，在全球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仅仅在中国北京，它就有70多家连锁店。元老们初创星巴克时，期望能以航海为主题，以纪念第一家星巴克所在地——航海城市西雅图。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乳房挺翘、拖着两条鱼尾的女妖塞壬，作为星巴克的logo。

但希腊神话中的塞壬阴毒冷酷，她们会以诱人、甜美的歌声“让人身心受到催眠而走向毁灭”。过往的海员都受到迷惑致使船只撞上礁石，船毁人亡无一幸免。

范思哲

这个名字你应该并不陌生，它是精品男装的代名词。它从1978年创立至今，一直使用美杜莎作为logo。

但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是一个蛇发女妖。她曾经是位绝色美女，令海神波塞冬为之倾倒。他们因为在雅典娜神庙交欢而激怒了女神，她施法让美杜莎长出獠牙和蛇发。看到这张脸的人，都会被魔法诅咒，变成石像。

“特洛伊”安全套

这是美国销量最大的安全套，以“特洛伊”勇士为名——身体强壮、坚韧不拔、所向无敌。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5.2亿次性行为会使用特洛伊安全套。

但在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典故是这样的——希腊军造了一架巨大的空心木马，把士兵藏在了马腹中。特洛伊人将木马当做战利品推进了城。当晚，木马中的士兵悄然钻出，杀光了一城人。

所以，如果你想让伴侣相信你们的安全套是安全的，最好放弃“特洛伊”。

大众辉腾

这是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一款豪华轿车。在希腊神话中，辉腾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儿子，阿波罗的战车是用来牵引太阳的。大众汽车将这款轿车命名为“辉腾”，意为驾驭“太阳战车”般的感受。

事实上，大众的Boss们对希腊神话研究得不够细致——辉腾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年轻人。他在成年之日向父亲借了战车，驾着它出游时，无法控制狂奔的战马，差点儿出了车祸。

HTC Eris手机

这是一款2009年上市的智能手机，据说销量还不错。

但Eris在希腊神话中是纷争女神，象征着挫败、敌对和争斗，以破坏他人婚姻、挑起“特洛伊战争”而出名。由于没有被邀请出席婚宴，Eris抛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众女神为了争做最美的那一位而起了纷争。

难道给手机和辉腾汽车取名的是同一拨人？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只追求名字的酷，却忘了追究背后的深意。

世界各大医疗机构

用蛇杖作为医学标志始于19世纪50年代。最初用的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之杖，杆杖上的蛇没有翅膀。但随着蛇杖标志的广泛应用，很多医疗机构用上了有翅膀的蛇杖标志。

希腊神话中的有翅膀的蛇杖则有“欺骗、花招和贪婪”的涵义。你去医院看过病吗？收费黑

我们的快乐与痛苦在被什么操纵

◉石　勇

1. 社会价值排序

什么是“社会价值排序”呢？简单说，只要你根据社会的观念，认为一个白领就比一个民工高档，一个大学生就比一个小学生厉害，那么，你就遵循了某种社会价值排序的指令。

人作为人是无法相互比较的，但身外之物却可以比较。于是，人们就用身外之物的比较来代替人的比较，这就是社会价值排序这一游戏的真相。

而一旦你遵循了社会价值排序的指令，就为自己的心理弱势打开了大门。这种社会价值排序必然制造伤害、焦虑、愤怒、自卑和羞辱，因为按照这个规律，在这个游戏之内，只有位于最高端的人在人群中才能获得绝对的心理优势。

2. “自我”的虚假

没有“自我”，人在心理上就活不下去。但是，如果他的“自我”并不是他自己，只是社会上的东西驻扎在自己心里的“代理人”，他就会和自己失去联系。

假“自我”占据我们的心灵有两种方式：一是我们把自己看成什么人，进行“自我认同”；二是他人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对我们进行“社会认同”。于是我们体验到了自己是什么人，并因此爽或者不爽。

3. 不确定性

只要我们无力把握一种东西，我们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被不确定性吞没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无法体验到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力量的人。一个铁的心理法则是：如果一个人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他还可以把握，可以控制，可以应对。但是，如果他不知道，对可能要发生什么没有一个预先的心理防护，他就只能被焦虑淹没。要对抗不确定性，必须重建心灵秩序，重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4. 别人言行的作用力指向自己

有的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的语言和行为，可以快速地绕过他的大脑，进入他的心理结构，激起他的各种情绪，引起其情绪和状态的不稳定。其实，如果一个人无法用大脑防护自己的心理结构并解读外界刺激，他的心理弱小就是一种宿命。

看到前面有一个人，他就成了我的一个观察对象。同理，我们也是别人言行的对象。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别人言行的作用力就是指向他的，力的方向决定了心理的优势和劣势。

所以，我们知道，窥视别人而获得巨大快感的秘密是：力是由我们指向被我们窥视的人，而且在心理上解除了他的防御。

5. 社会等级的暴力

和价值排序对应，社会是一个等级结构，充斥着权力和金钱、观念的暴力。

一个老板可以借助“管理”的名义羞辱一个小职员，打击他的自尊心，无论是否变态，这是现实。

6. 他人的伤害

很多人曾经幻想生活在桃花源，但桃花源不过是一个梦境。

社会生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冲突。参与了社会这场游戏，弱者要想不被“伤害”，除非有奇迹发生。

（秦　朗摘自印刷工业出版社《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一书，**刘春杰**图）

吗？现在知道根源在哪里了吧！

瑟伯勒斯资本管理公司（Cerberus）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家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该公司选择这个名字，是将自己比做用户资金的守护者。

而希腊神话中的Cerberus是一条三头犬，生吞活人并将死者灵魂引入冥界的地狱。所以，这条地狱之犬的寓意完全背离了起名者的初衷。

（程　程摘自《博客天下》2012年第7期，**刘　宏**图）

雪枕边上亦可画

◉牧徐徐



李叔同(中)与他的学生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

1928年，丰子恺为祝贺恩师李叔同50寿辰，寄去了自己精心绘制的50幅《护生画集》，李叔同非常高兴，很快为画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嘱咐丰子恺，希望他能将此画集续下去，在自己60至100岁大寿时，能够分别再收到画集第2至6集，每集分别画60幅至100幅漫画。丰子恺随即回信，向恩师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此后，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嘱托，为报师恩发奋而作。1929年—1965年，丰子恺分别完成《护生画集》第2、3、4集。然而，就在丰子恺打算继续完成最后两集时，意外却降临了——“文革”来了。随后，刚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因为“文代会”上一番关于“大剪刀”剪出千篇一律的冬青树的发言，而被错判为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首。

接下来，日复一日无休止的折磨便开始朝已是60多岁的丰子恺蜂拥袭来：“造反派”不仅抄了他的家，还日日批斗他，他们把刚出锅的热糨糊浇到老人的背上，然后再贴上大字报，游街示威。

老人自然是受不住这番折腾，痛得走不了路，于是，造反派们便又残忍地拿着皮鞭抽打他，从街头一直抽到街尾。

后来，造反派又剪掉了他蓄了30多年的胡子，那些胡子是丰子恺为怀念自己已逝多年的老母而特意蓄起来的，人们都以为老人这下肯定承受不了，但没想到丰子恺却笑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再后来，丰子恺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从事田间劳动。乐观的丰子恺瞒着家人，称管教的人看他年纪大了，很照顾他，因此自己过得很好。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女儿是在一个一望无垠的田野里找到丰子恺的，他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地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丰一吟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她去了自己的住处——一间破得不能再破的旧牛棚茅草屋。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女儿清楚地看到在父亲床上的草枕边上，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

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卧室里，老人也很难睡上一个踏实的觉——管教他的人经常会半夜三更，突然吹响集合号。丰子恺年纪大，手脚又不灵活，自然每次起床都不能像其他人一般麻利，于是被推搡斥骂成了常有的事情，后来，他干脆睡觉不脱衣服。

虽然遭受到非人的不公虐待，丰子恺却依然没有任何的抱怨，从没想过要放弃绘画，从不敢忘记对恩师的那句承诺。“护生即护心，慈悲在心，随处皆可作画”。劳动改造期间，他以苦为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继续《护生画集》的绘制，并得以完成了第5集的90幅画。

但环境的恶劣最终还是击倒了老人。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是76岁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回到家中的丰子恺并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全身心地扑到绘画上去。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6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完成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才拼命画。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们哀求道：“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丰子恺所作的《首尾就烹》



素　质

◉林清玄

在人生里，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非凡的素质，有的香盛，有的色浓，很少很少有能兼具美丽和芳香的，因此我们不必欣羡别人某些天生的素质，而要发现自我独特的风格。当然，我们的人生多少都有缺憾，这缺憾的哲学其实简单：连最名贵的兰花，恐怕都为自己不够芳香而落泪哩！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少能欣赏素朴的事物，而只喜欢耀目的风华，但到了中年，则愈来愈喜欢那些真实平凡的素质。例如选用一张桌子，青年多会注意到它的颜色与造型之美，中年人就比较注意它是紫檀木或乌心石的材质，外形与色彩则在其次。

我时常有一种新的感怀，就是和一个人面对面说了许多话，却仿佛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坐着，什么话也没说，却仿佛说了很多。人到了某一个年纪、某一个阶段，就能穿透语言、表情、动作，直接以心来相印了，也就是用素朴面对着素朴。

古印度人说："人应该把中年以后的岁月全部用来自觉和思索，以便找寻自我最深处的芳香。"我们可能做不到那样，不过，假如一个人到了中年，还不能从心灵中自然地散出芬芳，那就像白色的玉兰或含笑竟然没有任何香气一样的可悲了。

（**何世忠**摘自《广州日报》，**阎广鸿**图）



蝴蝶和火焰

◉〔意大利〕达·芬奇

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黑暗中，一只色彩缤纷的流浪汉——蝴蝶，没有目标地乱闯。突然，它发现远方有一点点火光。

"那是什么？"被火光迷惑的蝴蝶好奇地问。

它想都不想就向火光飞去，快速地围绕火焰飞翔。

不过，蝴蝶不满足于只欣赏一下火焰，还想品尝一下。它姿势优美地停在半空中，准备落在火焰上。

多么可怕的教训！它惊恐地一跳，逃开了。在光亮下，蝴蝶发现，它缺了一条腿，非常漂亮的翅膀尖儿也被烧焦了。

"这是怎么了？我遇到了什么事？"蝴蝶没有找到答案。这么美丽的"光亮"还能令人感到遗憾？真是难以想象！蝴蝶怀着这种疑虑，休息了一会儿，等恢复了气力，重新开始。

被迷惑的蝴蝶，眼睛紧紧地盯着火焰，怀着占有它的决心，一头扑进了火焰。

弥留之际，蝴蝶低声地嘀咕："可恶的光亮！我渴望你给我带来幸福，你却给我死亡！我只能为自己疯狂的梦想哭泣！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是你使我不幸！"

火焰听见蝴蝶的抱怨，明智地回答："可怜的蝴蝶，我可不是你想象的太阳！我是火焰。不谨慎的人不但不会使用我，而且会自焚！"

崇拜带光环的偶像，可能跟蝴蝶一样跌跟头。

（**聂　勇**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达·芬奇寓言故事》一书）

儿女们只好作罢，他晚上即便睡在一个需要蜷缩起双腿才能睡下的小床上，也一点感觉不到不便。他的所有心思都沉浸在画作中，《羔跪受乳》《首尾就烹》等名画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1973年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结束了《护生画集》最后一集的100幅画的绘制，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这样的画，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之后也没有人画过。"后人这样评价丰子恺独特的漫画。他的画很便宜，人人能买得起，且人人都能看得懂，无论你是平民百姓、小商小贩，还是文盲、大老粗。他用淡雅常见的线条，寥寥数笔勾画出高尚的人格和深远的思想，简单朴素中画出悲悯和仁爱之情。他是中国一代漫画大师，而其作品中最为知名的便是这6集《护生画集》，一共450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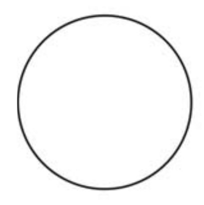
"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做一个像人的人，便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他用生命完成了这一追求。

（**肖　进**摘自《文苑》2012年第5期）

博士是什么

◉〔美〕Matt Might　◎阮一峰　译

美国犹他大学的助理教授Matt Might用这组图解释，博士学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每年都有新生的入学教育，但是有些观点用语言说不清楚，不如画图。我觉得这组图真的很好懂，而且一点没错，博士就应该是图中的意思。老子说：“大道至简。”可是真的要很简单地表达出来，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假设人类所有的知识就是一个圆，那么圆的内部代表已知，圆的外部代表未知。



2. 读完小学，你有了一些最基本的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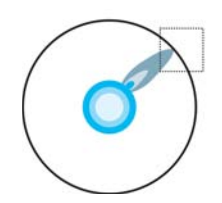
3. 读完中学，你的知识又多了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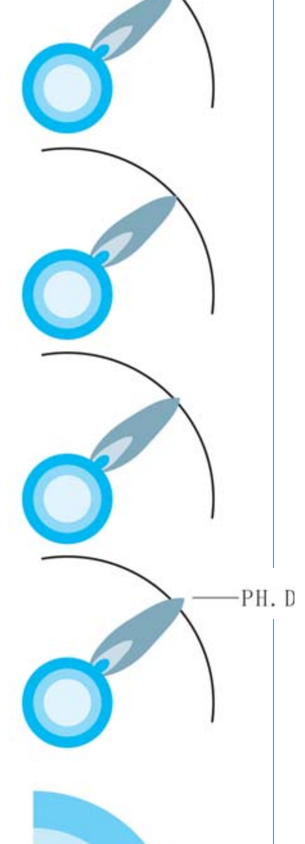
4. 读完本科，你不仅有了更多的知识，而且还有了一个专业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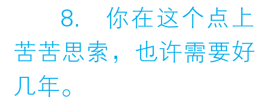
5. 读完硕士，你在专业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6. 进入博士生阶段，你大量阅读文献，接触到本专业的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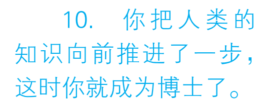


7. 你选择边界上的一个点，也就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问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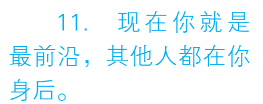


8. 你在这个点上苦苦思索，也许需要好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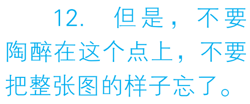
9. 终于有一天，你突破了这个点。



10. 你把人类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时你就成为博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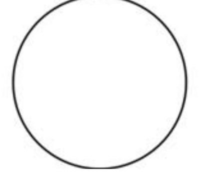


11. 现在你就是最前沿，其他人都在你身后。



12. 但是，不要陶醉在这个点上，不要把整张图的样子忘了。

继续努力向前推进吧！



（怡　心摘自《视野》2012年第4期）

辨书记

◉柏　杨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一本劣书，看来看去，能看得发疯。

《聊斋》上有一则故事：一位得道高僧，有一种辨识文学优劣的本领，他不是用眼看的，而是把文章烧成灰烬，用鼻子一嗅，就嗅出门道来啦。一位大作家，洋洋得意，把他的“流行性感冒”大作，火化给他嗅。该高僧不嗅则已，一嗅之后，就像有人在他鼻孔里灌了三斤芥末，先是打喷嚏，继而流鼻涕，接着牵肠动胃，大吐特吐，连肝脏都要吐出来，翻眼兼伸腿，性命攸关。

（**艳　波**摘自《中外文摘》2012年第9期）

最后一个夜晚

◉柏邦妮

离开岛的最后一个傍晚，我走到海边，看见一个女生。她对我说：“彩虹！”我抬头一看，果然，在暴雨之后，天空出现了一小段四种颜色的彩虹。奇异的是，左边的天空是彩虹和蓝天，而右边的天空是落日和金云。它们共存于一个天空中。就像这个岛，存在着暴雨和晴天、富庶和贫穷、单调和丰富，如此种种。

这是旅行中最后的景象。

就像是我的人生。在极度的郁闷、挫折、黑暗、颓败之后，突然看见了极度的盛景。原来痛苦和美好、纠结和坦荡，都是共生共存的。

（**未　未**摘自《青春美文》2012年第4期）

一旦上路，别有洞天

◉史铁生

别想把一切都弄清楚后，再去走路。比如路上有很多障碍，将其清理到你能走过去就好，无须全部清除干净。

鲁莽者要学会思考，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目的可求完美，举步之际则无须周全。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每一个答案都包含更多疑问；走路也如是，一步之后方见更多条路。更多条路，只能选择一条，又是不可能把每条都看清后再决定走哪一条。永远都是这样，所以过程重于目的。

当然，目的不可没有，但真正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而完善，唯可于过程中求得。

（**生如夏花**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4月10日）

送　别

◉胡洪侠

要走了，父亲母亲送我到胡同口，还要往前送。我说：“你们回去吧，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父亲说：“走吧走吧。记着写信回来。”父亲停下了。母亲独自继续往前走。

自行车走出老远了，我回头，见母亲还在往前走。

我知道从此真的是出远门了：母亲送你有多远，你前面的路就有多远。

（**如　夏**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对照记@1963》一书）

同　胞

晚年的刘伯承拒看战争片，他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我就是从大堆大堆我们的兄弟、父老、亲人的尸体上爬过来的，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变　脸

◉刘　原

30年前，台湾学者蒋勋在旧金山机场第一次见到丁玲：头发全白，满脸皱纹，像农村老太太，穿着布衣布鞋，茫然地站在那里。后来蒋勋和丁玲去芝加哥最高的楼顶，一屋子貂皮女，抽烟，时髦而颓废。丁玲很平静地用肘子捅蒋勋：“当年我在上海就是这样的。”

人是会变脸的。

（**江　欣**摘自《南都周刊》，图选自译林出版社洪佩奇编《男人与女人》一书，〔阿根廷〕季　诺图）

意 · 林



袁世凯的“投资”

◉冯　仑



在正常情况下，人一生交往的关系人是10—30—60，什么意思呢？你遇到危难的时候，能借钱的对象不超过10个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谁能够借钱给你，就算是把亲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时候能张口借钱的对象也不超过10人。再一层就属于熟人朋友，经常打交道的，做过点事的，大概不超过30人，这30人还包括我前面说的那10人。所以，虽然你的电话本里人多，但你多数都记不住，有时候干脆忘了。

最外一圈是所谓的熟人，也就是打起电话来记得住这个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长时间都没见的那种“朋友”，最多也就是60个，这60个还包括了前面说的那3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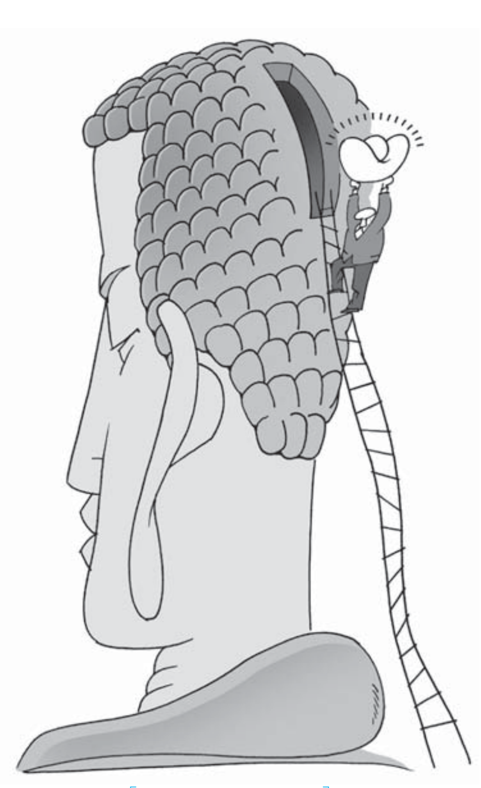
所以，人这一生，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关系就能应付得了。

投资人的聪明之处就是重点做极个别人的长期投资，历史上有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做李莲英的投资。

在戊戌变法前后，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凯到颐和园议事，袁世凯看到慈禧身后站着的李莲英不时在老佛爷耳边嘀嘀咕咕，对她影响很大，就知道这个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触，就开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资。怎么投呢？非常简单，逢年过节送点礼，再简单不过了。

开始李莲英也不知道，说也不大熟悉这个人，怎么会送礼呢？但是他也习惯了，因为巴结他的人太多了。关键是袁世凯坚持若干年，不断地送，越送越大。终于有一天，李莲英觉得不安了，心想这人怎么送了好些年礼，而且越送越大，为何就是不提要办什么事呢？

于是他就老想见袁世凯，心想见了以后，帮着办件事，这事就算扯平了。但袁就是不见，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对公公表示敬意。终于有一天，袁世凯主动通过人来约，要跟李莲英见面，李莲英特高兴，说终于能见了，见了就把事给平了，把这么多年欠的人情给还了，而且想，估计是个棘手的大事。



袁世凯约见的时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说：“那么如日中天的大总管李莲英，咱跟他也没什么往来，咱能约出来吗？”袁世凯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传话，几日几时在哪儿见面。下边的人说：“那不行吧？”袁世凯说：“你别管，肯定行，就这么办。”李莲英一听袁世凯约见，心头既不安又高兴：憋这么多年了，得赶紧见。见了以后，以为肯定有大事，结果没想到，袁世凯又给了他20万两银票，意思就是这银票是管这次帮忙，前面的人情你还欠着。李莲英收了这张银票后问：“大人有什么事情吗？”袁世凯说：“很简单，下官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想请公公费心，在宫里散布点消息。”就是在宫里造个谣。

造什么谣呢？造袁世凯政敌的谣。具体就是印一份假的报纸给慈禧看（那时候宫廷里有一份报纸，是专门给皇上看的——《邸报》），在这份作假的报纸上造谣说袁的政敌要干坏事。这活看似简单，其实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而这对李莲英则太容易了，不就放个小话，然后拿一张假报纸嘛！后来李莲英就用这种办法，借慈禧之手帮助袁世凯把政敌给扳倒了。所以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

所以投资于人的回报，特别是在安全性上的回报，远高于一般的投资或者存银行。比如我有60万元存在银行，遇到麻烦会是个什么结果呢？第一，兵荒马乱中到银行去取钱，银行可能说不上班；第二，真出事了，要吃粮食，银行不能变出粮食，存在里边的钱也不能变成粮食；第三，这个钱还贬值，还收利息税。但如果投在6个人身上，一人10万块钱，只要有一个人相对比较成功，或者一直关系不错，那么遇到危机的时候，他肯定先打电话问有什么事，或者直接冲过来帮忙了。万一他发达了，10万或者50万块钱，对他来说也不是大事，不用你到银行，他就直接给你送过来了。所以投资在人身上是值得的。

（**阿　门**摘自中信出版社《野蛮生长》一书，**喻　梁**图）



在白宫做服务生

◎谢素军　编译

我没想到，自己会被白宫录取，成为照料奥巴马总统的服务生。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的心飞了起来，听说自己是美国史上第一位进驻总统办公室的亚裔服务生，我是又兴奋又紧张。

为了给总统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可以说，我是从头到脚全新包装了一遍。然而，等我到了白宫后勤服务处，才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劳。我的服装，我的鞋子，还有我的发型，全部被重新整了半天，然后，那位叫做蒂尼的小姐把我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不过，总统不在，我特别失望，整整一天，我除了用拖把拖了一遍根本毫无必要去拖的地板外，无所事事，连找个人解解闷都办不到。

从我踏进白宫开始，奥巴马总统就从未出现在办公室，听说他去了休斯顿，要待整整一个星期。这让我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因为办公室总是那么窗明几净，我做的那些所谓的工作只是走走形式而已，简直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

首译

幸运的是，在第四天，奥巴马总统提前回来了。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正在发呆，而他却微笑着点点头，然后，你们或许永远都想不到，我们的总统坐在椅子上后，竟然把一双腿摆上桌面，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

我是一名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但我无法与总统沟通，不仅仅是因为他很忙，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着他在办公室"居家"般的日子，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地板、窗户似乎永远是干净的，饮用水似乎永远都喝不完，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在白宫显得特别多余。

其实，白宫有许多像我这样的服务生，我们都是固定服务三个月，然后自动辞退，这是规定。按理来说，我应该和这些"同类"走得很近，可是，大概是因为白宫的气氛，我觉得他们总是那么冷淡，不靠近你，也不远离你。

我在白宫服务的转折点来得比较晚。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的服务期时，偶然的一次机会，奥巴马总统开玩笑对我说："白宫的生活应该可以很丰富，你为什么看起来总是那么严肃拘谨呢？"我鼓足勇气回答："不，白宫的工作人员都很冷漠，包括总统在内。"

因为我的不同观点，奥巴马总统放下手中的文件，我也没想到，总统会拉着我坐到一旁的沙发上，倒两杯咖啡，然后跟我讲起了故事。

"你大概没有去过中国吧，在中国，我曾经在长城下看过一种技艺——打铁。不知你听说过没有，他们用极高温度的炭火去烧那块被捶打的铁，直到通红通红，然后——"

奥巴马总统认真地在我面前比画，问我："你知道中国的打铁匠会怎么处理那块铁吗？扔进一旁的水桶里，'吱'的一声，桶里的水便热起来了，气泡不断地往上涌。"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那块烧红的铁，让身边的水热起来。白宫的每一位成员都是精心挑选的才俊，他们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既然你不喜欢枯燥和冷漠，为什么不用你的炽热去让他们激情四射起来呢？"

在白宫的最后两个星期，我再也没有盯着干净的总统办公室发过一分钟呆。在遵循白宫管理规则的范围内，我用尽了一切方式去逗同事开心，跟他们约定离开白宫后一起去旅游，甚至在某个早晨，我还给奥巴马总统递上一份申请，希望在我离开的那一天，能够带上自己的孩子来白宫看看。

总统答应了。离开那天，我的同事们都一一和我拥抱，期待约定的狂欢日子。而奥巴马总统竟然还蹲下身子，一边摸着我儿子的头发一边赞许："真不赖，发型和我一模一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通红，散发着无限的热量。

（红　薯图）



◉晨 枫

给战争取个好名字

回顾美国百年军事风云不难发现，历史上，美国无论是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还是发动一场战争，都会冠之以一个行动代号。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巴拿马领导人诺列加实行军事独裁和毒品走私为由，出兵巴拿马。在作战行动准备阶段，联合参谋部指挥官托马斯·凯利中将将行动代号最终定名为“正义事业”，而这也成为近20年来美军作战行动使用响亮代号的开端。

事实上，作战行动代号的使用是近100年来的事。此前，历史上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都以地名命名。但到了一战后期，为了保密，也为了参谋人员更好地把握作战顺序并有效进行协调，德国总参谋部开始以宗教或神话中圣人、战神的名字为战役命名，时任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希望能用这些响亮的名字激励前线官兵。这些圣人、战神的名号虽未能挽救德国的命运，但这一传统逐渐影响到了美国人。

二战中，基于保密需要，美国开始使用颜色作为假想作战方案的代号，如增援冰岛的“蓝色计划”，夺占大西洋中亚速尔群岛和西非达喀尔的“灰色计划”等。

对于行动代号，英国人要看重得多。丘吉尔声称“要为英国历史留下一串响亮的名字”，要求所有作战计划代号须报他审批才可使用。有记载，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起飞前往罗马尼亚轰炸普罗耶什蒂油田的行动被命名为“肥皂泡”时，丘吉尔认为这是对飞行员的轻慢，要求英军总参谋部与美军沟通，最终将这一行动改名为听起来更为响亮的“浪潮”。再如，盟军诺曼底登陆的行动代号原本为“圆锤”，对此丘吉尔再次干预，改名为“霸王”。这一充满霸气和决心的命名，无疑是历史上最响亮的战役代号之一。

二战后，美军决定对作战行动代号使用双轨制，代号依然保密，用于机密计划和作战行动；别名则是非保密的，用于公关和鼓舞士气。

1946年，美国海军布兰迪中将负责指挥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试验，他将行动定名为“十字路口”，特指这次试验将是海上力量、空中力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新闻媒体不仅被这一响亮的名字吸引，也被名字背后的含义所吸引，“十字路口”行动一时间家喻户晓。

越战初期，作战行动的命名显得比较直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扩大立脚点的作战，被直截了当地称之为“冲出”；而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也被直白地命名为“烈火标枪”，后来轰炸升级了，就称之为“滚雷”。越南战争是第一次直升机战争，但当第一骑兵师发动“捣碎机”行动，试图将游击队驱赶到战场的另一端以便一举“捣碎”时，舆论和政界再次对这样血淋淋的命名表示反感。尤其是约翰逊政府当时正在南越推行“和平战略”，而此前B-52地毯式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也使美国政府在道义上十分被动。因此，“捣碎机”行动马上改名为“白翼”行动，而此后的作战行动则开始以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或者战斗英雄的名字命名。

越战后期，美国国防部首次发布了美军行动代号的命名规则。条令规定：作战命名不得使用与美国价值和外交政策不符合的好战词汇，不能涉及低级趣味，不能对特定族群、盟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带有冒犯性，不得使用怪癖词，不得使用商标用语。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军并未刻意利用行动代号来提高士气或改善国际国内关系，如1986年轰炸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1988年报复伊朗的“祈求螳螂”行动等，都采用没有意义的词汇组合。而有些名称，如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的“紧急狂暴”行动，甚至遭到了广泛批评。人们指责军方与一个岛国作战会如此“狂暴”，实在有损大国形象。在经历了以上教训后，美军在军事行动代号的命名上严肃了许多。如为了给

朋友淘汰律

◉鲍尔吉·原野



以官淘汰律　有些升官的人，以沉默、干咳或威仪让旧日的朋友注意到应有的距离，让后者最终放弃保持友情的奢望。

苏东坡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地位变了，眼界、口味和娱乐方式自然也与以前不同。主要是，官员重名，怕旧友放肆，搅扰声望，要慢慢与他们疏离。

以钱淘汰律　钱多出一二百元或一两千元，反要向他们显摆，或被他们吃掉。而钱多出几十万元之后，会醒悟自己处在危险境地，担忧朋友们向自己借钱。

有钱的人像官员一样，多半怕从前的朋友。感到自己像羊，他们是狼；自己像插着蜡烛的蛋糕，他们是饥肠辘辘的贫民。在他们下手之前，不如早点甩掉。钱使人觉得，周围都是贪婪的目光，不得不防。

以年龄淘汰律　一个人不大容易和童年的朋友保持交往。把那个年代的幼稚和这些伙伴叠印在一块，继续来往，仿佛是一种倒退。而一个人年长之后，又受到年轻人的拒绝，因为他不通流行的玩意儿。人们常常认为，时代之手在划分朋友的行列。

那么，友谊到底藏在哪里呢？

能够被叫做友谊的这种交往，必然时间很久了。它像亚麻布衬衣一样，越洗越旧，穿在身上却越舒服。友谊多半建立于心灵的相通之处，如同你以一种频率发出声波，唯有对方能够接收，海内知音，悠然心会。钱、官或年龄，都不能妨碍友谊的壮大。

在下列情形中被想念的人，注定是真正的朋友。

欢乐的时刻想与之分享，沮丧的时刻想与之倾诉，艰难的时刻想与之磋商，绝望的时刻想与之托孤，而平静的时刻，又常常想起他们的容颜举止，把他们当做一池湖水，跳入浸泡，或当做一处花园，漫步徜徉。

这样的朋友很少，但有一两个已经足够。

真正的朋友，在“朋友淘汰律”之外。

（琼　琼摘自辽宁人民出版社《每天进步一点点》一书，松永谦一图）

1989年入侵巴拿马行动取一个最佳的行动代号，美军苦思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也是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军第一次有意识地利用媒体为美军作战行动造势。

越战后，美军上下把越战的公关失败归罪于媒体，而“紧急狂暴”行动受到广泛抨击，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敌意。但凯利把作战行动命名为“正义事业”行动，先声夺人地抢占了舆论高地，突出了美国惩办诺列加选举舞弊、贩毒、公然和运河区美军叫板等罪状的正当性，同时巧妙地掩盖了入侵主权国家和早年扶植诺列加的道德尴尬。在美国上下对越战进行反思的年代，公众心态从“反战”转向可以反对政府的决策，但必须支持做出牺牲的军人，因此“正义事业”行动被广泛接受，而这也使得美军高层开始充分意识到正面舆论引导的重要性。

美军入侵巴拿马9个月后，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美军驰援沙特阿拉伯，阻止伊拉克从科威特继续南侵。由于“正义事业”行动的经验，中央司令部在命名作战行动上花了很大的精力。在作战行动筹划过程中，就设想了很多名字，整整罗列了3页纸，最后批准的代号是载入史册的“沙漠盾牌”。该命名既反映了战场的地貌特征，又反映了美军任务的性质，因为“盾牌”不仅反映了防御性质，还指出了对方剑已出鞘的事实。“沙漠盾牌”一经提出，立刻引起舆论的正面响应，对海湾战争从军事上到舆论上的全面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沙漠盾牌”的成功，使美军对进攻阶段的作战行动命名更是倍加上心，最后定名为“沙漠风暴”，既体现了不可抗拒的强大，又符合沙漠的自然气象特征。美军在出征动员中，也充分利用了风暴的象征性含义：“你们必须成为沙漠风暴中的雷鸣和闪电！”这样，“沙漠风暴”的名字不仅是公关的利器，也是激励将士的号角。无疑，“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堪称现代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战役代号。

（南极冰摘自《领导文萃》2012年第8期，图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堕入天堂》一书，〔波兰〕本德伊查图）

被安排的孩子们

◉张　鸣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发现一些被安排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家境都不错，老爸或者老妈大都有本事。这样人家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切，幼儿园、小学、中学，如果考大学，专业肯定是家长选的。如果出国，一切也由家长定。有更夸张的，三四岁，就给安排成了公务员，长大之后，绝不担心找不到工作。没这样夸张本事的，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家长肯定也给找好了工作。当然，找的时候，一般不问孩子的意愿，只看社会的评价。工作安排好了，接下来就是安排配偶。到了这个阶段，多少会顾及一下孩子的想法，但安排相亲，必须听老爸老妈的，一个一个相下来，总得有一个成了东床佳婿或者佳媳。自然，房子早就给买好了，剩下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连结婚仪式甚至孩子的满月酒，都是老爸老妈安排停当。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被家长安排了，一旦到了家长不行时，孩子也步入中年了，即使想要自主，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一辈子被家长安排的孩子，也有反抗的，也有反抗成功，能自己飞出去的，有的甚至还小有成就。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试图反抗而不成，挣扎一下，发现外面的世界还挺残酷，自己的翅膀又很软，只好乖乖回到父母的怀抱里。也有的孩子，干脆不想反抗，很享受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有时候还不时地炫耀一下，炫耀父母给予他们的一切。被安排的孩子，彼此碰到了，还要比拼比拼，从皮鞋到挎包，从汽车到房子。

一辈子，或者一辈子的多数时间，都被家长安排了，等于是一辈子都是家长替他们活了。一辈子没有过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也没有用，得老老实实按照父母设计的路线图，亦步亦趋。时间长了，连想法都没有了。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很幸福，实际上很不幸。他们的一生，无非是父母的复制品，或者父母意愿的实践者。就一个生命个体而言，他们等于是行尸走肉，一个吃好喝好、生活优裕的行尸走肉。

很多中国的家长，都想这样安排自己的孩子。不能这样安排，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财力不够，权势不大，没有办法，才让孩子自己去打拼。而多数的中国孩子，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的安排。每逢高考咨询，都能看见一群群的家长，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奔走打听，结果却让自己考得很好的孩子报考了一些明显是忽悠人的专业，而孩子只是听从安排而已，一直读到大四，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读这个专业。现在，这样的咨询，已经扩大到了幼升小、小升初、中考，当然还有出国留学。

似乎在我们富有爱心的家长们眼里，孩子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意志和意愿。家长们有能力，就把一辈子给孩子安排好；没能力，也安排一半。他们从来不考虑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立精神和能力，开发孩子的兴趣和潜能，让孩子自己去飞，闯出一片广阔的天地；而是拼了命用自己的翅膀，尽可能把孩子像小鸡一样，拢到自己的怀里，恨不得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断奶，做自己怀里的小乖乖，方才称心如意。

我知道，我们大多数夫妻只有一个孩子，都怕有个闪失。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情形下，做任何事，都会有风险。每个孩子都是有别于父母的独立生命，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是父母的义务。替孩子活一辈子，看起来富有爱心，实际上是对孩子的戕害，以爱为名的戕害。

（**曹绍明**摘自中国书籍出版社《小狗也要叫》一书，**小黑孩**图）

另类的老婆“使用”说明书

◉异 族



【品名】民间俗称老婆，正式场合可称妻子或夫人，现亦叫达令。

【化学名称】wife

【成分】水、血液、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气味幽香。

【理化性质】性质活泼，根据情况可分为一价（嫁）、二价（嫁）、三价（嫁）……N价（嫁）。易溶于蜜语、甜言；在真情、钻石、金钱、豪宅的催化下熔点降低；难溶于白丁。

【性状】本品为可乐瓶状的凹凸物，表面光洁，涂有各种化妆品，对钻石、铂金有强烈的亲和力；羞涩时产生红移现象，生气时产生蓝移（绿移），本品随时间推移产生黄移，形状会有所改变，但不影响继续使用。

【功能主治】主治单身恐惧症顽疾，对失恋和相思病也有明显效果。

【用法用量】建议一生一片。

【注意事项】本品仅适用于单身之成年男性。服用时需小心谨慎。如药品导致使用者出现耳朵变软（耙耳朵）、惧内、“气管炎”等现象，则必须马上找相关专业医师咨询，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没有以上现象则可继续使用。多吃有致命的过敏反应，吃两片以上可导致不良反应。

【规格】通常为45千克至65千克，如出现特殊超重情况，请加强锻炼或找健康医生处理。

【贮藏】常温下妥善保存，室内通风处最佳。如在室外，则需避免女性、帅哥成群相处。使用期间，尤忌本品夜不归宿。

【包装】各种时装、首饰、手袋，并随季节变化随时更换。

【有效期】视幸福程度而定，最长可达一生，最短一天也可能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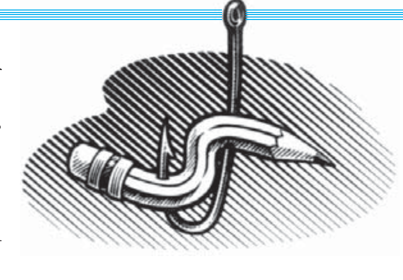
【批准文号】正式批准文号见钻戒说明书内页。

【生产企业】丈母娘和老丈人。

（景 岚摘自《时代青年》2012年第3期，〔伊朗〕哈 迪图，黄煜博供图）

“不亏”的计算

◉古 典



有没有发现，在雨天，出租车总是不太好打，但是在没有下雨的平日，却偏偏到处都有车？火上浇油的是，出租车司机在下雨天收工也特别早。

再看另一个试验，两份冰激凌放在你的面前，一份是半满的大杯，另一份是堆到溢出来的小杯，你的理智告诉你，两份数量几乎一样。你会选择哪份？

再比如，如果工作内容一样，你是愿意进入一个大家都拿2800元、你拿2400元的公司，还是愿意进入一个大家都拿1800元、你拿2200元的公司？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小而满的那份冰激凌，而不是大而缺的那份；即使2400元比2200元多赚了200元，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有学者研究过雨天不好坐出租车的现象，并发现，司机倾向于通过每天“要赚多少才能够不亏”的方式来计算自己的工作时间，一旦到了临界点，他们就会停止工作。雨天打车的人多，所以收工早；而平时活不多，他们的工作时间则加长。

但真正聪明的做法是：在雨天（单位时间收入高）的时候多干，在晴天（没活的时候）早点回家休息。

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对此的解释是，我们对于“多赚”与“少得”的敏感程度不一样——我们对于让自己“不亏”的心理动力，远远高于让自己“多赚”的心理动力。

为了不亏，我们弥补弱势的时间远远胜于发挥强势的时间，我们查缺补漏的热情远远高于我们关注优点的热情；为了不亏，我们在自己的“晴天”领域——那些已经乏善可陈的领域要了命地干，在我们本可以收获更多的“雨天”领域，则随便划拉几下对付。

显然，这种宁愿不赚也别亏的想法已经让我们放弃了成为强者的机会，大部分人已经变成了庸人。

（王宇翔摘自《商界》2012年第4期）

老人鱼

◉严歌苓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

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人手里是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人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人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时才咆哮。

外公隔三差五的咆哮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翻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不要你讲话！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做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了下去。这是外公最心虚之处。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人，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个坐骑，是一个暖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暖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穗子妈从城里回来，她对穗子说：“外婆不在了，老人就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了，明白吗？”

长谈进行到天黑，穗子瞪着母亲。她感觉眼泪痒而热，在眼中爬动。

母亲拿出香喷喷的手帕，手很重、动作很嫌弃地为穗子擦泪。外公的确不及母亲、父亲高雅，这认识让穗子心碎。外公用体温为她焐被窝，外公背着她去上学，不时往路面上吐唾沫，这些理亏的实情都让穗子痛心。

她答应了父母的要求。这要求很简单，就是亲口对外公说：“外公，我想去和爸妈一块生活。”但穗子妈和穗子爸没料到，穗子临场叛变。下面的一个星期里，无论父母给她怎样的眼神，怎么以耳语催促她，她都装傻，顽固地沉默。

这天傍晚，外公摘下后院的丝瓜，又掏出咸蛋，剪下几截咸鱼，放在米饭上蒸。穗子妈在餐桌下一再踢穗子的脚，穗子的脚一躲再躲。

外公把咸蛋黄放到穗子碗里，自己吃咸蛋白。穗子妈说：“光吃蛋黄，还得了？”

外公说：“那是她的福分。你要想吃，我还没的给你吃呢。穗子，你吃，跟外公有一日福享，就享。明个你走了，一个蛋就是没蛋白，净蛋黄，外公吃了，有什么滋味？”

以后的几天，穗子妈开始忙着给穗子办转学手续，翻晒冬衣，打包行李。穗子坚持不带棉袄，她悄悄指着那些棉袄对外公说：“外公，你看我棉衣都没带走，我还要回来的。”

老人想点头，但他颈部的残疾让他摇头摇得很有力。他站上木凳，伸手取下那些高高悬起的竹篮。存货不多了，有半条云片糕，里面的果仁全霉了；还有一些板栗，多半也是霉了和虫蛀的。穗子把它们装进报纸糊成的口袋。祖孙俩无言无语地配合，穗子父母看见，赶紧避开眼光，有些不忍，又有些妒忌。

在穗子跟她父母离去的前一天，外公杀掉了最后两只母鸡。外公把鸡盛在一个大瓦盆里，端到餐桌上，就动手夹鸡腿。

外公把鸡腿放在穗子的碗中。穗子又夹出鸡腿，放进外公碗里。一老一少“打架”了，鸡腿在空中来来往往。

在穗子爸妈看来，老人和女孩这场“打闹”，只证明他们的原始、土气、愚昧，以及那蠢里蠢气的亲密之情。再有，就是穷气；拿吃来寄托和表现情意，就证明吃的重要，亦就同时证明吃的匮乏。

外公的确没有表现出太多对于穗子的不舍，所有不舍，就是个吃。他在春天买到的那批鱼，现在



免费午餐

◉刘心武

父亲在世时，曾向我讲述过他年轻时获得过的一次免费午餐。那时父亲才十七八岁，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他本想投考名牌大学，无奈身无分文，只好向祖父的一位老友求助，此人当时在社会上已享有很大的名气，经济状况极佳，并且从小看着他长大。同年夏天，父亲考上了协和医学院，这令他万分兴奋，而筹措学费成了当务之急。

那位名人见了父亲，不待父亲发话，便感慨万千地说我祖父这人性格真够特别，竟可抛下家小一个人远走高飞！又说我后祖母实在不像话，祖父寄回的钱居然一个子儿也不给我父亲，书香门第的后裔沦落成了流浪青年！

父亲听了非常感动，过了一会儿，有电话打进来，名人便和蔼可亲地对父亲说：“中午有个饭局，无妨一同去，席间可以继续聊。”父亲就跟着那位名人，乘坐当时仍颇时髦的弹簧马车到了前门外的撷英番菜馆，这是当时显贵名流们才有财力与雅兴去消费的一家著名的西餐馆。

那天在席间出现的，几乎都是后来进入历史的人物，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学者、教授。刚进入餐厅时父亲惶恐不安，非常自卑，但那位名人牵着他的手引他入席，并向大家介绍说他是祖父的公子，显然祖父在这些人心目中也是有相当分量的，父亲发现席间的名流们对他都很友善，于是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父亲没有详细地向我讲述这顿免费午餐的结局，但有一点是交代得很清楚的：他没能从那位名流伯伯那里得到另外的帮助。

我问父亲：“您饭都吃了，为什么不能要求他借给您钱呢？”

父亲说：“他们一直聊得很欢，我简直没有办法插进话去。”

我再问：“吃完饭，您可以单独向他提呀！”

父亲说：“饭局一散，我发现他们都忙极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下一站’……我实际上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单独的机会……人们都纷纷礼貌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爱怜之情地跟我握手告别……”

我还问：“那么，您可以再到他家里找他呀！”

父亲说：“也曾有过那样的念头，不过，没有去……”

我说：“是因为觉得他太虚伪了吧？”

父亲正色道：“不！怎么能怪人家虚伪呢？那顿午餐，人家让我一起去，是真心真意的！”

我说：“可是，他到头来没有借给您钱呀！”

父亲说：“我讲这件事给你听，是要你悟出来，别人本来就不欠你的！在你的一生中，你应该尽量去帮助别人，可是却一定不要有依赖别人的想法！别人可能会向你提供一顿免费午餐，但你自己一生的餐饭事业，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挣出来！”

（**梅　子**摘自漓江出版社《风雪夜归正逢时》一书，**丰子恺**图）

全以线绳吊在屋檐下，尽管生了蛆，但外公说：“刷洗掉，鱼肉还是上好的。”他把所有鱼洗净后，塞进穗子妈的大旅行包。穗子妈直跺脚说：“不要了，不要了！”

外公说：“我给你了吗？我给穗子的。”他把最后一条咸干鱼塞进包内。那是一种奇怪的鱼，穗子长到如今才第一次见到，它们没有鳞，大大的眼睛占据半张脸，有个鼻尖和下撇的嘴唇，看上去像长了人面，长了坏脾气、好心眼的老人之面。

在和外公分开的那些日子里，穗子非常意外地发现，自己很少想念老人。偶尔想到，也就是外公披挂一堆不相干的金属徽章，一拍胸脯拍得叮当作响的形象，一想到此，她就紧张、懊悔。那些大大小小的伪勋章让少年的穗子无地自容。她把外公填在自己入团表格的亲属栏中，想了想，又将他涂掉。

后来，穗子每隔一段时间都需要填此类表格，她不再把外公填进去。

一次穗子突然收到一封信，是别人以外公的口气写的，上面称“小穗子我的伢”。信的主要内容是请求穗子寄些钱给他。他说自己病了，病不碍大事，就是疼得不轻，一夜疼到天明。有种进口止疼药，说是一吃就灵，若穗子手头宽裕，寄些钱，好去托人买这种药。

当时穗子没什么钱。她一月薪水用不到月底。她只在信封里夹了两张十元钞票。没多久，听母亲说，外公故去了。老人没有一个亲人，他的亲属栏只填了一个人的名字，当然是穗子。

（**青花瓷**摘自新星出版社《有个女孩叫穗子》一书，**李晓林**图）



完美的猎物

◉〔加拿大〕莫洛迪·坎贝尔

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猎物。

萨莎按捺不住内心的窃喜，但表面上却装出十分尊敬的样子：欠着身子，饶有兴趣地倾听着老妇人说话。

“你喜欢猫吗？呃、呃……刚才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萨莎乐不可支，强忍着不动声色。“我喜欢猫，你养猫了吗？”她飞快地回答，同时扫了一眼公寓，屋内的高档家具顿时映入她的眼帘。

“正打算养，”老妇人颤巍巍地说，“我找钟点工就是为了帮我照料猫咪。”

萨莎朝老妇人笑了笑。她确信自己很有把握做这份活儿——她以前从未失过手。白发苍苍，不爱打扮，衣着朴素……这样的老家伙最容易摆平。萨莎要的薪酬比那些中介机构的开价低得多，只要给现金就行，有了现金干什么事情都方便。

老妇人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她的猫，萨莎的眼睛却一个劲地在房间里瞟来瞟去。昂贵的家具，精美的雕塑，餐柜上摆放着银光闪闪的蜡烛台，那八成是纯银做的。毫无疑问，主人的卧室里肯定还有许多珠宝和大量的现金，像她这样的老家伙一般不大喜欢银行卡。萨莎沾沾自喜，想象着即将到手的果实。寻找贵重物品的藏匿之处对萨莎来说是小菜一碟。

“亲爱的，再加点茶？”

萨莎欣然应允，笑容可掬。老妇人拿茶壶的那双手青筋暴露，满是皱纹的手背上布满了深褐色的老年斑。萨莎灵巧地迎上前去，让茶壶里的茶水恰到好处地倒入她的杯中。

“天哪！”老妇人失声咕哝了一句。

“莫蒂菲夫人，没什么事吧？”

“哦，没什么，”她显得很尴尬，“实在对不起，我需要去……”说着，她摇晃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伐朝卧室走去。

“去卫生间了。”萨莎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她一边品茶，一边微笑，即将来临的财运使她非常开心。这些老家伙从来都懒得查看证明、介绍信什么的，这绝对有机可乘。呵呵，这些老人都是“菜鸟”。

萨莎靠在长沙发上闭上眼睛，接下来的事情对她来说易如反掌。

20分钟过后，穿着外套的埃尔维拉·莫蒂菲从卧室走出来，直接来到躺在沙发上的萨莎·萨罕斯卡身边，她仍然步履艰难，但脸上却带着古怪的笑容。

老妇人从萨莎身上飞快地摘下三根金项链、一对厚实的金耳环，还有金手镯和金戒指，她动作如此熟练，令人瞠目结舌。她把这些战利品统统塞进外套里面装有拉链的贴身口袋里。

那双枯枝般的手指紧接着又在萨莎的手袋里寻找，翻出她的钱包。

“竟然有800美元！这足以让我们过上一段好日子。”老妇人喃喃自语。最近账单上的各种费用都涨得相当厉害。

老妇人把沙发后面的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长长的蓝色热水瓶，十分小心地把茶壶、茶杯和小奶壶里的所有东西都倒进瓶里，把每件茶具都用事前准备好的布袋套好。整理好这一切以后，她拉上包的拉链，站了起来。

老妇人的眼睛最后在房间里打量着。临时找一套这样的公寓十分方便，房主及其家人一般总是在这个时候离家外出度周末。

沙发上的姑娘仍然沉睡不醒。挑选这样的目标就意味着机会和成功，因为她们绝不会去报警。这些年轻人总是自以为是，其实很愚蠢。即使她真的敢去报警，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个年龄的老妇人看上去都差不多，年轻人绝对分辨不出谁的头发更白，谁的皱纹更多。

老妇人弯下腰来注视着自己的猎物，摇了摇头：“这些年轻人真的都是菜鸟！”

（**涛　声**摘自《译林》2012年第2期，**李小光**图）

20世纪末的《读书》与读书人

◉许纪霖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对许多人来说，读书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难想象20世纪末国人读书的盛况：那时候的书店永远是熙熙攘攘的，好书、畅销书还要托熟人抢购。全民读书的热潮，成就了一本《读书》杂志。《读书》对读书人的重要性，可借用当年的主编沈昌文先生的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读书》为何如此传奇？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扬之水日记《<读书>十年》，透露了个中些微秘密。扬之水，当年我们只叫她的本名赵丽雅，她在《读书》的十年（1986年–1996年），也是我与《读书》关系最密切的岁月，我的不少拙作就是经过她的编辑与读者见面的。记得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他们刚刚临时搬迁到东四六条，坐下不久，便招呼我一起出去吃饭。

说起吃饭，似乎在日记中占了颇大篇幅，不仅记下了某月某日与何人吃饭，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详述桌上有几道菜，味道如何。名餐厅如此，小食堂亦如此，即便到作者家中用便餐，也有同样记载。难道《读书》诸君皆为饕餮之徒？沈昌文先生另有一句名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读书》编辑与作者的见面，通常是在饭桌上；许多重要的约稿、选题，也是在觥筹交错中灵感迸发，一言为定的。这颇有一点明清江南士大夫的遗风，享受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一种品味。宾主共饮，半醉半醒，总是那样的好胃口、好兴致。不似如今的文人，男性怕啤酒肚、脂肪肝，女性要纤细小蛮腰，三筷下去，便说饱了，让旁人看得也兴味索然。一个时代，最怕的是精神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症候之一，便是缺乏兴致。

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那样兴致勃勃。《<读书>十年》中，记载最详尽、最出彩的，是游记那部分。她如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永远在路上、在旅途中：西安、敦煌、丽江、桂林、华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的学院中人，写出来的文章满纸工匠气，呆板生硬。而当年的《读书》，之所以好看、有灵性，是因为作者并非象牙塔中的书呆子，而是有着丰富阅历、见多识广的社会之人。他们读的不仅是书架上那几本小书，更是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的大书，以先贤之经典，接天地之灵气，徜徉在湖光山色、千年古刹之间，胸怀何其之大，趣味何其之广。

同一桌酒席，同一片山水，俗人见俗，雅士见雅，读书人的本领，乃是在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之物，在世俗中寻得趣味之高雅。世人聚在餐桌，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劝酒比拼，谈的只是吃喝本身。而雅士的趣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矣。我参加过多次《读书》做东的聚餐，餐桌上的话题，离不开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古今中外之书，另一个是国事天下事学界之事。读书人谈性之高，无与伦比。我的记忆之中，《读书》诸君，从不向作者约稿，只是扮演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如赵丽雅；或成为积极的插话者，如吴彬。所有的选题，都在不经意的谈吐之间酝酿而成。一个月之后，作者自然会乖乖地交稿过来。读书人与《读书》的关系，如同鱼儿与池塘，鱼水之情，难分难离。



《读书》创刊号，上面有沈昌文的签名

20世纪末，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读书之外，还是人。赵丽雅真是三生有幸，当她跨入《读书》杂志的时候，老一辈读书人还健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在她的笔下，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赵萝蕤、徐梵澄、施蛰存、金性尧……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师，卸去了场面中的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相，有真性情，有顽童状，有人情味，各具风采，统领风骚。老一代读书人上接古代之风雅，横贯西方之文明，一个个活脱脱的"民国范儿"。最早的《读书》风范，因为有这些老先生撑在那里，跳过了"文革"的戾气，尽显读书人的风雅。这个风雅，很难形容，不仅指文字，且是文字背后的人格，从容潇洒，风流倜傥。俱往矣，如此之美文，在今日之俗世，又何处寻觅？

说不尽的20世纪末，道不完的《读书》与读书人，那是一段不再回复的往事，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奇。

（慧　子摘自《文汇报》2012年5月6日）

微博互动

曲顺兰的围脖：这样的妈妈，真强大。她的爱，不狭隘，不灰暗，是一个经过风雨历练的女人在看过人生百态后，饱含仁慈宽厚的生命之爱。她爱孩子，爱生命，更能用她的爱，给孩子一个有力的人生。这是《读者》2012年第9期卷首语《古代妈妈的一封信》，看后颇有感触。

鲜于伟成：《昼信基督夜信佛》，著名作家史铁生遗作。标题看起来有点怪。《读者》2012年第10期发表删节本，编辑会议上曾引起热烈争论。文章对生命的意义和信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人生的迷茫只在两件事：一曰生，或生的意义；二曰死，或死的后果。基督教直面苦难的人生，佛教则以智慧对待死亡。

May_青猫：看完《读者》2012年第10期上刘畅写的《父与子》，大家在被冯浩祥与曹根新感动的同时伸出援手帮助了他们……但是，还有多少像曹根新一样的流浪汉？他们有这份幸运遇到一个儿子吗？在感动的同时，在帮助主人翁的同时，为什么不扩大我们的爱？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永恒千江月：《读者》2012年第8期《一个外国孩子眼中的<新华字典>》一文，小老外学中文，喜查读字典，见猪牛等解释：肉可食，皮可做皮具。惊呼：怎么可以这么说明这些动物呢。的确，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没把动物当动物，而是当成人类的某种用具。该如何解释呢？竟不知了，因为这种教育已从小浸润我心。

凤凰涅槃Jam：看《读者》是要讲技巧的！不能一下子看完一整本，否则再看什么？也不能看得太少，否则会意犹未尽，挠人心神！看的内容也要有所挑选，要与当时的心情相近，这样就会与文章产生共鸣，效果更佳。看完一篇文章不能急于看下一篇，要学会细细品味！最后，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先看笑话！

@潘皓波：我在《读者》2012年第6期读到老愚写的《散去的好日子》，堪称佳作。文笔优美，人物描写细腻，场景感人，写出了一个聪明而青楞的小文青，30年前离开黄土高坡，奔向十里洋场上海就读复旦中文系的家长里短的亲情别离。

好名字都让甲鱼牛宝宝抢了：这样一个衣着打扮像农民工的大叔，拿着一本《读者》静静地看了好几个小时，再多人从他身边走过都打扰不到他。我和老妈都觉得有必要拍下来。才疏学浅的我实在说不出什么精辟的感悟，只是觉得在这样一个浮华的社会，还有多少人愿意静静地坐下来看看书，更何况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自愧不如，心中顿生敬佩！

佳茗小语：2012年第10期的《读者》上有一系列名为《战争与和平》的摄影作品。拍摄地点为阿富汗、以色列等战火纷飞的国家，每一张照片里都有孩子小小的身影。硝烟弥漫中，孩子们或惊恐、或劳累的眼神，让我唏嘘不已的同时又心怀感恩。虽然没有锦衣玉食，但我的国家给了我和平的生活，日出日落之间，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摘自新浪微博）